



青門麓橐卷九

前集

武進邵長蘅子湘

記

邵氏始祖康節公祠堂記

邵氏之祠始祖康節公也蓋長蘅先子治命云先子之言曰康節公之學余涉道淺不能心知其意然昔之君子言之矣程子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朱子之贊曰駕風鞭霆歷覽無際于是蓋歎公之學之邃也宋度宗咸淳間偕司馬溫公並秩從祀迄今四百餘年自京師至郡縣立學之地有司奉俎豆惟虔而爲子孫者顧棖桷弗飭几筵闕如若先德之委于草莽者何夫禮以祀其始祖爲僭者以其道德無可紀而世系及之也然伊川已行之今世宗大族舉者十室而五公之祠其誰曰僭也記曰有道有德于教學者死則爲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蓋有道德者旣祭之瞽宗爲先師矣而其所生沒之鄉流風餘韻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之不能置則相與尸而祝之于社夫鄉之人猶咨嗟慨慕之不能

置爲之子若孫者相與咨嗟慨慕而必欲尸祝之當何如耶卽非
其所生沒之鄉而子若孫數百年聚族于茲魂魄寧不樂茲土
耶族雖微儼然康節公之二三遺裔也聚而祠之其誰曰不宜小
子識之吾死汝必成吾之志又曰是舉也三善備焉食德者思考
世者懼率祖者奮吾童時則聞諸長老言吾邵氏發聞吳越閒而
毗陵之邵蓋久未有顯者然吾鄉薦紳家率鮮及百年方其盛時
垣屋之壯麗輿馬僣從之赫奕亦足誇耀里閭及乎子孫凌厓衰
微靡所不有而吾邵氏居於斯愿者農秀者儒歷三四百年如一
日非先澤縣之耶故曰食德者思先儒有言爲常人之子孫易爲
大賢之子孫難今吾族人何如耶強者尚氣力習狙詐弱者仰機
利視吾曩時所見俗亦稍漓矣夫導迷者樹之臬揉曲者引之繩
祠之作固臬與繩之歸也彼不肖者將矍然思曰吾非大賢之子
孫耶顧凌厓至是于行曰辱先于人曰敗類吾知其必廢然返也
故曰考世者懼史稱司馬溫公兄事康節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

嚮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夫公以布衣居洛
位望去溫公遠甚乃偃然當兄事之禮不以爲過而洛之父老子
弟慕悅愛敬之誠亦若忘其位望之懸絕者豈非道德足感人而
勢位之有無不足重輕乎夫爲善于鄉中人可勉然則勢位之不
可必得者不敢倖之天而所爲砥行立名以祈信于鄉鄰者不當
自樹立也哉故曰率祖者奮夫人思則不忘不忘則永懼則憚爲
非奮則勇從善庶其藉而鳩吾宗乎小子毋忘吾言矣先是所居
東北偏有屋若干楹先子歿三月斥之爲祠而屋故陳弗暇新也
後九年乃謀于族人稍稍撤蠹楮傾新其塗堊旣畢事族之長老
命記之長蘅泣然曰是先子之志也夫夫先子實邀惠于康節而
覆露其後也小子其敢奸之雖然先子之言詳矣退而誦之以爲
記祠創于順治辛丑十二月新于康熙庚戌八月先世支系派別
及遷徙所自宜詳譜牒中皆不書

東臬園記

青門角裏卷九
城之東北隅有園曰東皋左帶雉堞前臨圃畦溪流環之園之主
人曰楊子陶雲由翰林左遷今方官新建丞先是園爲曹尚書故
第鉅麗甲于一時歌舞聲伎之侈悉與園稱乙酉軍興時籍之爲
兵使者署園浸以圯十圍之桂斧以爲薪馬通若邱畜豕羣聚指
爲穢區署廢而陶雲尊人靜山先生稍葺而居之遂以東皋名園
園之廣二十畝而羸突者傾如瀦者淤如蠲葳荆警崇傾決淤稍
復厥觀大抵亭榭臺館十完二三蒼虬古幹以及太湖靈壁嵯峨
峭崿之勝十完四五益樹以松杉梅杏含桃叢桂之屬百本篋管
之竹萬箇主人雅好客客益進騷人墨士往往分韻角勝觴詠嘯
歌于其閒吾邑稱能園主人者率歸之東皋矣噫嘻方園之盛時
舞鬟歌鈿靡顏而盛鬻者更侍遞代而所爲畫棟雕楹翡翠幌
幾與金谷銅池相埒豈非遭世承平士大夫競以侈靡相高故驕
恣逸樂至此耶不數十年而絃管之地一變而笳吹牧馬之聲斯
可慨也旣以蒼爲廢墟矣又烏知十餘年後楊氏復居之以爲園

而得與騷人墨士一觴一詠于其閒耶雖然天下汰靡者易敗而
淡泊者可久茲之易粉黛以詩書變絲竹爲吟詠是使之久之道
也陶雲蚤貴負盛名顧坎壈仕宦遷謫二千里外吾知有不能忘
情于茲園者故不待請而記以遺之使知夫盛衰有時亡足深怪
而區區得喪之偶然自達人觀之其有不嗒然而自失也與
亦園記

求巖壑林麓池館之勝于郊邑之中大者百畝小者數十畝其石
則太湖武康嶺巖嵌空決城闔壤道路牛汗車頓僅而得通其卉
木則蠟蓓筠籠水郵陸遞一本之直金以鎡計屋室則麗棟朱甍
鬻波割雲遠者迄十餘年近者五六年目營心畫朝損夕益其難
也如此若夫朝暎映門遊屐麇集肩摩袂接屏不得鏞或干旄過
從衣冠出攝餌飮絲竹之繁窮旭繼夕主人不勝其飭往往避而
他適嘻吾見園居者之樂不償苦也楊子曰吾爲園不然吾園僅
三畝而羸池踞其五之一焉吾疏池及泉神瀆滌汨嘉樹奇石環

青門草堂記
三
蔭離列池之北吾廠以華堂南吾屏以列岫右俯以春浮之閣左
瞰以漱泉之亭其他爲軒若龕若居者凡五六竹榻髹几所在取
具無侈費故結構不勞無侈觀故遊屐不至而吾乃得私之以爲
讀書之所蓋吾園成而以意名曰亦園亦園者何小之也小之者
何不足乎列也雖然吾常讀子厚柳州諸記其記石渠曰渠廣或
咫尺或倍尺長可十許步記鈎鋤潭西小邱曰邱之小不能一畝
斯視園加小矣然更千百年而渠與邱之勝特著豈不以文哉園
雖陋幸子有以著之余以爲楊子蓋有居園之樂而無所謂苦且
難者也是烏可不記楊子名潛余表姪

青門草堂記

毗陵東南五十里而近有溪曰漳湟有地曰東園壤僻而衍無岡
巒林麓之勝俗重厚好稼穡緣溪而居者幾千指無一人釋耒以
嬉有老死不識闐闐者風俗最爲近古邵氏之草堂在焉堂凡五
楹翼堂而屋者凡若干楹不陋不華足蔽風雨堂之外環而溪者

以里計溪清而甘可釀溪之上藩而圃者以畝計可蔬環溪內外
而田者以頃計可秬可秔環東南而峰者皆在十里外蒼煙晴翠
可支頤而眺此草堂之大槩也歲時社臘農夫野老擊鮮而過從
吾畱客而蔬足于圃釀與黍足于家客去掩扉蓬蒿翳如左圖右
史施施于于此余居堂之樂也昔杜甫客居成都作草堂于浣花
江上萬里百花之勝屢形篇什其寄題詩曰經營上元始斷手寶
應年蓋三年而堂成其營之之難如是然余讀子美詩閒考次其
年月寶應元年嚴武入朝子美以徐知道之亂因如梓州卽堂成
之歲也廣德二年武再鎮蜀子美復歸成都其明年武卒乃去之
東川之夔遂下荆渚泝沅湘距草堂之成僅閱再朞而去之若逆
旅然蓋有足嘅者余雖亦喜爲詩歌以視子美譬培塿以擬嵩華
獨自幸所爲草堂者託先人敝廬無結構之勞無播遷兵革之患
與族之父老子弟力衣食而課農桑閒以其暇臨溪而漁登高而
賦徜徉田園行沒余齒以視子美所得又何如也其曰青門奚居

邵氏之先當嬴秦時有種瓜青門而隱者吾以名吾堂志所自也
東軒記

東軒在草堂左稍南邵子讀書其中軒凡二室右室南嚮交窗複
壁設蒲團一几一榻一可供臥起左室南北嚮前後施綺疏欄檻
中設修几一右室欲其奧左室欲其敞其奧也則于冬宜其敞也
則于夏宜軒之前地橫廣丈計者三縱半之雜植木蘭叢桂木芍
藥數種軒後直左室之北闢隙地廣尋長再倍尋壘石爲峰巒坡
坳之狀植竹百竿修梧一芭蕉數本直右室之北小屋二楹牖東
嚮梧竹交蔭牖間空翠浮漾長夏弄碧可念虛之爲賓客燕談之
所軒中故度書數千卷興至隨手翻一編輒讀讀未竟輒罷稍倦
輒就榻臥卽掩卷亦不復甚記憶出則曳杖平疇綠野中行百餘
步輒返客至談詩談文章或談說古今事則大喜竟日談不倦卽
以他事至者遽呼童子支扉卽扣之拒弗入也蓋邵子常誦淵明
詩曰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因以名云

東軒小池記

邵子作東軒後一年卽假山麓規石爲池池廣五尺深不及者三
之一畜朱魚數十頭荇藻空明漣漪見底邵子狎而玩之欣然樂
也客有過之者曰嘻子何見之不廣也今夫峰者岫者若斷者若
奔者若倚者噴吭蹴天鬪詭獻異不可名狀山之奇也洄者泝者
湍者瀉者蛟龍滂濺欻忽而變幻水之奇也是天地之大觀而好
奇之士之所樂也且子嘗北適燕東之齊南遊漢河記其山川所
經涉河淮躡日觀轉而浮舟大江彭蠡開斯亦奇矣顧不是之樂
而沾沾一拳之石一勺之波顧不陋歟言未旣邵子軒頤揚髯听
然而笑曰子所謂圍于方之內而未能遊于方之外也子何足語
是吾試與子俯清池而觀一寸之鱗入盈尺之波濤噉喙沈浮浩
乎其自適也去而之江海之濱大魚若陵捷鱗掉尾捷若帆幢發
軻蒼梧縱于九江亦浩乎其自適也何則大小雖殊所爲適者一
也余烏知渤澥之廣而勺水爲隘嵩華之高而拳石爲卑也哉且

夫衷有以自適固無往而不浩然也苟衷無以自適而試與之臨崩崖冒驚瀧必將蹉踣縮足汗慄而自失而何有于奇士之所樂哉客默然久之愴怳若遺逡巡辭去

重修天津道公署記

代

天津距京師二百里而近當東南舟楫之衝而監司之莅茲土者軍興鹽漕之務無所不當問故視他道尤專且重國家歲漕粟數百萬石丞徒輓輸前呼輿譟後呼邪許自春歷冬晝夜相續至關則什檣弛篙屏足聽命道得按牒而稽其遲速而後達于天庾其地負海煮海牢盆之利流給滄景德棣三十餘郡縣鹽登于場覆之若雪霜積之若坻道得櫛蠹決壅句校其贏縮而後行于他州近控江淮遠走閩粵番禺峨岬之扁勝萬斛以上者立檣如麻繪布菽粟以至珠璣綺縞犀象玳瑁四方之異物輻輳官籍其貨而登什一之稅焉隸道之府一州縣十七自守令以下文武吏士承符而奔走者方數百里三尋之矛植如鄧林使者持節而勒習部

伍焉又其地衝而饒邑屋雄麗魚鹽富估所交會四方士大夫往來者冠蓋相望廚傳供帳不移而具是必有厚棟峻宇廣除崇階然後可以壯臨莅示威重先是道故有署在城之東北陬卽巡撫廢署而爲之歲久不治宋梅陔剝繪堊黜吏民瞻視滋以不共不佞繇晉臬承乏茲土晨坐堂皇四顧傾圯則彷徨歎興曰夫上之不尊民慢將作上替下慢其何以集事視今日務計無急于茲者于是僦工庀材先堂次庫次吏舍次私署庖湑繕完燕寢秩然氓獻其力工無匿功翬如翼如以耀遐邇大約規制視昔而加完麗焉爰以壯臨莅示威重于是乎在旣訖事乃鑱石于壁以識月日令後來者有所考

廬山遊記

青玉峽記

距開先寺西百餘步爲青玉峽峽之源有二其一馬尾水出鶴鳴峰側水從石罅迸射數十百縷如馬尾因以名余未至其下然望見之其一卽黃巖瀑布瀑下與馬尾合然後劈峽出奔注谷底兩

潭遞受之激者沸白渟者沈黛碎雷轉轂澎湃千狀夾峙削壁百
仞餘嵌壁雜樹經新霜作丹碧色相閒樹葉墜潭中滌漩洄沈久
之乃急溜而去峽之右有亭曰漱玉余與周生同遊觀廬山瀑布
自茲峽始是日宿開先寺夜大月涼影如水挾周生復走潭上蹻
跚竹樹閒影離立如山魑搏人葉聲較較周生心悸欲還強之前
籟寂谷虛瀑聲益奮對面語不相聞余大聲呼曰天壤閒自有此
峽以來乘月坐石上聽瀑如吾兩人者亦不多得捫崖石題名而
返周生名塗工畫嗜山水遊以壬子九月廿日

廬山遊記二

黃巖記

黃巖之水其源出雙劍峰側未至黃巖寺北三十步下注爲小潭
巨石橫當潭口過石五六步又注爲小潭泉聲淙淙然自此泆流
亂石閒透迤而南一里許石壁扼之泉從峭壁下墜爲瀑布太白
詩飛流直下三千尺蓋指此此其上流也潭各圓廣倍尋潭旁石
橫潰離立如羊如牛馬如几如榻如熊羆者不可名數四面竹樹

環蔭日光穿漏石子平布潭底皆作五色或星星如金晶可愛坐
磐石掬水饋面徒倚不欲去踰澗折而北百餘步巨石突出上偃
而中空旁有竇從竇中遶出石背巨石又覆之亦上偃而中空如
畫重累屋然茅屋半楹踞石上俗呼空生閣也循澗南下登文殊
塔塔與瀑布相對瀑垂千餘尺深秋水瘦猶作虬龍蜿蜒勢轟聲
如雷回視雙劍峰益偃眉睫石尖峻嶒如筍峰頂一池人迹杳絕
六七月閒有蓮花從空飄墜導僧云

廬山遊記三

玉簾泉記

玉簾泉在歸宗寺東北五里徑皆行松葉水聲中未至泉里許望
小閣如燕巢仰綴崖石閒卽泉菴也菴右跨澗爲小橋過橋偃僂
穿石罅下坐潭側仰望玉簾縣空五十丈許如急雨如濺珠漩雪
已注潭復激射倒躍上五六尺然後折而去泉旁石壁橫展數百
丈若列屏丹碧渲染之對面巨石突出勢巉巉然下厂而上砥
平廣可布二席雜樹四五株斜映其旁日照高樹正與泉射泉腰

一線如玦如斷虹青碧相半已復散爲五色瑩暈光景奇絕昔蘇子瞻以三峽青玉當廬山第一而不及茲泉意子瞻時泉猶翳虺蜴榛莽閒耶然則山水雖勝顯晦固自有時耶

廬山遊記四

三疊泉記

遊玉簾後十日乃往尋三疊泉先一日宿觀音閣晨起雛僧導行五里抵玉川門玉川門者峭石撐拄成洞窈有竇人偃僕穿竇中如門焉門內小巷正瞰鐵壁峰峰皆斧削橫互二三里如張大屏障色黑類鐵因以名聞春夏山鵲開景最奇麗菴後循澗行里許抵一潭石多異狀泉作三級下注十餘丈僧曰是三疊泉也余意盡去之仍憩玉川門老衲元公詢遊狀笑曰外龍潭耳泉距此尚五里然險絕近罕遊者乃賈勇復往元公操杖從尋舊徑抵潭揭澗而北踰一石齧不能受趾腹帖石翕翕然過此皆鳥道榛莽不及頸以下三之一磴礫而滑每陟磴必攀援上膝幾拄頰茅脊劇十指至血濡縷不顧矣澗闊十餘丈牽衣屢渡從石上猱接猿騰

湍壯石巉爲之股栗久之先見下壘轉絕壁三疊俱見至此則兩壁削峙青天偪狹如隴泉從天落奚止千仞山志稱初級自崖口縣注裊裊垂練旣激于石則如雨如霧噴灑二級石上然後匯注龍潭轟轟如萬人鼓乃三級之半石又軋之別似一級則志未之及也泉于廬山最奇最後出太白樂天晦菴諸公皆未及觀茲遊余似有厚幸然使曩驟信導僧所給卽不之信而不遇元公導之遇矣而或恍于險泉之奇迄無由覩也噫嘻天下一闕其藩遽信爲是與夫困于無導與怵險而卻者蓋什且八九也斯又重可慨惜也哉

廬山遊記五

小三級泉記

小三級泉在玉川門內里許舊名外龍潭卽導僧指余三疊處也語在前記中俗以三疊泉下爲內龍潭故此外之云泉從高山凹處作三級下墜潭每級可二三丈初級循崖蜿蜒如白虹而差短二級怒軋于石噴數尺許跳珠急雪飛注潭面不復循三級下而

三級乃在其裏蜿蜒匯于潭相傳潭有龍歲旱磔狗投潭中輒雨潭三面拒壁轟聲如在巨甕中震激異他泉余與元公觀三疊泉返復憩其旁語元公曰茲潭儻置之吳會之區遊觀之士日集名必籍甚今處是山也介玉簾三疊閒會不足比數談者遂不之及庸非不幸耶然茲潭亙古百年而適與余遇詎非潭之幸耶既出語南康守廖公鐫小三級泉四字潭石上令後遊者知泉之名自毗陵邵長蘅始

廬山遊記六

棲賢谷記

尋三疊泉之明日由白鹿洞西行十里抵棲賢谷谷無奇也然以三峽澗勝跨澗而橋曰棲賢橋澗全石爲底出兩崖各數十丈石多紫黑色李夢陽所云澗石肝爛是也窪者爲潭爲井爲釜爲杵曰爲破甕形突者爲磯爲石梁爲几榻爲陂陁坻島水觸石澎湃若與之角久之不勝乃滌旋紆行澗之奇于是爲最並澗一里許至玉淵潭潭深無底相傳甌沈潭中後乃從洞庭湖浮出云潭西

爲棲賢寺僧石公能詩喜文章與余語甚洽飯罷仍循澗行百餘步微徑新闢下達澗中有巨石如砥綠石南上復得巨石可列坐二十人竹樹交蔭鏗鏘之音泠然會石下石公曰茲勝新得之未有遊者余屬石公鐫響雪磯三字崖壁閒夜就宿寺中清話竟二鼓明日送余過玉淵潭笑曰師過虎溪矣石公欣然相視大笑揖別去壬子十月四日

遊黃州赤壁記

自鳩茲泝江十日抵黃州泊舟日方晡有山巋然詢之舟人曰是赤壁也則大喜躍而登舟從行者三人尋岸可二百步抵山麓山之高可百步土盡赤巔童然若髡石負土出者皆纍纍而頑躡其尻則睥睨據之子瞻片石剝落頽垣薛壁閒可摩挲讀按志魏武與周瑜戰地曰赤壁在今嘉魚在黃州者曰赤鼻水經曰右得樊口左逕赤鼻山南是也蓋名之從其色矣自子瞻冒鼻爲壁而黃州之名特著然余曩時讀子瞻賦所云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

虬龍意必幽邃峭險迥然耳目之表今身歷之皆不逮所聞豈文人之言少實而多虛雖子瞻不免耶抑陵谷變遷而江山不可復識耶噫天下穹壑嶄崖爭奇于茲山者何啻什百而或限之遐陬荒徼奧莽之所翳豺狼狐狸之所噪數百年不一效靈于世而茲山以子瞻故樵夫牧豎皆熟其名山之遭固有幸不幸耶然則士卓犖負奇往往不能自著名當世而當世冒重名者又往往過其實悲夫

遊張公洞記

張公洞在義興東南眾山閒山小而最卑望之若覆盂然而洞之名特著洞所從入有二徑曰前洞後洞後洞枕山麓尤險奧故遊者往往從前洞余與同遊者約從後入束炬牽衣賈勇而下既下級峻滑且數上數下其上則選足所置或手決石吻中僅乃一登蓋以手代蹠也其下滑足不得駐則以尻代趾矣深黝中行半里許呼前行人稍憩已發炬旁眎則萬乳上下相撐拄砢砢搏攫奇

詭萬狀稍前益束陜如竇行者偃僂入中窅可二尺所背隆然不受屨右投則下視深黑不見底左屬則石與耳磷俗呼鯽魚背矣背窮徑稍夷天光穿漏舍炬行數十步豁然開朗石臺踞之臺橫廣十丈而羸縱不及者三之一怪石塞空橫覆之若厂乳下垂者愈益奇傍數巨石離立如長人俗呼張公張姥亦近似臺之前三面削壁直上一面磴道險絕數百級卽前洞所取徑也梓楠大皆十圍根拆出崖石間枝葉蒙羃洞口遊者如坐井中望青天疑縣一片冰已尋洞口出從上俛瞰如一池澄泓蘋藻縈翳之隱隱見石臺上遊人若鯨魚出沒矣夫銅官離墨諸山蜿蜒百餘里嵒崿雲矗視茲山直培塿耳而洞之奇獨茲山擅之天地靈奧之區固不限于大小哉

毗陵諸山記

毗陵縣治南三里曰茶山小邱纍纍以百數若釜者若甌者若覆敦者若杵曰若馬鬣者高廣及常或倍常其地林木蒼蔚多古塚

唐末湖常二郡守修茶貢于此因以名然實非山也又南多樹木
少山平望百里外翠屏類削成者爲義興銅官山縣治以西無山
益北有山曰孟城山曰黃山俯瞰江岸其石可煨以爲堊孟城山
孟嘉所僑寓也與孟城相連而小曰孤陳山九嶺逶迤如龍曰九
龍山有若巴斗浮峙江面者曰巴斗山嘉山近丹陽界山有白龍
潭歲旱禱則應此皆瀕江距縣北八十里芳茂山在縣治東三十
里晉右將軍曹橫葬其麓故一名橫山東南有山小而高突出平
地曰獨孤山俗訛鵝鵠山又南雙山夾峙曰夾山有曰秦陽山者
越絕書名秦餘杭山蓋越王棲夫差山云在夾山東自縣治至此
七十里秦陽之南多山而益奇曰四墩山曰許墓山曰黃公山黃
公相傳以春申君黃歇得名又南且東曰陳墓山隋司徒陳杲仁
葬地其下有龍泉飛瀑如練若馬鞍者曰鞍山三山圍合如壺者
曰壺公山前亭山後亭山其形類龜曰龜山有巖曰梅巖有嶺曰
黃婆嶺茶巢嶺宋張忠定公故居曰張山張山南曰下浦山其麓

太湖環之一山蜿蜒竄湖中與馬蹟山對峙曰虎嘴山湖波瀟漭
峰巒迴合如畫于月夜尤宜馬蹟山在太湖中最大上有二十三
崦俗呼廿三灣也崦皆有居人數百家或數十家其土產蹲鴟其
果多來禽楊梅梨栗其獸多鹿其草多虎齒與馬蹟山相望曰東
西兩洞庭山其小者曰津里夫椒龜諸山凡七十二峰然不盡
屬毗陵馬蹟在西青石壁屹立四穴圓徑各盈尺水落則見或曰
秦始皇帝東巡幸神馬踐蹟故名或曰漢郁使君爲雍州刺史經
此山龍馬駐蹟石面故名

毗陵諸水記

大江在縣北五十里太湖在縣東南八十里漕渠東西互縣境九
十五里大江一曰揚子江西連瓜步東入暨陽界水經曰北江在
毗陵北界東入于江是也太湖一名五湖亦曰具區亦曰震澤亦
曰笠澤湖周三萬六千頃環三州境故張勃吳錄曰五湖卽太湖
以周廣五百里故名漕渠隋煬帝鑿大業六年詔自京口至餘杭

穿渠八百里欲通龍舟巡會稽今其故道也縣東西袤九十餘里故渠之袤如縣縣之湖有六太湖最大在縣西南者西瀾沙子湖次大郭璞江賦曰具區洮滬是也湖東西三十五里南北百里丹陽金壇洮湖諸水注之在縣東者曰東西陽湖曰宋建湖曰芙蓉湖陽湖以近陽山故名宋建湖相傳高宗南渡過此云皆不能如沙子湖之大芙蓉湖記稱縱廣八十里彌望菰蒲荷芰煙波浩淼江南勝觀湖廢今治爲田漕渠支流北出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瀆相傳唐元和中刺史孟簡鑿北逕孟河城入于江稍東有得勝新河又東有北洞子河益東北通暨陽有網頭河有澡港有桃花港及西北諸鄉支流畢入于江南出者亦以十數西則西蠡河最大宜興溧陽之漕取道于是故又名南運河也東則采菱港最大並采菱港而南有興龍河有順龍河有華渡河有太平河有薛堰河宅支河以百數畢匯之入于湖

遊慧山秦園記

慧山諸園可遊者五六而秦園以勝聞余自吳閭歸艤舟山麓呼一僮循扉入時宿雨初霽落英委磴新禽弄聲龍山爽氣撲人眉睫閒蒼翠欲滴泉瀲灩石罅中鳴聲乍咽乍舒咽者幽然舒者淙然墜于池潏然湍然池廣袤可百尺虹橋蜿蜒塔影動搖儵魚跳波軒閣以十數不爲廠麗而整潔靚深竹榻湘簾石屏髹几之設在在不乏余嘗謂探山水之勝者必梯巉巖緝幽壑嗜奇者快焉而或病其勞去而休乎園林展足見平池小邱魚鳥親人而乏巖壑高深之趣茲遊遂兼得之意甚適獨哦五言詩六首暮色蒼然忽忽猶不欲別蓋丁巳二月十七日也

青門籠彙卷九

青門籠彙卷十

前集

武進邵長蘅子湘

論
陳蕃竇武論

漢唐以來誅宦官不勝而受禍者陳蕃竇武何進李訓鄭注五人何進本市井小器狐疑召亂訓注皆姦人傾詖其受禍固宜陳蕃竇武以老臣重望內倚太后之威外從人願起而芟除闖豎勢如吹毛爾乃卒之身死功頽爲天下悲論者尤惜之愚則以爲陳竇之敗非不幸也古來冒天下之不韙而成大功者必有堅忍之力深沈之識故其圖之也必密而發之也必不輕今夫機弓毒矢陷穽設而猛虎垂首帖耳而就斃者乘其不知也苟知而避之一發不中則跳踉噬嚙以求逞其毒者益怒而不可解君子之謀小人也必先卑身戢翼陽與之浮沈弗逆其意以挑其怒使彼狃吾而不吾忌然後吾得以深交密計陰離其黨而厚植其援及其投閒抵隙如震雷之擊物截然而下拉然而崩雖有賁育戰掉失據而

當之者固已糜爛而無餘平勃之誅諸呂王允之誅董卓莫不由此且夫有謀人之心而機先泄者未有不敗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顧先事露章極言曹節王甫諸閹姦狀且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諸姦人知臣疾之噫何老諄至此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先以其襪揮之鳥驚而不射噫嘻陳蕃是衛人之續也夫搏猛獸者不旋踵斷蝮蛇者不易腕蓋稍遲之而吾懼爲所乘也宦者之毒非特猛獸蝮蛇也而蕃武狎而玩之今日誅管霸誅蘇康明日免魏彪收鄭颯慮患固已疏矣及奏收節等武乃出宿歸府從容暇豫如無事時使朱瑀得以盜發武奏計窮變生啗血掖庭脇帝劫后禍從中發而事遂不可爲嗚呼蕃武智會不匹夫若也哀哉夫激之使堅其黨而緩之使徐爲圖不待智勇皆知所以乘之矣然則爲蕃武計奈何當太后稱制蕃武輔政之初交構之形未彰也當與諸常侍顯相承附示以不疑因而內竭忠款親附兩宮外則漸引正人布滿朝列俟吾之羽翼已成計畫已定然後乘閒

密言於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內省典門戶今中常侍曹節王甫諸人並干與朝政濁亂天下大懼傾危社稷臣請案誅首惡而貸其餘復先帝故事天下幸甚如此太后必聽則請太后與帝御前殿敕司隸收曹節王甫侯覽等十餘人誅殺之其餘一無所問不出中昃而天下事定矣惜乎蕃武之不及此也或曰請之而太后不聽則蕃武危矣是又不然太后之言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然則太后之允豫特疑於不當盡殺爾且許其誅管霸蘇康顧不許其誅節甫乎哉袁紹爲何進畫策欲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師悉誅宦官曹操聞之笑曰罪止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嗚呼操真奸雄也

諸葛亮論

建興六年諸葛亮將發祁山魏延請于亮願假精兵五千從褒中出當子午而北直趨長安而大軍從斜谷入與延會亮不許論者

多奇延策而尤亮之失計邵子曰孔明不許魏延非失計也按史魏明帝聞亮出祁山遣右將軍張郃督兵西拒而帝親帥師鎮長安觀其方略長安非無備可知延縣師遠襲深入敵境後援不繼魏以大軍蹙之不死卽降爾雖欲自拔歸蜀勢且不能故孔明非失計也愚謂孔明之失在不能守荊州荊州不守而克復中原之機去矣今夫荊州四戰之地襄鄧以北曠衍千里十萬之師方陣橫行兩軍相搏疆者得志且當三國之衝進可蹂襄樊窺江漢退可爲益州捍蔽是蜀所必爭也方孔明之出師魏以昭烈旣死略無備禦卒聞亮出朝野震恐假令此時荊州未失關羽尚存孔明親提十萬卒壓襄樊而軍則襄樊危分遣魏延一軍出子午襲長安一軍出斜谷爲延聲援則長安拔襄樊危則宛洛恇擾長安拔則關中土崩魏之爲魏殆未可知或曰孔明雖出襄樊豈能必勝且延計旣不可施又襲其餘論不已疏乎曰此知其一不知其一者也孔明之智勇過于關羽曹叡之奸雄不如曹操羽幾得志于

操至欲徙都以避其銳而謂亮不能得志于叡哉主人方逐虎于門狼攫其羊勢不能救孔明出襄樊魏人不得不斂境內之甲悉力與孔明角長安距洛千餘里距襄樊二千餘里聲勢不接赴援不暇乘虛掩襲可以必克鍾會大軍趣漢中而鄧艾入陰平李光顏官軍綴洄曲而李愬入淮蔡李存勖令諸將與段凝相拒河上而偏師入汴梁此兵法也孔明旣失荊州不得不乘險以倖一勝今年出祁山明年出散關出斜谷甲兵頓做餽運艱阻敵人依險自固堅壁不戰而我逡巡坐困矣譬之兩人鬪于穴中勇者左礙右掣不能盡展其技而怯者挺戈自衛亦可無敗故曰荊州不守而克復中原之機去矣吾是以知蜀之終于蜀也論者謂關羽驕勝而驕且多撤備兵使吳得掩其空虛孔明奚責焉是又不然昭烈之入蜀也以荊州委孔明孔明之入蜀也以荊州委羽孔明旣定巴蜀北爭中原而不遣大將率數萬之眾屯江陵爲羽後繼乃孤軍遠鬪啓蒙遜之狡謀非孔明責而誰責耶吾觀劔閣阻險僅

可自完蘇氏所爲守不可出不可繼者也公孫述李雄王建孟知祥明玉珍皆常有蜀矣終不能踰蜀一步獨漢高帝舉兵出陳倉還定三秦蓋高帝因天下之未定而急乘之且天授非人力也後世割據之雄所謂么膺不及數子而恃險與遠自速覆亡嗚呼亦愚矣哉

唐太宗論

太宗起晉陽培亡隋鋤羣雄及天下已平納諫愛民致治之盛比隆成康自三代以下未之有也一傳而遭女主之亂幾覆唐祚論者以高宗嬖武氏廢后殺子釀成亡唐之禍爲高宗罪邵子曰高宗之納武氏太宗教之也何以知其然也武氏故太宗才人高宗悅之納之後宮夫子烝父妾是禽獸行也大逆亡道也夫人躬大逆冒禽獸之行苟非病風喪心鮮不顧忌而有所不敢者且夫高宗愚柔之主其淫虐放縱不如周天元隋煬帝顧悍然排眾議復忠諫以先帝之才人正位六宮而略無忌憚彼其中必有所恃者

矣史載太宗寵巢刺王妃楊氏生子明文德皇后崩欲立爲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封明曹王令繼元吉後夫開國之主其舉動善惡後嗣則之太宗以兄奪弟妻高宗以子納父妾宮闈之內習爲故常嗚呼高宗所以躬大逆冒禽獸行而無所忌者蓋由此也吾觀古今蠱淫嬖賤內亂犯倫尠不及于禍甚者覆宗亡身爲天下辱笑漢之成帝晉之惠帝陳後主隋煬唐高宗中宗元宗皆是也先王知其然以謂王政自內始故陰教最重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有數敘御于王所有時而所以正其宮闈者有師傅保姆之訓有嬪御祝史之助有內宰宮正之匡攝猶以爲文也必先之以身化宋曾鞏有言曰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乎文王世皆知文王所以興由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原于身化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嗚呼得之矣向使太宗正家人之義躬二南之美正心修身齊家爲後世法後雖有失德淫縱之君猶有所忌憚不敢自

青門集卷十
忒而法臣拂士猶得以彌縫匡救于其閒武氏雖善蠱高宗雖悅武氏必不敢儼然冠之後宮寵之椒房吾知武氏以尼老爾詎能爲唐禍哉嗟乎太宗功業雖隆而先王之道惜乎未之聞也一傳而敗亡惑也太宗常作帝範十二篇又手疏過失以戒太子可爲切至顧獨無一言及于家教蓋亦自諱其所短耶再傳至中宗元宗皆湛溺淫嬖女禍蔓延而藩鎮宦官盜賊之禍相因而起訖于唐亡嗚呼開國之舉動可不慎哉

褚遂良論

大臣當國不幸視其君有過舉及其事之未遂而匡拯之則諫行而身安待其勢之已成而逆折之則諫未必行而身危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江河之罅始焉涓涓童子捧土塞之可以有功及乎橫溢四出決隄防壞城郭廬舍而無可如何何則其勢之已成也唐高宗立武昭儀爲后褚遂良諫不聽竄逐以死吾悲其忠而惜其諫之不蚤也武氏本太宗才人高宗以太子入侍悅之太

宗崩武氏爲尼上詣寺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皇后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後宮以閒蕭淑妃之寵未幾大幸按武氏爲后在永徽六年時太子弘生已三年則高宗初年武氏已入宮矣踐祚日淺梓宮未寒嗣君過舉孰大于是遂良顧命大臣當以是時力諫曰臣竊聞之道路陛下納故才人武氏于後宮武氏經事先帝十有餘年天下莫不知一旦復侍陛下損先帝之聖德累陛下初政國入述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夫四海之大六宮之富詎無才色如武氏者臣愚受先帝付託死不敢奉詔陛下幸聽臣願出武氏謝天下不聽則以去就爭之又不聽則以死爭之高宗雖昏必爲悚然改容且是時武氏之寵未固蕭淑妃之愛未弛奸人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徒羽翼未成左右武氏者僅一王后爾淑妃必且傾之于內夫內有淑妃之閒外無德儉義甫李勣敬宗之援以未固之寵納必死之諫如轉圜矣惜乎遂良計不出此願遲之五六年後迨立后議起武氏之勢已成中外蟠結堅不可拔

青門館集卷十
五
然後欲以一身障其橫瀾叩頭流血請死嗚呼晚矣吾觀高宗非甚悞諫者常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無故事乃止李勣入見上曰朕欲立武昭儀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然則帝始終于遂良猶有忌憚惜遂良諫之不蚤爾太宗聘鄭仁基女爲充華魏徵聞其常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手詔停冊使夫污先帝之嬪御與納許嫁之女過孰大小魏徵諫而遂良不諫律以春秋之義遂良能辭逢君之罪乎雖然遂良李勣長孫無忌同受顧命無忌中金帛之餌囁嚅脂韋李勣且贊成之臨軒冊后勣躬齎璽綬而遂良特立不回卒以諫死嗚呼非忠臣能乎哉
李德裕論

相臣之道才德兼全者上也其次則重才相之才者能出身犯難成不世出之功而往往不能自全其身名于功成之日則才有餘而德不足也蓋天下固有有才而無德者矣未有有德而絕無才

者無才而冒德名則庸相爾石慶陳萬年之徒是也漢唐大臣以厚德稱者莫如丙吉婁師德吉在郡邸獄能閉門捍詔全皇曾孫師德在豐州都督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是豈無才者所爲今夫馬之貴騏驥者以其不蹠不齧負重而致千里也騏驥不可得則當擇其能負重而致千里而不免于蹠齧者吾爲豐其芻秣謹其羈勒而善馭之可以收千里之用若夫任不勝一石十里數十里而汗是驚馬也而御者方執策以驕于人曰吾馬不蹠齧吾馬之德騏驥之德也嗚呼安所用之李德裕唐之才相也其破回鶻平澤潞若承蜩然決機料敵縣斷于千里之外若燭照數計然非才能如是乎獨其急恩怨樹朋黨議者短之然卒以此敗所謂才有餘而德不足也吾觀裴度局量勝德裕而功適相埒度之平淮蔡也韓弘李光顏李愬諸將皆忠勇能自奮功名之會德裕之平澤潞王元逵何弘敬諸將皆庸才又陰持首鼠三宰石雄亦非賢將非德裕多方駕御不能有功則德裕之才有勝度者矣度委蛇將

相二十餘年以功名終德裕一斥不復卒死貶所而後人遂以此為裴李優劣久矣世之好以得喪禍福論人也悲夫三代以後大臣才德兼全者漢之蕭何蜀漢之諸葛亮唐之房杜狄仁傑裴度宋之韓琦司馬光范仲淹富弼庶幾近之若漢之陳平魏相唐之姚崇李泌李德裕宋之趙普寇準南宋之李綱虞允文皆才相也盧懷慎與姚崇同相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嗟乎使元宗不相姚崇雖百懷慎能成開元之治哉後世相業益無可稱尺步繩趨者謂之相度模稜兩可者謂之相器幸而天下治安俛仰雍容坐收雅望一旦當大難大疑宗社安危之頃舉朝張皇議論蠶起而大臣立于其上狐疑回惑不知所為以釀成敗亡之禍往往而有嗚呼庸臣之誤國與奸臣之僭國其罪均也方舉朝張皇之時有一人焉起而任天下所不敢任為天下所不敢為則天下倚以為重眾議可息而國家可安此非才相不為功宋真宗時契丹大入王欽

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寇準獨排眾議固請親征遂成澶淵之功則準之才足任之也嗚呼才相不易得也人主擇相慎毋使庸臣冒德名者得以居才相之上而才略如德裕如準者亦當善用其才毋以伎求剛愎自敗為後世所悼惜也哉

議

毗陵水利議

談吳中水利者言人人殊大較宋人亟議復五堰復十四斗門治吳江岸明人亟議濬吳淞濬瀏河導白茆港類皆祖邠氏單諤諸書然無係于毗陵利害故略弗論也夫水利之大曰轉漕曰溉田毗陵北枕江東南凭太湖有二浸之利而無其害顧歲旱而旱歲潦而潦而漕渠之議濬議灌頰歲見告得無當事者慮有未究而經畫之未詳耶愚閒按圖記江自丹陽繞郡境一百八十餘里西北支流道江者以十數孟瀆最大稍東則小河港稍東則贍銀港贍銀以東烈塘最大益東迤邐而北澡子港最大桃花以東入暨

陽界則申港利港最大此渠皆可行舟宋元迄明舊置閘其上引潮通漕有餘則用溉民往往益股引之溉田數萬計利至渥也自明嘉靖初築城禦倭而孟瀆稍淤萬厯以後水政久弛濁泥乘潮日積而烈塘澡子諸港次第淤入我國家懲己亥海孽之訖瀕江列戍卒起亭燧支流通江者稍稍樅木石塞之自是潮絕不來矣潮不來則轉漕艱阻小遇淺澀輒議疏濬人徒畚畝之勞水衡之金錢費亡慮千萬計而西北諸鄉時苦旱災誠疏通孟瀆烈塘諸港修復舊牐其利有三父老言潮來時試以蕭葦畱之葦高一寸潮畱數寸使濱江諸牐潮至而啟潮平悉閉引水注之漕渠巨艦通流不復慮涸一利也孟瀆爲江浙餽餉捷徑載在漕誌秋冬餽船空回脫遇京口阻滯徑由大江抵常州空回既速則赴兌亦速二利也旁岸民田益得支引灌溉高磽烏鹵之鄉變爲沃野三利也難者將曰國家廢牐障流所以阻舟艦備非常又其上皆築馬道功費久遠使盡復舊牐馬道必廢愚竊謂不然孟瀆原宿有

鎮兵今距江置牐設天關燕尾令可通行巨艚其他支河斗門僅通小舟下置柵欄列戍之卒謹伺其啟閉又于斗門上平布巨木度可容數騎並驅亡患二難矣去二難就三利轉漕溉田兼資最上策也次議復餽牐呂城奔牛舊制三牐宋陸游謂自創爲餽河時茲牐已具矣顧毗陵以東又有五瀉上下牐考宋史河渠志乾道二年以兩浙轉運司及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二牐修牐裏堤岸防泄運水令無錫知縣掌鑰匣遇水深六尺方開當日慎重如是蓋毗陵地勢西仰東傾呂城奔牛牐僅可蓄奔牛以西之水濟丹陽運五瀉牐乃可蓄無錫以西之水濟毗陵運今其蹟雖久廢宜于丁堰戚墅閒特置一牐以時啓閉常蓄水五六尺以上則運河免灌注挑濬之勞此專主漕者也次議疏百瀆按舊志百瀆在毗陵二十有六在荆溪七十有四所以洩西南眾流入震澤而歸于海者然稍湮塞矣宜鳩工于食利之民開茭蘆濬淤澱令百瀆故道十疏其六七澇則泄水入湖旱則引水灌溉而濱湖之

地無凶年單鍰所云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次議築圍田次議濬溝渠陂塘下地懼水齧之圍田所以防也高地利水瀦之溝渠陂塘所以蓄也故農諺曰種田先岸種地先溝高鄉不登以無溝故低鄉不登以無岸故郡太常唐鶴徵有言高田多爲陂塘厚儲深蓄勿使洩而溢之外低田多爲圩堰渠穿股引無使潰而入于內陂塘闊深圩堰堅完高下兩利歲可常稔三策皆專主漑者也夫蘇松地卑下巨浸所匯有利亦有害故興利難毗陵平壤蓄泄易施利多而害少故興利易昔西門豹治鄴漳水在芻豢不知用史起譏其不知今擅必興之利操可濟之策據易集之形而懲羹吹鑿因循廢墜重爲史起所譏詎不惜哉愚更有說焉一邑猶一身然四鄉其四肢也邑治其腹心也川渠流通則其榮衛血脈也吾邑前後市河惠明玉帶諸河所在填淤舟楫梗澀譬有人焉四肢無恙而心腹痠結其人必病吾久憂夫吾邑之告病也復孔聖像議

代

孔聖之有像設歷漢唐宋元明一千六百餘年而遽廢于明臣張璵臆說心竊非之擬作復孔聖像議議曰孔聖有像曷昉乎漢文翁守蜀興立學校于禮殿圖孔子及七十二子像孔聖有像始此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夫鴻都學私學也私學有像其時太學必有像可知搏土肖像始見于開元八年李元瓘奏疏然考元瓘疏言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顏子今其像見立侍請據禮文合從坐侍是則前此已有塑像特因元瓘言改十哲爲坐像又增塑會參像于十哲之次耳宋初詔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子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廡木壁元豐間以孟子同顏子配倉宣聖令天下學廟塑像又按宋朝會要云國子監聖像舊用冕九旒服九章崇寧四年詔從司業蔣靜之請改用冕十二旒服十二章仍圖繪頒之天下元太祖初平燕京卽以金樞密院爲宣聖廟大德六年以左丞相哈刺哈孫請建廟立像明初北監塑像猶因元舊蓋歷漢唐宋元像未嘗一日廢也今夫

聖人之道其大天也其明日月也區區像之有無詎足重輕然而明君哲相必出此者謂非此不足尊瞻視而動天下後世敬慕之情也凡人之情敬則尊尊則不褻慕則思思則奮司馬遷曰吾適魯觀孔子車服禮器低何久之不能去韓子曰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其閒夫車服禮器之遺猶能令見者低何而不置矧親仰其盛德之容如生如存者乎故自漢以來千六百年其閒未嘗無大有爲之君更制變法之相而聖人之像尊之而莫敢廢意在此也明初宋濂始有木主之議然太祖弗是也嘉靖九年張璁用議禮驟貴乃益倡曲說令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毀撤聖像易以木主編修徐階疏爭之略曰愛其人者雖杖履唾浹猶加珍惜況毀先聖遺像乎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亦疏言國學塑像太宗常令正其衣冠不如古制者我朝列祖瞻視而拜之百有三十餘年普天率土像設巍巍殆以千計一旦毀撤寧不駭人聽聞爭甚力璁悍然不顧嗟乎璁亦愚妄無忌憚之尤者矣璁之言不過曰塑

像之瀆同于釋氏耳夫孔聖有像始于西京佛自東漢時流入中國其後寢盛是釋氏像教乃竊孔聖之似而非孔聖之同于釋氏也且夫吾儒之教爲釋氏所竊者奚止一像吾儒曰心性彼竊之亦曰心性吾儒曰施濟曰仁民愛物彼竊之曰兼愛吾儒曰惻隱曰不忍人彼竊之曰慈悲吾儒曰迪吉逆凶彼竊之曰旤福其實皆似是而非是故愚者溺之智者辨焉未聞吾儒遂從而廢其說也且璁果以爲聖人不當同于釋氏耶何不令天下學釋者毀釋氏之像以尊聖人而顧令吾儒毀聖人之像張釋氏而助之攻也盜有竊儒之衣冠而行于國中者吏不盜之訶而令國中之儒毀衣而裂冠曰吾憎其似盜也璁之說何以異是抑又大不忍者璁議始行郡縣多不忍遽毀藏之複壁距今一百六十餘年使聖像幽暗閉塞不覩日月揆之崇師重聖之意尤爲刺繆今 聖天子在上方當禮樂修明文教蔚興之日愚以爲應請令太學及天下郡縣學盡復孔聖遺像四聖十哲悉從配坐七十子及從祀諸賢

畫像兩廡追漢唐宋之盛觀斥姦臣之臆說使天下萬世謂聖像廢而復設實自本朝詎不盛哉斷而行之是所望于聖君賢相矣謹議

說

耐廟說

士虞禮記曰明日以其班耐禮記曰卒哭明日耐于祖父又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蓋耐之文見于經者如此自鄭氏有耐已復于寢練而後遷廟之注而諸儒之說始紛紛矣程子曰喪須三年而耐若卒哭而耐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無主在寢哭于何處張子曰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耐因其祫祧主藏于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蓋三年之中不撤几筵須三年喪終乃可耐二子之說皆不從周耐者也呂與叔曰耐祭各以昭穆之班耐于祖廟有祭卽而祭之既除喪而後遷于新廟此則從周耐而不主鄭氏耐已復寢之說也唐開元宋政和二

禮皆禫後始耐廟宋儒高閎以爲卒哭而耐則已遽禫祭而耐則太緩當以大祥之明日耐三者皆不主鄭說也司馬溫公書儀卒哭明日而耐祭畢先奉曾祖考妣祠版置故處次奉亡者祠版還靈座則主鄭氏耐已復于寢之說朱子家禮因之而陸子力辨其非以爲既耐之後不當復反于寢按禮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子游亦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又按士虞禮曰獻畢未徹乃餞鄭氏注曰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尸且將始耐于皇祖是以餞送之夫人子之于其親既餞之旋反之于事生則謾于事死則褻揆之禮意竊所未安故陸子之辨是也然則當何從曰諸儒據禮皆是也其弊在古今異宜而議禮者泥之太過也古者每代各爲一廟每遷主必壞廟穀梁傳曰易檐改塗禮志曰更釁其廟意必先遷高祖之主于夾室然後可以改釁高廟又俟遷曾祖禰于新廟然後可以改釁禰廟而納新耐之主其事綦重故告之不可不蚤朱子所謂告其祖當遷太廟而告新死者當入此廟之漸也

今父子祖孫同處一室改題神主以及每龕遞遷會頃可以畢事夫遷主在兩年後而告祔在卒哭之時不已驟乎且遷主之日告乎不乎不告則已略再告不虞瀆乎告而不入則告非具文乎抑又有不可解者古禮昭常從穆穆常從穆故獨告于祖其文曰適爾皇祖某父以濟祔爾孫某甫今既無昭穆之次新主入廟羣主皆遷不于祖室而入禰之故室而祔仍告于祖禮則似已于義何居愚以爲卒哭而祔之祭古禮必不可無而今禮可不必有省此一祭則几筵如故復寢之當與否可不必辨而諸說亦無煩紛紛矣然後一遵朱子家禮大祥前一日告遷改題神主祥祭畢奉新主入于廟而以祥之明日奉祧主瘞于墓而祔之事畢矣故曰古今異宜而議禮者泥之太過也

叔嫂當服大功說

檀弓曰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奔喪篇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叔嫂後世議禮之家遂爲叔嫂無服至貞觀始制小功至今因

之愚以爲叔嫂無服之文非古也殆秦燔書籍經有舛訛而解經者之蔽也先王制服也父族九世三從凡四十有八母族凡四妻族凡二至于舅之妻從母之夫同爨皆爲之總而嫂叔在一門之內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揆之禮經不當如是之疏凡人

有嫂之喪其父母爲之服大功矣其子爲服齊衰期矣其妻爲服小功矣單子一身立于父母妻子之間環顧衰麻而已從吉服飲酒會肉晏然同于無喪之人準之人情不當如是之詭抑又有不可解者夫所謂推而遠之者非謂別嫌防微爲淫邪之人禁未然乎嗚呼春秋之世烝母奪婦兄妹宣淫凡後世所爲內亂禽獸行

之事已無所不有世變之極豈由服制若謂無服可以防淫則五服俱應割絕嫂叔何嫌而斷斷然獨爲之防議禮聖人何迂愚之甚也且夫服之輕重刑之生殺分焉故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按律文親族相姦大功以上論死而無服者罪止于杖若將以防嫌耶則當引而重之不當推而遠之引而重

之則親親也推而遠之則途人也欲爲之防而反潰其防有是理乎故曰嫂叔無服之文非古也經有舛訛而解經者之蔽也然則叔嫂當何服曰當服大功按儀禮喪服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嫂叔有服之明證也然則何以知其大功曰此從服也凡從服例降一等夫于姑姊妹大功則妻爲之小功夫于兄弟期則妻固應爲之大功矣且不觀姊妹之服小功乎夫于兄弟妻大功故妻降一等而小功此尤確然無疑者也然則先儒何以不主其說曰鄭氏賈氏皆泥于檀弓奔喪之文者也故鄭氏于喪服記一條不敢解也賈氏支離而爲之解也後儒又泥于鄭賈而不敢異同其解也然則檀弓奔喪之文不可信乎曰戴記多漢儒語而儀禮自是周代之書與其信戴記無寧信儀禮也然則今制何以不大功而小功曰當時貞觀諸臣但引同爨總而不知引喪服記之文此不詳考之過也雖然非余之臆說也蔣濟成粲袁準魏徵顏師古諸人皆已言之程朱二子亦曰後聖有作須爲制服蓋余

嘗誦說之云爾嗟乎古今異禮制不相沿故禮有變古而得中者叔嫂之無服而有服也母之易期而三年也易齊而斬也匱殯而不塗也重易而帛也庶人之祭三代也雖百世遵之可也周公復生詎能輕議哉

妾母不世祭說

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庶母不世祭鄭氏注曰以其非正又引春秋傳于子祭于孫止愚謂鄭說非也按小記本文曰妾耐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耐耐必以其昭穆注曰妾耐于妾祖姑者言妾死亦耐于夫祖之妾也祖亡妾則又閒會祖而耐高祖之妾凡耐必使昭穆同會祖非夫同列也夫曰耐于妾祖姑則祖妾猶得耐會可知曰中一以上而耐則高會之妾亦得耐會可知果如鄭說于子祭于孫止安所得祖妾而耐之且推及于高祖之妾耶鄭氏亦知其說之窒礙乃曰妾無廟今云耐及高祖者當爲壇耐之耳按禮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去廟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

之遠其祭益稀則壇何常不祭耶故愚以為鄭說非也然則記言不世祭何居曰所謂不世祭者為祀妾之禮殺于女君不得謂之祭也禮有牲曰祭無牲曰薦按小記易牲而耐于女君注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耐則凡妾下女君一等疏曰女君特牲妾則特豚蓋妾祭不用牲可謂薦不可謂祭由斯以言豈惟孫不得祭即子亦不得祭故曰不世祭也若謂祭止于子遂絕之而不祀則鄭說非也

繼母改嫁無服說

儀禮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鄭玄注常為母子貴終其恩也王肅曰從乎繼而寄育則為服不從則不服也崔凱曰服之者庶子耳為父後者不服此因鄭說而推之也庾蔚之曰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即情易安于傳亦無礙此兩是之者也或問二說當奚從答曰王說是也不嫁則母子嫁則途人矣奚其服或曰然則經何以云曰經為從嫁之子言也故郝敬曰此

條當以繼母嫁為句從為句謂父死子幼從繼母嫁是始終相依也母喪則子為期子喪則母亦期以報之蓋母之義雖絕于父而其恩猶在于子故為之服也或曰禮稱繼母如母則無論從與否皆應為之服矣答曰是又不然皇密云繼母如母者謂配父之義恩與母同故孝子之心不敢殊也傳曰繼母何以如母明其不同也是以出母服周而繼母出則無服此不同之驗也又房景先五經疑問曰繼母配父本非天屬與尊合體名義以興兼鞠育有加禮服是重既體違義盡棄節毀慈作嬪異門為鬼他族母道不全何終恩之有又按今制前夫之子從繼母改嫁于人為改嫁繼母不杖期故不從則不服考之于古按之于今確然無疑也或曰是則然已今有某甲死其妻攜子改嫁于乙乙為其子授室與產乙死挈子返于甲之室死則與甲同穴如此者乙之前子應為服不曰嘻甚矣烏乎服或曰若是與改嫁同乎曰殆又甚焉喪服繼父同居傳曰夫死婦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馬融曰穉少

幼小也無大功之親以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明改嫁非得已也今乙死而忽然去之若未嘗合者然是謂得已而不已于義則已絕于情則已漓在甲之家則嫁而復還也在乙視之則甚于嫁也而前子顧爲之服乎或曰然則處此奈何曰變服而哭于其室既葬而除之它非所知也既已答或問因筆之以質之知禮者

康節公當稱先賢說

長蘅既重建始祖祠成恭題木主曰邵氏始祖先賢康節公位齋戒卜吉日奉主躋于堂位居中南向左右無配位而祀遷祖以下于別室禮也或疑曰余見聖廟從祀諸弟子稱先賢而左邱明以下稱先儒舊已子之祀康節也進稱先賢有據與曰有及門弟子稱先賢後賢稱先儒此明嘉靖閒張孚敬所釐定也崇禎十四年帝幸太學以宋儒周程張邵朱六子有功聖學欲于已定位次題稱外特加隆崇令內閣所司集議禮部右侍郎蔣德璟言世次相

序遵行已久請改題木主尊稱先賢而位次仍舊便詔報可其明年四月復更定位次竟躋祀六子于左邱明下蓋出上意云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八月御史許三禮疏言周程張邵朱六子理學正傳直接孟子明季已稱先賢序于公羊穀梁之上不當與先儒一例宜令天下郡縣學槩加釐正詔下公卿博議時少宗伯徐公乾學建議言宋儒之不可先漢唐諸儒猶祭川者之必先河而後海也六子德崇業廣寥寥千餘年紹承道統雖七十二賢亦或有所未逮若欲尊六子似宜列之四配十哲閒今乃躋于公羊子之上步叔乘顏噲之下是進退無據也疏遂寢然太學題稱位次皆如故夫太學者郡縣之表率太學稱之而專祠顧仍舊稱于義爲不順且是慢其祖也蘅則奚敢或曰是則然矣然子之說今博士諸生或未之前聞也蘅曰然乃具著其始末附祠志令後有考焉

青門麓橐卷十

青門麓橐卷十一

前集

武進邵長蘅子湘

書

與魏叔子論文書

某頓首叔子先生足下向辱示論文數書學者作文之法綦備獨疑于文章之源尚蓄而未發意善易者不譚易邪抑有所祕也僕于文亦學之而未至者顧衷所自志敢一質之左右聞之先輩曰夫文者非僅辭章之謂也聖賢之文以載道學者之文斬弗畔道故學文者必先濬文之源而後究文之法濬文之源者何在讀書在養氣夫六經道之淵藪也故讀書先于治經愚意欲畫以歲月易象詩書春秋三禮諸書以漸而及不必屑屑拘牽注疏務融液其大指所在然後綜貫諸史以驗其廢興治忽之由旁及子集以參其邪正得失之故又恐力不能兼營史自左氏司馬班范三國南北五代而外子自莊列荀楊韓非呂氏賈董而外集自韓柳歐蘇曾王而外或略加節抄可備采擇此讀書之漸也韓愈氏有言

青門集卷十一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是故其氣盛者其
文暢以醕其氣舒者其文疏以達其氣矜者其文礪以紕其氣
者其文詖以刑其氣撓者其文剝以瑕是故涵泳道德之塗菑
六藝之圃以充吾氣也泊乎寡營浩乎自得以舒吾氣也植聲
氣急標榜矜吾氣者也投贄干謁蠅附蠹營惡吾氣者也應酬
諛囂金撓吾氣者也此養氣之說也二者所以濬文之源也至
于文之法有不變者有至變者文體有二曰敘事曰議論是謂定
體辭斷意續筋絡相束奔放者忌肆雕刻者忌促深蹟者忌詭敷
演者忌俗是謂定格言道者必宗經言治者必宗史導情欲婉而
暢述事欲法而明是謂定理此法之不變者也若夫川橫馳驚變
化百出各視工力之所及巧拙不相師後先不相襲此法之至變
者也吾得其所爲不變者不左史不班范不韓柳歐蘇而不可駭
其矜也吾得其所爲至變者卽左史卽班范卽韓柳歐蘇而不可
訾其襲也二者所以究文之法也是故不濬其源而言文譬之揚

蹶涔之波者不識渤澥之廣炫螢尾之照者不覩日月之明幾文
之成不能也不究其法而言文譬之驟新羈之馴而弛其銜轡操
匠郢之斤而輟其規矩幾文之成不能也僕持此說藏胸中久與
流俗人言未免疑駭譁笑惟先生爲當今文匠而又疑向者之論
尚有所祕也輒敢竭其愚陋冀相叩質雖然僕僅能言之耳僕才
氣蹇劣又苦人事雖心斲其至是力不能赴歲月荏苒恐遂無成
亦何敢望與先生抗衡哉養由基射楊葉于百步之外不失一焉
張七屬之甲一發而洞胸貫札此其于藝至精也而支離疏攘臂
其旁談縱送之法刺刺不休試令之操弓挾矢則捫指退矣僕論
文大類是惟先生進而教之

與賀天石論文書

承委尊公墓表真一好題薛先生誌未免事爲辭漫讀之悶悶兄
翁所自爲狀詳整合體中閒亦有一二條可商某作此文鏘扉謝
劼三日僅能脫橐自謂頗得翦裁法雖然人苦不自知世有作者

青門雜錄卷十一
恐更相笑也僕平日持論以爲文章莫難于敘事唐以後文章亦莫厄于敘事昌黎自成彼調然苦生割失自然惟毛穎傳直逼子長要是游戲筆墨耳河東自段太尉逸事而外多學六朝廬陵澹宕處極得史遷風神而奇氣不如蘇長公自言平生不爲行狀墓碑大較敘事是其所短四公地位乃爾他亡論已明人宋潛溪敘事有體然病其繁弇州蹊徑未化又好以古語傳會今事讀其文若今人事蹟一一豫摹古人爲之者荆川遵巖它文出入廬陵南豐閒不愧文匠獨誌傳不能佳大要冗長苦鎔鑄力少震川情致絕佳正覺洮洮易盡僕才識驚下于明數公尚不堪執鞭而輕詆訛其後支離疏攘臂而議賁育之勇怯不待識者笑其妄矣方今海內作者屈指不過十餘人要亦互有長短不無利鈍此事卒卒未易竟談緣兄翁相知深偶覩縷至此不一
與魏叔子乞記書
去冬梁谿朱生爲僕寫五真圖其一坐湖石左手展卷右手著邨

上似意有所會听然微笑列碧梧翠竹水聲泔泔循竹間去爲展卷圖其一披襟搖羽扇箕坐大柳樹下左手反踞樹根一童驅烏犍過其前田中白鷺三一飛去二掠波欲下欣然有平疇遠風良苗懷新意爲課耕圖其一戴淵明巾支方竹杖布袍屨獨蹠蹠層巒嶂間爲遊嶽圖其一坐葉舟箬笠持釣竿注眼看釣一手自撚鬚舟尾隱汀蘆中篷船施幔幔中露書帙茶具爲垂竿圖要是洲嶼小景耳不足當洞庭烟水最後畫一頭陀趺坐巖厂下巖上翠藤青蔓纏絡搖綴藤花簌簌欲墜爲蕉團圖頃已裝成冊子乞先生作一記用楷書書其前僕與家人約夏則驅犢課耕春秋風日佳時則尋山水餘日坐東軒中隨意手一編期明年爲始扁舟草履放浪三十年然後投老瞿曇以三尺蕉團地空吾幻軀鄙願遂矣記中須及此意新年尚有一兩日應酬到郡城卽相見不盡

與方邵邨乞寫祠碑書

長蘅頓首邵邨先生執事寒宗譜乘實祖康節先生而家世貧賤無專祠故老皆以爲歉先子見背遺令割所居屋數椽建祠祀康節公又割薄田三十畝供春秋祠祭蘅從苦山中竭歷經營麤畢此願祠石未立忽忽又十餘年昨歲倣邑纂修縣志邑大夫不知蘅不肖命從諸先生後供校讐之役因乞倣同學龔琅霞作先祠碑記蘅常思漢唐以來金石刻之傳于今者未必盡繫文章之工往往因其筆畫精絕足爲希代之寶好事者不憚鑿山沈淵以出之而購之者又不惜破產捐貲以斬必得于是其文章益傳而其人之事蹟因以不朽于世先生翰墨妙天下求之今日可託以不朽者微先生誰歸琅霞之文旣工得先生而益彰其必傳于後爲世所寶惜亡疑也蘅窮廢亡狀懼不當辱大君子或者以先康節之靈得邀惠先生豈惟不肖其自高曾以下實拜嘉之空函僭布但有赧慙某載拜

尺牘

與楊靜山表兄三首

江南奏銷案起紳士絀黜籍者萬餘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銀鐙手梏拳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暍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鑊湯燖火中一尺甘露雨也聞長兄此中迴斡大勞神用非佛地位人詎能爾爾行路童叟皆知捧手讚歎况某亦災劫中人數邪直下感激餘非面莫究蒸暑千萬自愛

先人貽薄田八百餘畝一月間爲某斥賣過半然不名一錢只白送與人耳昨陳生來辱垂論士君子制行不可好奇恆產不可無非老成忠告某安得聞此言顧某之爲此亦是有說私念先府君孺人舉某極遲又獨子奇愛之稍長略讀書識字亦望稍有樹立橫遭廢斥此事便已竊見兩年來新法如秋荼凝脂縣令如乳虎隸卒如獠犬書生以逋賦笞辱都成常事某實不忍以父母遺軀受縣卒擠曳入訟庭俛酷吏裸體受杖乃憤而出此爲紓禍計耳

然緣此得家累漸輕故吾亡恙畏有斗粟之儲家無打門之吏菜
根啜水讀書自娛亦未必非息黥補劓之道也緣長兄愛我之切
敢覩縷奉聞昨偶見八十歲郵翁舉俚語一則元時富人往往以
田爲累委田契于路伺行人拾取遽持之大呼曰田已屬爾我無
與矣并書上一笑

辱委作顧見山先生悔遲日記序不敢辭某于先生有知己之感
憶某年二十時客徐沛以詩謁先生于夏鎮使院一見許以國士
尋別去手書追及有曰天地生才不易足下于今時有數人也每
誦此語感激欲淚近聞擊姦不勝以至蠶尾橫絳吏議能不憮然
且爲國家惜此人也拙序後月中可脫橐某推官自是義縱尹賞
一流人民命可惜聞與長公爲同年生可微規之否所謂寬一分
則民受一分之賜也

與宋牧仲先生

齊安大江俯几席閒武昌對面山水佳絕執事當吏散公餘蕭然

隱几茶烟縷縷出蕉葉外出門放腳詩筒遊屐皆成勝覽屈指自
東坡謫居後六百餘年無此風流矣飢驅之迹無緣久侍几杖但
有悵惋某家累三十口在吳計此中亦不能久畱及秋當辭去江
清木落放舸東還或得再陪吟嘯于竹樓赤壁閒也射虎行馳正
工力不能如二子正復以氣韻頡耳

與楊陶雲

豫章山水清勝西山屋上大江几下覽元嬰之遺蹟尋梅尉之仙
蹤吏隱之樂何必不勝東華輭塵耶不知彼中人士亦有可與往
還不大落寞否內外之見俗人未免在吾陶雲胸中似不必多此
塊壘也東坡謫居時作書與人云軾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
人元不出仕而已此策甚長敢獻之左右

與家幼節

某家居頗樂日噉蔬飯一盂茗一甌麤足送日乃去而入幕濡首
簿書思之啞然失笑顧念豎儒日抱鉛槧終不適世用思一試于

事因以自驗才識所至又日閱邸鈔得知朝廷議論時政得失四方水旱安危治亂之形未必非學問一助主人不責苛禮同事數人俱脫略無町畦所居寓齋前湖石數拳磊砢嶽嶽長松謾謾送風海樗一株高二十尺許花時嫣紅如燒稍暇則攜卷就磐石箕踞仰面欣然如坐東軒時也知五哥欲悉吾近況並以相聞小力歸馳奉四家詩一部計已到有便彼此頻作報也

荅湯谷賓

僕交天山垂十年每見道足下不離口以天山之屢先足下于僕知亦必先僕于足下故不待相見心相知也獨未多見足下文章爾前歲辱書有洪喬之憾久不荅足下不以為罪又辱書詞旨惻款欣愧交并來書云作文甫脫橐甚以為可既久視之則微傷蕪穢有味乎其言之文章莫貴于潔病其蕪必求其潔雖不多見足下文然心知其工也僕夙嗜山水岱宗廬阜皆遊屐所至金焦在二百里內又六七過其下願望之如海外三神山患且至則船風

引而去可怪也微足下云僕固栩栩神往矣第聞足下體過豐得無艱濟勝具邪努力不一

荅賀天山

詩文忌俗誠如來書所云然醫俗無它法惟平日多讀書則俗氣自除山谷評王著書謂著極善用筆若使胸中有書數千卷不隨世鹿鹿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林和靖矣夫書特一藝棊踞等爾胸中猶不可無書卷氣吾輩漸以立言自表見而不能多讀書歲月波流良增慨歎冀與知己共勉之也

家報

七月二日行東昌道中久旱兼之驟風塵沙撲面眼耳鼻舌都滿徐文長所云未開光明泥菩薩也憶諸兄此時環坐小橋柳陰下聽殘蟬斷續聲如咽搖扇閒話桑麻晴雨便是一幅桃源圖念至此愷然神飛矣慚甚妒甚

與陳柯亭三首

習懶成癖必欲使僕求田問舍碌碌如蜨蝓轉丸糞壤非惟不願實亦不能曩時頗銳意進取今思此事亦同嚼蠟每見勢要人一旦蹉跌顛沛流離求如我輩藿食布衣何可復得人壽少至七八十者犬馬齒三十益一曹子桓有云年未三十已成老翁矧過之邪僕意再浪遊兩三年埃餽粥麤給便當營一室一舫出則縱遊山水歸則坐斗室作蠹魚其中偶有吟詠比之風蟬雨蚓意致亦不大惡僕足老矣一弟子員如匏瓜得謝去之極爲暢適第家累似難驟遣然驅犢課耕此中亦復得小佳趣須兒子成丁便以付之也晚涼過草堂卒談率白不既

長夏閑居頗遂懶性東軒新種芭蕉驟高五六尺許兼新篁搖影桐陰覆窗硯池書帙閒澄碧可玩家人解事貯梅水十餘斛山僧寄來陽羨頂茶絕佳僕避暑之計遂矣惜足下滯吳門無緣同此樂也

黃雞正肥香秔新熟田家之樂無如此時每家人淅米作炊鼻邊

拂拂如蒸栗香也

與人

偶憶方希直與人札子云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筆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阿軾欲毀棄其文于孔孟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辯駁數語可謂切中時賢膏肓足下見吳子試以此意微規之吳子佳士自不至此第其人負氣自高又好苛論古人此是一病某識吳子由足下故敢以忠告望足下也

與賀天山三首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何以都不復進爲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何物女子作爾語令我輩赧然面發熱也

宋詩何嘗不佳惜今人只擗摺皮毛原不識宋詩真源流耳果識宋人源流則于漢魏李杜三唐正不必插棘編籬強分畦畛也足下不喜作詩而善論詩試質之左右以爲何如

詩餘填詞幾塞破此世界詩道那不日劣恨不一付祖龍處置也
遊廬山與人三首

半月在山色水聲中杳然與塵世隔覺有生以來都無此樂一入
城市便惘惘如夢境也

鐵壁峰斧劈千仞猿鳥絕迹峰頂有石榻二扇櫺格方正欄界宛
然若可開闔狀想太古仙人偶爾弄此狡獪亦大費鬼工鏤鑿矣
不日見此安信天壤閒有此奇也昨遊記未之及書此奉聞

旬餘芒屨竹杖只領略南康半面耳九江之緣畱待異日譬如人
讀異書不欲其遽盡也

答閻百詩

以下續入

使者齎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于僕真有痴之者耶長夏邨居養
疴筆墨都廢入秋始能脫橐竊計尊公先生壽辰佳文充棟海內
能言之士大略在是矣以拙文廁其閒寥寥未稱椰子厚有云太
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植梨橘柚

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或有篤好之者先生儻亦以
僕文備小蟲水草之末品可乎山公于僕文頗有癖者所謂蜚吻
裂鼻縮舌澀齒而不厭者僕亦不解其故然山公文卓犖有奇氣
殊勝僕也儼鄉黃敎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
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率復不盡觀縷
與金生四首

僕往在京師客王少詹所常與馮圃芝共事圃芝喜罵人僕戲改
劉公榮語規之曰勝圃芝者不可罵不如圃芝者不必罵是圃芝
輩者又不當罵少詹歎息以爲名言近來少年喜詆訶前輩以立
名名未必成先自陷輕薄願足下勿蹈之也爲足下作詩序已脫
橐序中盛有推許意冀足下終不負此語耳

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某君近之足下乃輕漏僕論
文語邪僕行且捫舌矣

昨見足下抨擊袁中郎文甚當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臨川

濫觴公安汎委而倒瀾于陳仲醕王季重諸君僕戲謂此文章家
清客陪堂也廣座中忽發一趣語亦足令貴客解頤然人品掃地
矣近日吳中某公亦近此種其集方盛行于世天壤寥寥求一索
解人不易得安能禁某公之不傳邪

僕學詩垂三十年漢魏三唐至宋元明人詩妙所不觀亦妙所不
好獨不喜多看晚唐詩晚唐自昌黎外惟許渾杜牧李商隱三數
家差錚錚耳餘子專攻近體就近體又僅僅求工句字間尺幅窘
苦不堪世界儘空闊何苦從鼠穴蝸角中作生活計邪然此語亦
足令時賢側目足下于僕有昌歎之嗜偶一及之勿爲外人道也
客登州與人

某見登州父老云五六十年前海市見往往具城郭樓觀人物之
狀有騎者走者負擔者持蓋者肩相摩者大約如行煙靄中近數
十年來但有城郭樓觀絕無人物某初不之信比來偶得見之果
然豈海外幻景亦復隨人代升降邪足下博物君子也書此以發

一笑

與登州雷守

昨登蓬萊閣因拜蘇文忠祠下慨然念登自置州以來歷千餘年
守茲土者不下數百人其閒姓氏不傳者何限子瞻守登僅五日
耳而畏壘之祝至今不衰信地以人重邪然子瞻之足重者其氣
節矯然百折不回不僅以文章也空祠主守乏人像稍剝落又居
人牧豕其旁此賢有司責也執事能一留意否
與楊餘干二首

嶺南風景大異所聞當道以遊客爲厲禁某初到番禺幾無投足
之所覓得城北一小菴支折足鐫與老僧相對過日耳田水月所
云譬如掘礦命薄者偏當空處也呵呵然亦有少幸今歲荔枝大
熟筐籠盈市十錢可得百枚品之最佳者名貢支黑葉貢支歲以
充貢得名黑葉核小而圓味極甜每日市五百枚與兩僕分噉往
往至飽此樂得未曾有某上韻灘得句云觸熱炎州君莫訝扁舟

自愛荔枝來遂成詩讖半月後荔枝行盡便當買舟出峽也知足
下念我聊以相聞會面不遠毒暑萬萬珍攝

過英德舟行峽中峭壁插天滄江曲曲壁陡削作大斧劈皴都無
寸土樹生石罅枝葉皆倒垂根橫走石上或丈餘或三四尺蜿蜒
如蛇虺也奇絕真令人應接不暇往返得古近體詩五章錄去想
發一笑也

與彭子

古文辭一道曩學秦漢流而爲僞秦漢近日學八家又流而爲僞
八家變症雖殊病源則一總是文無根柢從古人面目上尋討耳
究之秦漢八家何所不可某近作李忠文傳頗有關係八大山人
傳描寫近真直未知視古人誰如故亟欲令足下見耳八大山人
傳恐貴鄉諸君未免有所雌黃所謂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也要可爲知者道耳

與澹雪道人二首

坐到汝堂啜茗看書畫便閒卻一日又得與澹公訂方外交更大
快也連日送別敝鄉親友懷抱作惡不可言昨小暇兼之微涼成
北蘭記遊詩六首某欲鐫一墨刻實仿舫壁閒令可櫺榻應好事
者之求索亦異日山中一段公案也蒸暑惟爲眾自重

雨後乍涼嵐翠如新沐飯罷過北蘭坐列岫亭飽看西山秋色也
卽見不翾縷

答澹雪道人

侍者來辱書伏承法體清佳損貺豆豉乳腐法醬具領到寒江穩
流布帆無恙日日享桑蒲供不大折清福耶慚愧慚愧相見杳未
有期千萬保練

與人

東軒木香二丈餘老籐擎攬檐際極離奇天矯花時霏霏如香雪
特恨其營穴螻螳毅然斧之然尋亦自悔今更欲補種梧桐二株
高丈許者喜易得成陰他樹恐老人不能待也吾丈往虎邱卽買

寄來荷荷

與王似軒邑侯

明公甫下車即屢詢及賤姓名邨居報謁遲遲不加督過賜之優禮感作可知自風雅道衰士既不知自重而長吏亦不重士緇衣之雅音塵寂蔑不意今日得聞登然之音甚幸河凍舟膠策蹇歸草堂發所攜雙忠冊子讀之時積雪初霽寒日慘澹檐冰挂地朔風中人如銳刃覺諸君子忠義激烈之氣颯爽猶生懦夫為之神王僭跋數行錄上溪毛聊當餽歲希為破例呵凍未罄欲吐吳中吏治大約十分精神須以八分用之催科前晤語時亦微及此指適敝鄉耆老有徵糧末議六條雖芻蕘淺見似足仰裨萬一昔潁川劉季陵清高士居鄉閉門掃軌杜密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太守王昱以季陵諷密密曰使明府刑賞得中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某不肖不敢望密而明公之賢乃勝于昱故敢越分僭言區區想照悉也先祠蒙祭舉族沾恩並此鳴謝不一

春候漸融即日起居住勝某以初旬探梅鄧尉山寒花遲遊興索然遂放艇西子湖頭六橋舫展亦爾寥寥惟孤山梅信差蚤不負茲遊耳司馬公疏橐攜舟中校讐畢拙序亦脫橐錄上司馬公為明季關係人物則此序亦為史冊關係文字不可草草希詳加點竄然後發鈔不則徑藏拙也歸舟攜得盆梅泉釀馳送聊佐吟賞適玉峰先生相招入林屋東山為休夏計昔人所稱七十二峰蒼翠貯以三萬六千頃之波濤得日翫之几席亦是奇觀第睽違百餘里無緣屢奉笑言臨紙惘惘

與姜西溟二首

常時夢想縹緲莫釐之勝今到洞庭兩月畏暑未能一遊與足下別六七年每一相思恨不奮飛及咫尺此閒懶于數面天下事大抵如此可發一笑拙文數首馳正晚涼過翁園坐亭子上聽活活泉聲也

不讀唐以後書自是獻吉欺人語耳今人矯之真欲盡屏斥唐以

前詩文束置高閣舉世滔滔良可慨也海內倡鳴古學屈指如足下輩不過數人微足下挽之而誰挽邪某文鄙拙不足道辱推子過當但有愧悚

與王阮亭先生

奉別將十年音塵寂寥回憶寓保安寺街踏月敲門諸君箕坐桐陰下清談竟夕恍然如隔世事清景常有而良會難再念至增惆悵也伏審比來鈞履佳勝望實逾崇唐宋至今千餘年以文章鉅公登台輔者指不一再詘伸本朝得之行自先生始喜慰無量某自丁卯後謝棄舉子業欣然如脫銜屨榮名妄念一切掃除雖婚嫁之累未畢亦聽其自然都不預作計校年五十三卽治一棺名曰息菴自爲之記記今刻旅槩中試一垂覽足知某近狀矣獨文字結習濡染未能焚硯比之候蟲時鳥啾啾啁啁亦若自適初不計聽者之入耳不也旅槩詩文六卷前年刻于豫章篋槩十六卷十年前曾刻百餘頁板皮屋壁中溼朽腐蝕過半近閱詩文亦

多可恨處今冬欲羸加料理將節衣縮食爲之竊念某辱先生忘勢分折輩行而下交者十五年于茲傲帚不得先生一言亦此生大缺陷事曩愚山先生許爲某作序聞已脫槩會其病不及見至今恨之牧仲先生序刻自江右健菴竹垞兩先生爲當代作者亦欲得其一序此外不敢泛泛求索想識此意也戊辰某自嶺南歸道贛右于盛儀部署中見漁洋續集嶺南集二種強攫得之如獲海外瓊瑤今旅槩次卷有舟中讀嶺南集戲題奉簡一詩語雜詼諧聊供索笑中有二語云昌黎足令籍湜僵醉翁或許蘇梅頗可見某向來一瓣香已久屬之新城忍不爲某一言邪敝邑錢子名世其詩文皆咄咄逼人年少未易才也久客都下曾與相見否旅槩一本奉去涉秋縣望大序脫槩緘寄武林家學士處當不浮沈披奉杳然惟冀爲道自重

與吳澹菴通參

作客十餘年南北縱橫八千里遊屐所至知交不爲不夥而相念

慙慙屢形夢寐者尤在先生一人臭味之投某亦不自解其所以想先生亦爾耶比聞台候勝常主眷日隆喜慰無以云喻某契闊八年倏成老醜髭髯大半斑白衰懶倦遊蹤迹亦只在吳越閒獨文字結習如故耳然亦愈遠俗好聊以自娛欲如京邸接席與諸公商訂不朽盛事何可易得耶旅橐刻成知先生篤好奉去三本或有與先生同好者不妨分贈亦勿輕擲與人供僮父覆瓿蠟蓋也會合無期萬萬以時珍攝月日某載拜

題跋

題趙子昂書過秦論後

趙文敏公書過秦論一卷左方有鮮于奉常跋稱其筆力遒媚備極楷則又李瓚盧克柔仇遠姚安道各有題識其真贋姑不論按史稱子昂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余獨怪其以宋室遺裔濡迹于元出處大節不無可訾乃世之稱子昂者喜其書畫之精而忘其人之大節之可訾也其書

畫之見于人間者人爭寶之亦不以其大節之可訾而少貶損也是可感也已雖然書畫精絕如子昂而四百餘年後猶有爲之引繩而批根者士君子之出處可不慎夫

書顏魯公祭濠州刺史墨蹟後

家戒菴學士收藏魯公祭濠州刺史墨蹟疑出宋人臨撫然亦名手也刺史名元孫常山之父子魯公爲世父按史常山與平原同日起兵河北十七郡響應唐之不亡二公力也常山嘗賊不屈至節解斷舌以死初以楊國忠譖不贈官乾元初始贈太子太保諡忠節贈其少子季明弟延誦官五品嗚呼賞不酬功肅宗于忠臣可謂薄矣魯公爲此文時方遭唐旻誣搆貶饒州文中備述存沒哀榮國恩深厚雖被斥逐無幾微見于辭氣非忠誠貫金石能乎哉世傳曹蜍李志書字不減右軍父子顧其人不足傳耳讀魯公文忠君愛國之誠流露行閒千餘年後令人肅然起敬山谷有云我思魯公英氣如對生面良然

跋祝京兆贗卷

凡物醜其中者必飾其外宋人銜燕石于周客也襲以純錦積以文石不如是則燕石之非玉也夫人辨之矣吳閭俗媮薄好爲贗物凡法書名畫金石刻佳者往往亂真此卷祝京兆書狂蹶不入繩墨贗蹟無疑而裝潢極精工可喜所謂飾其外者耶某生藏此三十餘年詢之曰嘻曩吾先人常以高直收之矣嗟乎天下以贗而獲售且高其直者獨一京兆書乎哉

又跋祝京兆卷

今時人家收藏祝京兆狂草皆贗作也顏魯公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入規矩余于京兆亦云以此定祝書真贗百不失

跋蘇東坡墨刻

東坡眞行出入北海平原妙于用肥而不俗臨平原諸帖尤逼真近世墨豬之誚非知書者余嘗論宋人書當推東坡第一且未論

筆法其文章氣節已足跨絕一代山谷云古來以文章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又曰東坡嘗自比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知言哉

題文待詔畫雪景小幅

枯木寒崖短籬竹屋最得黃子久筆意世傳文待詔畫真贗雜揉十不得一此幅蒼秀清遠定爲真蹟無疑三伏日觀此寒氣襲几爽然如赤腳蹋層冰也其上題一絕句字作小行楷正復道媚動人

題半江先生存彙後

半江先生余同宗于六世大父爲族兄弟行譜中所稱永定派也先生名珪字文敬成化己丑進士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一時傳誦因以爲號方官曹郎時負詩名交遊皆知名士李文正西涯過從尤數相見一揖外輒伸紙濡筆指物聯詠窮日夜不倦至衾枕亦著句其上西涯贈行序有云每一過門僕不俟命馬不待勒

青門集卷十一
以爲常蓋紀實也故集中載西涯倡酬聯句最夥承平士大夫文采風流猶可想見先生工書法與張南安弼齊名棊亦居能品草書跌蕩豪放得旭素意真行學東坡晚更出以遒勁先生守嚴州以弘治戊申卒于官距今一百八十八年矣敗紙殘瀋蛛絲煤尾之餘識者猶爭藏弄也康熙甲寅三月上巳日遊寒山趙凡夫丙舍觀千尺雪回舟中剪燭閱半江存橐因題其後
書宋學士集後

潛溪文有根柢故能不規撫史漢歐曾自成杼軸雖其牽率于應酬病穴病俗往往而有要不失爲大家余嘗謂明代名能文章亡慮數十家文之工者不乏正苦根柢淺薄求其貫穿四庫之書而粹然一本于六經不得不推潛溪王弇州文評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猶未免皮相也

跋東林寺碑後

李北海行書岳麓寺雲麾將軍碑最著然剝泐幾不可撫獨此

碑頗完善按開元十三年元宗東巡公方刺陳州獻賦行在稱旨尋爲讐人所誣逮下獄許昌男子孔璋上書訟公冤乞以身代得減死貶欽州遵化尉開元末起歷括淄滑三州刺史是碑書于開元十九年七月猶稱前陳州刺史當是遭貶時也公以天寶六載離禍年已七十距書此碑時年始五十有四故落筆痛快沈著雖用藏鋒法而鉤指迴腕之勢直欲透出紙背唐碑初刻完善者今已絕少可珍藏也

跋朱文恪公誥命後

文恪公當明萬曆中以禮部右侍郎守尚書會戚畹鄭國泰請皇子先冠昏後冊立公疏斥其姦倂無所回避國泰亦爲之斂今全疏已入史傳公之功在國本焯然千古已迨天啟改元召起公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此軸誥尾書天啟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蓋公加太子太保後也考當日與公同在政府者首輔則福清葉文忠公次輔則蒲州

韓公皆君子也時魏奄姦已萌公委蛇二公間隨事補救必多可
觀惜乎公既不欲矜赫赫功而行事之傳于史冊者亦少其明年
公見國是日清遽紱疏請告歸又明年福清蒲州相繼去而奄燄
燎原緹騎四出諸君子後先骨填牢戶而薦紳之禍烈矣嗚呼公
爲元老身不可辱明知志不得行乃潔身引去矜然不肖少汚以
視楊左諸公轍迹雖殊用心則一孟氏所謂易地則皆然也非賢
者能乎哉予懼後世晦公苦心或反藉公爲東林諸君子口實故
略著其說而附氏名于左方云公歷官所得誥命尚多遭亂散佚
曾孫今檢討竹垞先生僅購得此軸裝池而珍襲之則竹垞之賢
亦于此可見

書惲正叔畫冊後

宋人寫生以徐熙爲最黃荃父子次之明沈石田陳道復作水墨
花鳥亦出徐熙雖淺色淡墨殊有深趣近來吾鄉惲壽平正叔工
沒骨寫生不用墨筆鉤勒而渲染生動濃淡淺深間妙極自然亡

論道復卽石田未遠過也嘗與余作折枝海棠山茶梅花水仙及
水藻游儵几十二幅攜行篋中爲有力者攫之而去時時往來胸
次已五六年惲今老矣畫亦漸不易得忽見此頁頓還舊觀
書徐文長集後

徐文長尺牘題跋極有簡韻得蘇黃小品之遺譬如山松溪毛偶
一噉之牙頰間爽然有世外味他文亦未稱是也

青門麓稟卷十一

青門麓稟卷十二

前集

武進邵長蘅子湘

墓誌銘

仲父靜谷府君墓誌銘

嗚呼自仲父府君之亡吾父兄弟行盡矣即吾兄弟行同會主父以下者僅九人而五年之中哭其死而臨視其封窆者蓋三人矣三人者年皆不及五十嗚呼悲夫非獨骨肉彫喪常痛于心而壽命之奄忽人事之不可測如此可哀也已然則于仲父之葬也奚忍不銘府君姓邵氏諱文煒字光甫別自號靜谷于始祖康節公為廿一世孫于王父守泉府君為次子于先考鄉飲君為後母弟府君偉而髯儉約善治生其少壯時遭坎壈折辱者屢矣然屬有天幸事輒解不至重困明崇禎間流寇蹂躪中原歲連稔三輔飢至人相食會府君有糧役當詣京師至武城有封肉而鬻于市者則人股也府君大駭以役任其僕獨脫身歸後以賦入不中程逮繫郡獄鉤補幾碎家會赦得免國初義興山中多寇大軍數往來

其地遊騎分鈔村落府君被執同執數人皆遇害次及府君帥奇其狀貌釋之有讐家子殺人事連府君守貪欲文致以法太史楊公靜山聞之曰邵翁長者奈何枉法使爲善者懼耶爲白其冤事得已府君故用織嗇起家雖屢挫然意氣愈奮益市田宅燬屋室竟以貲雄于鄉又延名師日督課其子束修醢醴之需歲損百十金無所恡此不足覘府君志耶府君少剛果負氣晚年嘔噎更與人爲和既授產任子孫敕斷家事無所與獨好京房焦氏卜筮諸書稍稍驗其占多中乃更喜爲人占亦時構小詩自娛闢舍傍圃一畝雜植竹木花果日曳杖逍遙其中當風日佳時府君則攜壺踞石陶然徑醉醉則諸孫爭扶曳之時時袖糗糲藜棗栗之屬委之地諸孫競拾取或至顛踣以爲笑樂里中見者嘖嘖稱全福人府君萬曆丁未八月初一生康熙壬子二月廿一卒年六十有六配蔣孺人萬曆戊申六月廿一生康熙乙卯二月十一卒年六十有八子男三長謨次訓皆諸生次誥女二長適卞蚤卒次適某

孫男九人先是府君年五十卽自治棺槨凡衾襚斂舍之物無不豫獨葬地屢卜之不吉乃不竟卜其卒也浮厝馬尚河先塋後四年會蔣孺人喪諸子遽營地合葬葬而月有亡賴子來爭其地邀重購會青烏家言亦曰不吉諸子更遷厝先塋傍後一年長子文學君卒曩余有兄弟之喪三人者君其一也皆曰浮厝不利其家乃營今地以康熙丙辰十二月某日奉府君孺人合文學君附左今地在屠干蕩南嗚呼府君之沒也更五年棺三徙而卒與其子同窆于此事之有待于後人者其果可恃耶抑是亦有數耶銘曰孰屯其逢孰亨其終孰艱其封粵以子從安茲幽宮厥後其豐管奇玉墓誌銘

余友奇玉姓管氏邑諸生卒時年僅三十有二曾大父諱某大父諱紹寧賜進士第三人歷官禮部侍郎父諱鉉舉孝廉管氏世家毗陵之華渡自其大父貴顯徙居郡城而支族猶居華渡故仍號華渡管氏奇玉名家子故饒于賞好園池竹石之勝其所與交多

青門齋集卷十二
一時知名士數餽俎銜杯翩翩佳公子也亦工書喜作畫爲山水木石皆有致順治辛丑余館其家奇玉方構所爲梅花書屋一樹一石皆手自灌植結構不以爲勞同邑龔仲震董文友諸文士數往來其家每一過從脫帽酣飲談調歌呼竟日夜不厭余時在座客中年最少然飲不能盡一升酒半輒亡去往往自引匿每至丙夜僮侍廝役縱橫頭觸屏風睡而奇玉獨追陪無倦色其好客如此其後余以飢驅客遊燕齊奇玉方應舉子試連困于有司蹤迹不復合并奇玉死余哭之津門邸中康熙己酉奇玉長子從余授經余復館其家周視曩所爲梅花書屋亭榭欄楯宛宛如舊第石若益而古樹若益而婆娑北軒鉅竹千箇益擎攫迸雲因而屈指曩時交遊或死或老且衰者亦已過半蓋俛仰十年閒而余于管氏已閱兩世矣奇玉外若跌宕而中刻苦憤家世中隕思以功名自奮四舉于鄉不售坐是邑邑致疾卒之前兩月猶買扁舟獨遊茗雪閒放浪山水當亦有侘傺亡聊之感邪奇玉諱滋琪卒以

康熙三年某月日娶楊氏前殿撰靜山公女子男子五長聖植國學生從余授經者也次孝植次仁植次某某幼女子二皆未嫁將以是年某月日葬聖植泣而請曰先生知先子深惟先生銘之銘曰
玉則碎而售者珉材則戕而壽者樗噫噫吁命也夫

故文學卞君墓誌銘

君諱煥文字孕靈弱冠補郡諸生有聲甲申之變聞烈皇帝死國意忽忽不欲生一日盡裂其儒衣冠焚之君狀貌魁梧性嗜飲既絕意舉子業愈以酒自豪然好議論亦喜譚兵閒召客岸幘高譚連日夜目光睽睽音吐如洪鐘燭見跋不甯休親知多目以爲迂君顧益喜自負順治己亥六月海孽內訌攻陷京口因闕金陵人情恇擾荷擔立君笑曰寇不久退矣夫采石爲金陵上游門戶兵法所必爭王濬自武昌順流指建業韓擒虎濟橫江所謂拊其背而扼其吭也寇不知出此懸孤軍深入久頓堅城之下其眾必疲

金陵之甲搏其前吳淞之水犀蹴其後腹背不支必走矣後果敗遁去君持論往往奇中多此類也君嘗覽晉史謂陶潛非沈冥麴蘖者蓋子房自以五世相韓韓滅脫身結客冀報韓淵明欲爲子房所爲而力不能乃不得已託于酒故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本色千古知淵明者朱子耳又謂阮籍有用世志沈醉非其本懷廣武之歎胸中大有塊壘意蓋自寓云君旣自廢棄則益好劇飲頽然自放每親交過逢談噱酣呼窮曠旭不倦醉則往往索飲悲歌泣下人莫測其所以然噫嘻君一逢掖子非有宗社民生之戚而其磊落無聊之氣若鬱淳不可解者乃一泄于酒以晦其迹而終其身居常仰天歎曰古有夷齊爲餓夫我今爲醉夫噫嘻志可悲已卒以康熙庚戌九月距其生萬曆乙卯享年五十又六君性慤直與人言輒面折人過然亦以是嫉于人未卒前一月睚眦君者誣伯子以殺人訟于官邑令張公廉知其冤狀得不坐未幾遭疾卒悲夫君姓卞氏按狀系出晉忠貞公壺後靖康間諱長卿

者扈蹕南渡官兵部尚書賜葬毗陵勝西里子孫因家勝西二十傳爲考益愚翁諱某隱德不仕妣周孺人配錢氏先君若干年卒生四男子二女子四孫男子先是益愚翁舉四子君與伯兄孺人出叔季皆庶出翁歿遺產值數千金或謂君割產不當並它姬子君曰子詎有嫡庶耶卒均分之孺人亡事庶母陳極恭謹力捐若干金修大宗祠以歲時合族舉祀事是皆可書者君沒之三年諸孤將以某月日窆某所其甥陳篋自爲狀來請余銘請至六七不倦陳篋文士有氣節其言信銘曰

君果奚憤逃麴蘖知君者誰潛與籍我銘君藏不可泐
亡兒士駮壙誌銘

邵子行于舍北之墟荆榛蔓翳狐兔驚馳邵子于是仰天歎歔泣下沾裾曰嗚呼噫嘻此吾亡兒之壙也不銘之疇知吾亡兒之壙也邵子旣歸于是復仰天歎歔泣下沾裾曰嗚呼噫嘻吾忍銘吾亡兒之壙也亡兒名士駮乳名和尚幼慧稍執筆學爲文卽有思

致喜誦余詩識大意余常作元日試筆示驟兒詩曰雨聲連隔歲
 寒色掩柴荆濁酒呼兒子新年覺長成問知桃板字漸覓粟黎輕
 占候聞野老今朝喜晚晴兒讀之舉問粟黎句余為誦淵明責子
 詩欣然曰大人幸勗兒似勝陶家諸兒矣余喜引滿至醉時庚
 戌元日也距死之日僅十八日耳痛哉兒性純孝曩余連遭二喪
 家益落飢驅燕楚間余妻居不能治飯即日治糜耳然猶雜馬藍
 藜菟手飪之兒自塾歸刺澀不能下咽輒依依含淚去然稍甘輒
 固以讓母不自食也今饘粥麤給而兒死矣余妻之腹悲者在此
 每與余語中夜絮泣達曙痛哉痛哉死之前三日出枕上柜枚果
 餌分餉幼妹乳媪及家人兒殆徧比死呼爺不絕口者兩晝夜
 痛哉痛哉兒生于順治己亥十二月二十八日痘殤于康熙庚戌
 正月十八日僅十二歲瘞于舍北百餘步未成葬也塚傍故有棠
 梨樹一株蓋百餘年物云兒白皙眉目疏秀法不當天然竟天命
 也夫銘曰

夢而見汝牽袂以嬉覺悲其死涕泗交頤父號母吽淚竭血垂汝
 知邪其不知邪

墓表

前明徵仕郎河南都司經歷賀公墓表

當明季崇禎時流寇之禍癰秦蔓延楚屠斬黃赭鄭襄喋血宛雒
 而會賀公以明經再遷為河南鄭州丞乙亥元旦寇數千將薄鄭
 鄭故土城又庫守膺不任事而故事歲賀正于大府例遣丞行
 或謂公曰賊張甚公無守土責且以謁正往誰尼公者公正色曰
 鄭州介滎陽成皋為大梁西蔽賊不敢踰鄭而中于大梁者懼鄭
 躡其後也吾去則無鄭無鄭則無大梁必死守鄭明日方聚眾畫
 城守謀訛言賊燬西門入一城皆奔公立呼謀杖之按劍坐城上
 曰敢出城一步者斬久之乃定賊至則斂甲登陴而宣言請兵幕
 府俄發礮碎其二賊賊稍解分鈔窈近時郡兵實不滿三百人公
 夜驅市人婦女悉乘城人植一幟旦日望陴上五采旛幟環城再

而四面吹角鳴鼓效京營兵城中益擊銅應之賊疑禁兵援至因共駭散臺使者疏公守鄭功當峻擢而明季資格士繇科貢起家卽自樹立亡有推轂至公卿亡論公卿亦少有至牧守二千石者公以故僅遷省都司經歷尋攝項城令項爲賊巢不耕者五年賊環城而壘左右掾史以下皆賊耳目公至延見父老爲檄檄諸砦曰吾知汝曹皆良民鋌而走險方春耕時急復業自謀生不則大兵至者族矣又日設糜四門食飢者而以閒築營堡嚴保甲儲器練卒項始有固志先是邑黃冠劉仲堯田仲賢皆勇士以俠敗繫獄公出之署團練總屢擊賊詣縣上首級公自持卮酒迎勞曰壯士不當如是邪後與賊遇仲堯從數騎赴賊墮伏中力戰被槍死仲賢殿而免公爲文祭之哭極哀吏士感激泣下姚金者故劇盜也以驍勇聞被獲公呼諭曰汝當死然死盜不義吾活汝金叩頭感泣公授以朱玉高霄名曰縛此自贖朱玉者亦劇盜乘一騾日蹕四百里部曲千人金計是獨可智取耳一日偵玉從數騎袴褶

佩雙刀飲某所金呼兩壯士從突入就席擊殺玉解其佩刀去高霄者項大俠家藏匿亡命惡少年百餘人日椎埋剽斂縣中金獨身入其巢乘霄出袖鐵椎椎霄什地縛之歸自是賊黨解散不敢入項城界然公竟病劇遂不起以丁丑五月卒于署公歿之明年項城陷又六年而神京淪沒嗚呼當是時郡縣吏苟盡捍賊如公則縣寇不及州州寇不及省何至以賊遺君父不然或破資格以一面寄公虞謂皇甫嵩之功詎足道哉而乃位不竟用齎志以沒悲夫悲夫公姓賀諱懋廉字貞叔別號瞻雲世居丹陽蔣墅配于孺人生三子燕徵龍徵麒徵後三十餘年麒徵持辭先生案誌及自所爲狀來再拜請曰孤不孝以丁未九月某日改葬公荆城祖塋而墓石未立敢請某謝不獲則爲表其大者如此初公守鄭時于孺人亦在圍中公入語孺人吾死是土矣女其行也孺人曰城全不必去城破義不當去君命視城吾命視君嗟乎冠進賢膺城社號稱丈夫者遇有難鼠竄喙伏者比比也視孺人有愧色矣是

于法得附書

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駱公墓表

公諱鍾麟字挺生別號漣浦姓駱氏世爲浙之臨安人順治丙戌浙江鄉試丁亥進士副榜例授安吉州學正歷階文林郎奉政大夫中憲大夫歷官整屋知縣北城兵馬司指揮西安府同知常州府知府治常二年以憂歸後五年卒其卒以康熙十五年享年五十又三常爲東南大郡繇賦重科條繁瑣吏得因緣爲姦故皆窟穴蠶食其中前守屢以賦入不中程或罷或貶秩去公至則櫛蠹決癰立法鉤校夙弊一除屬邑漕羨三千金例以遺守公曰吾利若金是甘漕弁餌而令卒益魚肉吾民也矢于城隍神峻卻之弁亦斂不敢他有要索月朔數延見郡長老聚子弟申講鄉約爲陳孝友媯睦之道民有爭訟後悔願和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或以睚眦相告訐輒引至前反覆開導往往感激叩頭去庚戌郡被水流民尤飢公減俸出粟賑之不足則勸輸巨室富人籍民之

飢不能自食以口計者若干籍粟以石計者若干城內外受粟之地若干所任其事者百石吏以下若干人病則令視醫藥死則治斂埋自正月盡五月止全活以萬數其立法纖悉後可施行明年夏又旱公葛衣草屨步禱二十日不雨則詣郡獄露禱日食糲飯一盂菜一匕就獄中引見屬吏耆老具道太守以不德致蓄累吾民痛自刻責言與涕俱尋遭太夫人喪民號哭請畱者數千人公亦哭舉手曰敬謝父老使某爲不孝子卽何面目立吏民上會督撫亦以格于例不果畱公性和易愛民好教化其治寬嚴互用務愜民情有所案治持重不輕發發卽勢豪居閒爲請終不能奪然廉平不苛所至有惠愛聲其令整屋俗多錮婢女至老無適對匹公下令禁止渭水決壞城郭廬舍公齋沐臨禱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常攝興平令興平豪右分四門爲部黨健鬪訟持吏短長前令不能制公廉得其主名收按致法姦黨散落北城兵馬司于京兆尤劇號難理公治有聲有喇麻僧與其徒爲姦利公按治之

無所回避西安俗僥悍多盜公捕十餘人笞而釋之令歸曉其黨具陳禍福餘悉解散或竄入傍郡界中訖公任西安無盜公厯官二十餘年其治有名蹟多類此先是公令蓋屋時故師事李徵君顯顯字中孚卽其縣人學者所稱二曲先生也守常之明年迎致顯作興延陵書院率薦紳諸生講學其中躬北面執弟子禮論者多之比之歐陽太守云歐陽名東鳳明萬厯閒守常州闢龍城書院故址祀郡先賢延師儒親爲諸生執經講問一時稱盛事更七十年而後公繼之蓋吏不尚教化久矣國家自蜀閩用兵以來東南賦斂日急又時時有大繇役州縣吏競毛舉東溼尚刻急取一切治辦者號爲能吏其不肖者則芴緣侵漁征一取十蓋距公之治常四五年閒吏治一變有講休養教化于是時者溺其職矣卽常之父老亦以爲本朝三十餘年郡更十餘守求治行如公者指不數屈嗚呼循吏之難得如此幸而得之又不獲竟其施有識之士所爲慨慕而歎息也曾祖諱某官三山丞祖諱某宣府把總考

諱際明邑諸生以公貴封如其官子嘉泰嘉豫嘉觀皆諸生公卒後一年嘉泰狀公行事介蘅之族兄贊來請表其墓蘅少賤不敢當固辭贊曰泰之請也誠蘅其文之足不朽公者不以名位將乞銘于寧都魏禧禧亦布衣士子幸許之蘅曰諾乃表其大者俾揭于墓之原

禮科都給事中素洲梁公墓表

代莊詹菴宮庶

公諱維本字立甫姓梁氏世爲眞定人祖諱夢龍前明萬厯閒官吏部尚書稱名臣父忠以蔭授錦衣衛千戶公弱冠補弟子員天啟辛酉舉于鄉屢試禮部不第順治元年世祖章皇帝詔求賢才公以吏部尚書劉公薦召試內院稱旨除中書舍人尋遷禮科給事中時天下初定一切制度草創左右勳舊大臣多以戰功顯經筵日講諸大典未遑舉行公首抗疏略曰皇上隆堯舜之姿躬岐嶷之美臣材識駑下無能仰裨高厚竊計今日所以助成聖德者莫急于經筵伏願皇上延見碩輔親禮儒臣畱神經史之

學讀漢書習漢字奏章不藉翻譯大臣面陳幾務通上下之情防
壅閉之漸羣下獲望盛德休光天下幸甚況 皇上說學則滿洲
蒙古大臣莫不說學其裨益尤大疏入 上嘉納之而前明經筵
故事先期禮部擇吉日以聞是日內侍陳講座勳臣駙馬陳侍衛
夾陛皇帝出御殿鴻臚引知經筵侍班講讀臣北面載拜以次上
殿東西鄉立御史給事中各一人東西立北鄉鴻臚贊進講翰林
進講臣二人出班北鄉立展書臣二人進立銅鶴下東西鄉鴻臚
贊拜已展書臣跪展書講臣進講已命賜酒食以次下殿北面載
拜出議者以爲禮儀繁縟故議久未行公復抗疏曰 皇上幸採
臣言將肇舉曠典甚盛事也臣愚以爲時有質文禮有損益況體
貌過盛厭怠易生 聖躬有臨蒞之勞臣下無由盡納牖之益進
講儀宜從簡易期可行于今者故 世祖親政開經筵興禮樂妙
選侍從文學儒臣皆公疏啟之也公美鬢髯長身白皙居家孝友
和易鄉里稱長者及爲諫官數慷慨言事疏請明職掌議遷除興

水利皆關國家大計四年遷刑科右給事中禮部試天下士以公
爲同考試官出公門下者十有六人五年遷戶科左給事中又遷
禮科都給事中公前後歷官未嘗出諫省益侃侃發舒無所迴避
條上封事以十數上多從其言七年以疾卒于京邸初公居鄉喜
施予歲飢生子女多棄不舉者公設法勸收所存活甚眾次子宏
明季掌北鎮撫獄公手書赦宏宜爲國家培元氣毋訶伺鉤距以
人命易功名宏多所平反闖賊入都徇節死之子八人清寬清標
尤知名皆由翰林官尚書今方爲時名臣功名宜載國史其它子
姓生卒月日具詳前禮部尚書弘文院學士王公鐸誌銘中嗚呼
某子公爲門下士曩十六人者某其一也距公沒二十有七年爲
今上康熙之十五年某蒙恩復用道出真定獲拜公墓下泫然
久之嗚呼公立朝表表大節固亡待某小子之言某小子眷念師
恩庶幾得繫名墓道之石以慰余思焉墓在真定之某原

青門麓稟卷十二

青門麓稟卷十三

前集

武進邵長蘅子湘

碑

重建吳城張令公廟碑

豫章以東導江二百里而近其衝曰吳城其險曰彭蠡吳城雖下鎮然地四達瀕湖凡吳越之綺縠織文閩之丹漆番禺之象犀玳瑁及蠶蕘竹木銅鐵罌甌之貨畢道于是民陳椽其閒鱗比然士大夫過者舳艫往來交錯其疆而湖之浸三百里脫遇波濤洶欵破戢艣飽蛟鼉往往而有先是吳城故有廟祀唐張公巡俗呼張令公廟相傳明太祖與偽漢陳友諒大搏戰彭蠡湖公陰劓賊鋒明旣翦漢加封公巡湖威烈王卽其地置廟云神職在湖故靈異最著舟楫之往者詣廟搏顙乞靈然後敢入其至者歡然脫險必維舟進禮廟下每旦扉始闢幄煙若霧列炬若星剗牲黹幣巫覡歌舞迄無虛晷嗚呼豈神意使然哉康熙九年某月燬于火吳城民亟謀所以新之僉請命于中丞某公公首捐金若干兩屬吏承

之士民佐之杞梓楸楠之材十尋以上者浮江而下匠氏引斤圻人操鋸陶甃礱石輻輳捆集丹堊有耀薨密礮齊計始事至訖工僅閱歲鉅麗踰舊觀四方之刲牲難幣者滋進益虔是歲也年穀順成湖波不揚民大和會蓋某公來撫江右幾十稔寬繇役釋逋負贍饑饉厚禮賢士大夫及是舉應時與事理民祀神胥罔怨恫功德可頌也已廟傍故有雙忠祠並祀許遠亦重建謹按公徇節始末具垂國史廟之創建月日別有記皆不書吳城民請勒辭廟石而繫以頌頌曰

吳山之墟彭蠡之澣有廟截業惟歲淹茂祝融災之迺燎迺熬鬻匪神災實惟人咎岷庶震懾奔走呼號請命撫公公曰余感易燼而新杞梓楸楠甄璧金石不待教令徵發期會咸競趨役彭蠡之澣吳山之墟新廟孔閑閑屹屹神告妥侑岷益祇虔安瀾祥飗蜃伏鱷徒蛟龍蜿蜒新廟既建神人具依蒸徒忭焉吳山之墟彭蠡之澣於萬斯年

東甌湯襄武王祠碑

世祖既平江南統一區夏首釐定祀典詔曰祀有舉無廢凡前代帝王祠廟其悉領于有司爲歲事曲加禮以稱朕意于是常州故有東甌湯襄武王祠得不廢有司歲以春秋奉一少牢祀越若干年其裔孫某請辭饗之牲石禮也謹按王姓湯氏名和世居鳳陽東湖里明太祖起滁陽王甥館王以千戶從攻洪山寨拔之從攻滁州先登授管軍總管從攻下和州陳也先寇和州王與諸將擊走之從渡江下太平陳也先寇太平王與諸將破之鹵也先攻溧水句容先登從攻金陵拔之太祖爲吳公王以統兵元帥會徐達下鎮江攻金壇富莊以南取之以同僉樞密院事攻常州克其城太祖命守常州填撫之僞吳張士誠軍寇常州戰陷陣鹵甲士三百再戰鹵甲士千舟千艘馬百匹其後會徐達攻無錫擊士誠軍陽山下轉擊別將莫天佑鹵其妻子還拜中書左丞僞吳丞相張士信圍長興王會常遇春擊破之劇盜姚大膽反豫章王擊斬之

豫章還復守常州太祖進位吳王丁未吳元年王以中書平章會
徐達常遇春攻姑蘇鹵張士誠因東擊降方國珍吳越悉平戊申
吳王卽皇帝位改元洪武王以御史大夫略定閩粵諸郡縣還報
九月從幸汴梁二年從中山王徐達平關隴三年又從襲擴廓帖
木兒西北取寧夏東下大同宣府九月還京師論功賜爵中山侯
食祿一千五百石四年詔偕德慶侯廖永忠擊蜀王明昇降之五
年詔偕中山王北伐窮追至和林還八年又北伐追伯顏帖木兒
獲馬牛羊亡算十年進爵信國公食祿三千石世世剖符不絕二
十八年王薨于里第追封東甌王賜諡襄武王起千夫長至爵上
公凡九遷在軍中凡二十五年大小百戰凡下三國定郡縣百餘
其填常州凡十年王填常最久故王功在常最著先是常州故城
周四十里地甌脫難守屢破于敵王至斂東南西之外郭築之圍
廣十里而隘臺隍峻浚樓堞蔽虧屹然巨鎮矣洎王以老乞骸骨
歸上曰日本蕞爾小彝跳梁海上卿雖老彊爲朕行視要害築城

增戍以固朕圉王奉詔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守之是皆
王功于東南之大者閒攷史籍漢唐以來功臣莫不勒勳旂常配
享太廟至于故所立功之地往往廟食以酬忠勞然當代崇之易
姓則已王之祠于常簷牙如故俎豆不祧固王之豐功偉烈足自
永于茲土而本朝酬庸報功之典不以先代之臣有所貶損是
高出漢唐也已祠在常州城東隅祠右故有關帝廟相傳卽王將
臺遺址祠之建在明崇禎十六年裔孫某捐千金成之頌曰
王起濠梁眞人之鄉六合晦暝雲蒸龍從遂平金陵略定南邦
高牙大纛王填于常王之未來豨突狙駭王來填常息及牛馬稼
穡豐殖椽肆列賈寇逸宵馳野無驚者於惟王功殫越踣閩威燁
颯行蠻蜚諫順孰如填常驩欣席衽於惟王功劄秦劇蜀關隴幽
冀遠近讐服孰如填常桑麻餽粥作城龐龐是惟王功垂四百禩
深洳崇墉作廟奕奕以酬王烈朱犀獸鑲冕旒赤舄鼎易弗革
皇帝之德豐碑巍峨永垂金石

毗陵關帝廟新建三義閣碑

生為萬人敵沒而以靈為神求之史冊往往而有若廟祀徧天下
幾與素王之宮社稷句龍棄之壇墠埒自王公大人下迨傭販賤
隸以至武夫悍卒殊域徼外之人莫不搏頰乞靈恐後其威神英
爽有以奔走一世而不知其所以然互千五六百年間惟帝一人
而已毗陵廟祀帝始于明嘉靖三十五年時倭寇蹂躪內地王師
討之過常州軍中若見帝靈響師大捷于是督師者檄有司立廟
于常語具邑人唐中丞順之所為廟碑按史帝初諡壯繆以侯禮
葬宋大觀初加封武安王明萬曆間封伏魔大帝天啟間始詔中
外凡祝冊廟額皆以次秩帝號而碑猶稱侯仍其舊也先是廟當
郡城巽隅巋然一突相傳湯信國將臺遺址顧前崇後庫形家言
以為不稱入本朝故大學士呂公宮前殿撰楊公廷鑑各倡捐
若干金構傑閣于殿後閣凡五楹址崇及仞閣崇三倍址廣可布
十筵深不及廣三之一經始順治己亥十一月至庚子十二月訖

工費白金一千二百兩有奇道紀陸序奎實董其役既成並祀漢
昭烈張桓侯于閣而名曰三義州人歲時奔走祀事或疑昭烈桓
侯身未嘗至吳又非有功德于吳民于祀典為不經此拘儒之論
也史稱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
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蓋當日異姓兄弟之好如是桓侯即亡論
帝從昭烈于崎嶇顛沛羈囚奔竄之餘不為威怵不為利疚閒關
百折而卒歸故主帝之心詎能一日忘昭烈哉今夫幽明一理也
生而誓以肝膽死生之信北面而事之歿而漠然等之途人帝在
天之神當亦有惄然不安者然則閣之建所以益安帝靈而為吳
民邀福于帝甚鉅閣成二十年序奎之徒曰褚真一始乞余文記
閣成月日與其師之姓名余嘉真一能不忘其師之成勞而又以
慨夫呂楊二公能捐數百金為人士倡而獨未暇礪片石以垂後
良為闕典遂不辭而碑之且為詩三章以享神其辭曰
童童車蓋樓桑村玉璽騰漢火井燃大耳公是隆準孫武擔山南

踐至尊千五百年靈爽存重檐畫拱高截雲神來格思羽葆駢赤
螭駢駕雲旛翻春蘭秋桂永弗諼修筵廣室神孔安 右享昭烈
帝功赫濯神在天上爲日星下嶽川鬼工七日創玉泉赤驥蹴踏
鹽池寒豐碑穹祠窮遐垠孰如茲閣傑且安巽隅嶙峋古將壇赤
鈴絳節紛麾旛俎豆一堂弟與弟千秋萬禩福吳民 右享帝君
燕頷虎頰獫于龍起噓炎燼扶桑紅橫矛瞋目長阪東闕如虓虎
氣薄虹操鬼愕眙避厥鋒釋顏走郤惟侯功生萬人敵歿猶雄幽
明一體肸蠁同有閣截業神所宮出入肅肅飄回風 右享桓侯
屠王神碑

社之祀歷周秦至今垂三千年世載祀典蓋大社國社而下自二
千五百家以至二十五家通得置社周禮州長以歲時祭州社則
屬民而讀法是二千五百家社也左傳昭二十五年齊侯置千社
于魯哀十五年齊人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杜
氏注二十五家社也今里社之置徧天下其神多有姓氏爵號如

史所稱樂公社之類又其祀屋而不壇其神搏土斲木而不立石
主此其與古異也夫社所以神地道地隕然耳必有神以主之其
諸古句龍配社棄配稷之遺意與夫既有神焉則去壇而爲屋改
石主而肖像亦勢然也吾章湟里之有社其來頗久相傳神姓屠
氏其像冕七旒青玉爲珠服七章赤舄執珪而其號爲王故老相
沿蓋莫知所自始云余竊疑王爵尊不當下爲里社小神或曰周
里二十五家漢一里百家今吾里廣袤視古黨鄙而倍戶千餘口
率四倍戶其地大則其神宜尊或曰漢制徹侯功大者食縣小者
食鄉亭冕服數皆用七豈神生嘗封侯而史失其名邪其旣歿而
爲神而民之尸祝之者乃相與奉之以王稱邪是皆未可知余聞
考邑志載陳司徒神事神卽毗陵人諱杲仁仕隋爲司徒以不從
沈法興之亂遇害數著靈異爲鄉里捍患禦災唐宋以來累封忠
佑武烈大帝明太祖改稱陳司徒之神爲郡八祀之一然吾邑往
往祀之爲社神夫帝之尊無上卽司徒亦古三公官也乃下主里

社之祀蓋所為爵崇而職卑者然則屠王之廟食于茲社也固宜
 社故在慈雲菴右稼穡必祈水旱疾疫必禱有疑必占所嚮神輒
 響應故里人世世奉神祀廟歷數百年不廢入本朝稍拓而大
 之顧前此碑記闕焉長蘅里人也實託處宇下為文以垂久遠非
 長蘅責而誰又按祀典社祭一歲有三月令仲春命民社春祈穀
 也孟冬大割祀于公社冬報也小雅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
 方鄭箋曰秋祭報其功也祭皆得用樂舞乃為樂章三章令巫祝
 歌之其辭曰

天桃兮始華麥青青兮坡坨巫覡兮會舞士女集兮婆娑神之降
 兮偃蹇導雲旗兮風衙衙冕七旒兮琳璆龍袞連蜷兮孔華曼衍
 雜遝百戲羅笙笛簫鼓鏘鳴和盛長兮黍稌福我民兮無札瘥

右春祈

甫田兮登成滿篝車兮穰穰稭稌露溢兮如坻如京豬鷺鳴雞兮
 肥稻與梁吹籥兮擊鼓索百鬼兮迪嘗潔犧羊兮粢明嗽冪勺兮

實瑤漿噍雁兮南翔楓丹兮菊芳神欣欣兮樂康 右秋祭
 玄冥駕兮迫冬節冰峨峨兮飛雪謹蓋臧兮百室祀天田兮龍左
 角童子合舞兮十六初芟除次耕耨兮驅爵刈穫春簸兮象田作
 祈來年兮似續我黍兮我稷互終古兮無極 右冬報
 明中奉大夫正治卿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誠齋管公

神道碑銘

明文皇帝起藩邸喋血京師剗刃骨月一時士大夫膏鈇鋌覆九
 族者肩項相望甚者刳其皮實以束橐而縣之嗚呼上下史籍自
 漢迄元一千五百八十年間忠臣誅屠之酷于是為極後二百四
 十餘年會崇禎甲申之變南都擁立禮部右侍郎守尚書管公紹
 寧疏曰臣伏見給事中臣李清疏請賜建文諸臣諡皇上幸下其
 章令臣分別與卹諡甚渥惠也臣紹寧昧死言諸臣生當高皇帝
 時栽培休養元氣磅礴適遭屯厄忠憤之氣蠶擁颯厲甘死如飴
 上之嚮背剔骸禍延族屬瓜蔓株孳邑里為墟次亦腰領伏鑕妻

子流離謹按方孝孺論死至八百四十七人練子寧論死至一百五十人其他族誅及逮論遣戍者不可勝數諸臣爲國受禍甚烈昔高皇帝初下金陵首旌故御史大夫福壽繼平幽朔放蔡子英北歸從故主于和林所以勵死節教臣子無二心也況文皇子繼父統非易姓比當日已有練子寧在朕當用之之語而諸臣咸懷一切拘文牽義莫肯將順二百餘年盛典闕如史冊微名若滅若沒深可悲痛亡怪燕京之變禍至君父不諱宗社淪胥而臣下懷首鼠捐生蹈義者寥寥也臣謹按諡法稽之史籍分別條奏文臣方孝孺以下七十七人武臣徐輝祖以下三十人皆得予諡仍乞立祠爵都賜名表忠他未請諡文臣樓連以下武臣耿炳文以下八十一人從亡臣程濟以下二十三人並令從祀惟皇上幸許裨益中興盛理不小臣紹寧昧死以聞詔曰可議者謂南都君臣舉動事事憤懣獨是舉大慰人望公有力焉公姓管氏字幼承紹寧其諱崇禎戊辰以第三人及第官編修戊寅遷南國子司業掌祭

酒辛巳遷少詹掌南翰林院甲申陪京建號遷正詹尋擢禮部右侍郎先是思陵御極之明年崇禎改元首廷策天下士公策以正心誠意對誠字右戈誤從弋上御書足之輔臣頓首賀上悅拔寘第三公因號誠齋彰君寵也弘光立甫八日公以少詹陛見力請謁梓宮省陵寢伏地流涕被面弘光爲愀然改容其行尚書事首議上大行皇帝后諡號議上惠宗讓皇帝代宗景皇帝諡號疏請卹諡甲申死難諸臣又疏請補諡先朝死諫忤奄諸臣正德時蔣欽陸震嘉靖時沈鍊天啟時繆昌期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以下凡二十五人先後得報可尋以病屢疏乞歸歸未而月王師定江南常州太守宗灝賊驚人也又與公郟爲蜚語中公罪至死人或告公是利公高貲爾公喟然曰老臣亡狀負國恩當死顧覩顏偷活草土間旦晚人爾卽死奈何以賄免重辱國守益怒併捕繫三子遂同日遇害時順治乙酉閏六月距其生明萬曆癸未得年六十又三公謹慎對人嘔煦溫然無嶄絕崖異之行立朝遇

大議論顧能傳經義持國體家居儉樸雖富而布被脫粟如諸生
客至共具纔設鮭菜議者猥相詆訾至謂以此賈禍悲夫悲夫初
娶葉氏繼黃氏周氏皆累贈夫人董氏封夫人子三鉉舉人鍵貢
生燧邑諸生同離公難者也孫男一人滋琪邑諸生鉉出曾孫男
六人初公遇害時滋琪甫數歲一蒼頭匿之跳而免公歿之二十
年滋琪請于故殿撰楊公廷鑑銘其幽又十年曾孫國學生孝植
謁諸生邵長蘅請曰曾王父以變故弗具禮也惟是墓隧之碑久
虛敢載拜請蘅以賤辭則又載拜曰曾王父之歿也有隱痛焉不
敢溷當代貴人鉅公敢以煩下執事蘅懼然不敢辭遂爲銘銘曰
唯歲執徐皇帝改元大開明堂賢良咸集公承寵休雲錦奎章唯
歲涖灘燬廟焚闕鐵脛大槍五馬浮渡羣狐一輿祚亦不長公貳
秩宗匡正綱紀恩汜泉壤板蕩再遭棟折榱崩主辱臣亡虎眈狼
瞰磨齷噏良臣罹殃攫其三雛一雛呱呱竇逃穴藏公侯之後
將復厥始奕世其昌曾孫曰孝請刻茲石歷久愈明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贈少保兼太子太保

文康宋公神道碑銘

代湯潛菴先生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流賊李自成擁眾號百萬既剗太原搢潼關
剽大同昌平長驅陷京師遣賊將略地四出商邱宋公時以遵化
監軍擢巡撫甫三日賊驟至公知勢不措夜閒道走入白羊峪圖
後舉會故總兵唐鉅亦道亡遇之邀與俱部曲稍稍集有五十騎
公灑泣誓眾諭以舉兵意斬一卒異議者以徇勒兵襲太平斬賊
將黃錠遣守備某從一騎馳入喜峰謁賊將謬爲白事者突前擊
斬將左右出不意皆讐伏因撫定之囊其頭還報松棚三屯相繼
下兩日有卒三千突入遵化擒僞官十人得僞印七當此時王
師已入關自成迎戰關門敗奔還聞公舉兵屠其將甚將致毒
于遵化公遣唐鉅乞援本朝而伏千人于城外約曰賊至而發
第如吾令詰旦賊數千騎薄城伏卒如公戒易兜鍪旛幟噪而出
遠賊後大呼曰北兵十萬至矣賊賊欲走城中出三百騎蹶之遂

大敗遵化獲全未幾 王師入都賊遁公集將士諭曰我封疆臣國亡無所屬復故主讐者卽吾主也盡誅僞官籍所復四路二十一州縣上于朝曰主讐復臣事畢矣具疏乞歸田詔不聽公歸巡撫如故公復抗疏以三事請其一首議崇禎廟號疏略曰崇禎帝十七年宵衣旰食圖致治安聲色玩好一無所嗜不幸有君無臣釀成大亂臣每清夜撫膺死有餘辜幸逢 聖主殲賊復讐祭葬以禮血氣之倫莫不感泣伏冀敕定廟號以垂萬世仁至義盡此臣所爲報故主以報陛下者其二請除苛賦舉遺逸皆嘉納之是歲卽順治改元初年也公旣受事疏請定三年考成令又請按兵受田以祛屯弊又有陳六事論圈地諸疏多見施行流寇餘孽猶蔓延三輔公在鎮二年前後擊降解散其黨數萬人召拜內翰林國史院大學士值國家初造公處滿漢閒持大體不激不隨以濟國事上下倚之丁亥己丑兩主會試文體爲一正遭生母丁太夫人艱請奔喪不許詔給假歸葬入朝晉太子太保尋致仕歸公在

相位凡六年歸則自號歸德老農日夜與故人飲極歡或諫宜稍節笑曰曹參爲相國酣飲吾忝相國亦酣飲吾視參竟何如後年餘薨于里第計聞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諡文康遣官臨祭營葬官其子一人嗚呼自古易姓之際蓋難言之公以文臣當封疆寄倉卒受事不幸遭離陽九天崩地坼是時在朝諸臣相率鼠竄喙伏甚者頓首賊庭北面勸進汚僞命者比肩也公明知大廈拉攏猶欲以一木相撐拄驅數百烏合之卒斬將拔邑其知勇有過人者不得已以報韓之心爲哭秦之舉旣而歸命 本朝首抗疏言人所不敢言嗚呼可謂盡心矣論者以公事與李勣魏徵相類愚則以謂勣與徵事唐爲故主之讐公事 本朝爲復故主之讐後世必有論公之世而推原其心者公相業可紀者尚多它日載在史官余可不具論而于遵化事尤詳者以此也公諱權字雨恭天啟乙丑成進士初令陽曲魏闡生祠徧天下陽曲獨無闡所遣詞事者至縣人爲危之會闡敗得免崇禎閒歷吏工兵給事中三疏劾

家宰銓政大弊貽禍封疆語激切枋臣衝之出爲山西按察司副使以母老乞歸後數年流賊陷歸德一賊以令箭護其居曰吾故晉人感公恩以此報男婦匿公家得脫者近千入賊退公負母渡河走曹南走城武又遷白門京口所至拾薪汲水以供朝夕能得大夫人歡常刻壬午詩一卷題曰白華客況自爲之序曰白華志養也客況者何余無家也余何以無家中州羣盜如毛城破家亡棄子負母幸不罹難也嗟夫孝子仁人之用心讀者傷之尋起大名道調順廣再調遵化及巡撫之命下而明事已去矣按宋微子之後以國氏漢以來代有聞人商邱之宋至莊敏公始大曾祖處士公諱雷祖鄉飲公諱暘鄉飲生福山公諱沾以孝廉令福山卒官貧不能斂邑人作墮淚碑記其事是爲公考莊敏公者諱纁明隆萬間名臣官冢宰與海忠介瑞齊名處士公之兒子而公之從祖祖父也公生明萬曆戊戌卒順治壬辰年五十有五配劉氏贈一品夫人與公同年生後七年卒年六十有二墓在關伯臺左劉

夫人耐副室李氏趙氏郝氏趙以子貴封太孺人贈宜人子男四長焯罹寇亂不知所終李出次犖以廕歷官今遷山東按察使次焯以廕歷吏部戶部員外郎皆趙宜人出次焯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郝出孫男十人基太學生至庠生起侯補主事餘俱諸生女若孫曾及姻戚詳誌狀可互見者不書公八歲喪福山公扶匱歸跣足號慟如成人福之父老歎嗟以爲異學問淵博詩宗少陵摩詰文宗歐蘇所推獎多知名士商邱諸生侯方域以古文辭名世亦公門人著有白華堂詩疏彙如干卷鏤板行公子焯焯皆蚤世按察公以公行狀誌表來請文其墓隧之碑某己丑受知公爲門下士又辱按察公姻媾不敢辭乃序次其實而銘之按察公清名重朝野 天子知其廉將大用銘曰
白馬作賓宋爰肇封後以國氏繇歷漢唐弘著建武均化九江元魏曰弁廣平遠祖開元相業上媿房杜宋有二難曰庠曰祁政事文學祥麇長離翼翼商邑幹挺條遠莊敏發聞晦久斯顯文康繼

之陽九嘔崎歷否而泰忠孝靡虧遂秉國鈞鐘鏞鼎彝 帝曰汝
權汝子臬夔公拜稽首臣駑乞歸踰艾縣車涯涘孰闕闕伯臺左
有封鬱鬱有原無無有碑揭揭有豐其貽有碩其世刻茲銘辭視
古儔匹

碑記

重修蘇州府學碑記

代

三代之時先王所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無一不出于學周官樂
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大胥春入學舍莒合舞秋頒學合
聲又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則禮樂出于學可知以三物教民
而賓興之卽成周取士之法而職之地官先儒以爲萬物載于地
智愚轉于教也而其屬自鄉大夫以至州長黨正族師各掌其鄉
州黨族之政教禁令則政事出于學可知樂正簡不率教者以告
王親視學不變移之遠方曰棘曰寄則刑亦係于學出征受成于
學歸以訊馘告則兵亦係于學至于春秋菜羹與夫興賢論秀養

老射鄉讀法諸事亡論已故其時學校之制大備其材之成可以
備卿大夫士之選而其得人之盛迥非後世可及蓋有繇也遭秦
滅學法以破礪更漢唐盛時迄未復古郡縣往往廟祀孔子宋慶
厯開始詔天下立學厯元洎明而規制漸備荒陬小邑莫不有學
於虜盛已論者謂後世一切致治之具不必出于學而所謂學者
厯厯習章句訓詁爲諸生梯榮之階以爲不應古法此非通論也
先王至今二三十年其閒制度之沿革變通若存若亡者何可勝
紀學校之設漸于養成人材以供一代之用無失先王立教之指
而已奚必一一以求合于古哉蘇郡有學者郡志始于宋景祐元
年范文正仲淹守鄉郡因奏請立學延胡安定瑗主教事距今六
百餘年蓋其廢興屢矣康熙二十有三年惟時海寓艾安聲教翔
洽而又適當上元甲子 今天子稽古禮文舉時巡之曠典望泰
岱幸闕里躬祀先師奎章宸翰輝燭宮牆又 詔天下郡縣學各
以時飭治以稱廣厲至意時湯公斌撫江南實倡修之立碑記其

事某奉命撫吳後五載爲康熙丙子是秋海多颶風霖潦淫溢學宮之地垣噴木什殿廡敲圯棟橈雷摧墁堊甑甓剝裂某周覽噴然曰是不葺且頽大愆無以廣教化稱 上指乃亟蠲俸倡之藩使張君率寮屬佐之庀工于十月某日以十二月某日訖事穹殿修廊與夫櫺星之門明倫之堂藏書之閣翬如翼如復厥舊觀其明年諸生請余文將鑱石繼湯公後按湯公所爲記大指以道學經學不當歧而爲二而舉范文正胡安定爲師儒鵠其論美已某固陋奚容贅辭請卽已及者申其說史稱文正諸生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先憂後樂之言至今傳誦蓋文正之心大公之心也公所以立體者在是它日功名著于將相其用也士苟不以大公爲心則終身沒沒焉所營者一身之私利一家之私圖卽苟且小有所就要不足觀顧某豈敢以文正德業事功槩責之諸生哉諸生第心文正之心焉可矣安定教學蘇湖時方尚詞賦安定獨教以經義及時務曰經義齋者擇士疏通有器識者居之曰治事齋

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弟子出而筮仕往往適于世用於序今之郡學猶古也諸生乎有師文正之爲學者博士乎有師安定之爲教者則人才之盛何患不古若若夫苟卿所譏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號子游氏之賤儒者度非師儒所卽安且非湯公與某意也是役也費皆出于官經理其事者郡守某以下例得附書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代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爲寓公于毗陵十八年數往來梁谿故毗陵梁谿皆有先生書院在毗陵者曰道南在梁谿者曰東林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寶規復之王文成公爲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非故址云尋亦廢萬厯閒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憲公攀龍相繼營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貯祭器書籍有樓齋舍庖福有所書院之左爲特祠祀先生以羅胡七君子配而揭其楹

曰道南祠歲集文士爲會至者常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天啟閒闖禍作忠憲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者垂七十年矣今上三十一年秋某奉命移撫吳瞻拜祠下慨然久之會今大家宰孝感熊公學使海寧許公適有同志各捐金若干兩以屬邑令徐君經始癸酉十月訖工甲戌二月崇堂修櫺復厥舊觀既成以記請某愧未聞道于諸君子無能爲役無已姑誦所聞道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者何以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無能自外于道學而究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綫則何以故蓋自科舉之業盛士爭習爲記誦佔畢裨販之學而馳騫于功利得喪之途當其童而就塾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縣科名爲鵠以希倖其一得者旣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移之官守于是商遷次之久速計官階之崇庫營營汲汲脂韋汨沒終其身耳矣其或老而知還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詒子孫畜歌舞伎妾以自娛其

賢者亦流連觴詠翫心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遠道也則宜顧其人自少而壯而老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遠也第不著耳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固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聖賢以爲規矩師友以爲斲鋸刀削孝弟忠信以爲材廉恥以爲繩尺而身以爲器以斲底于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爲不虛矣嗚呼方二公之倡學也海內清修之士聞風慕義以東林爲歸迨鈞黨之獄興闔閭燄焦灼諸君子至于考掠剝劓骨填牢戶者相望而不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屨爲瓦礫惟恐摧折拉攏之不盡也距今六十七年姦邪之姓名詬詈未絕而講席再新視二公時不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阨塞于一時如日月之晦蝕俄傾而復而士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某不敏竊于代興諸君子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二程先生祠碑記代

京口有二程先生祠創于康熙二十六年蓋其後人有族居于是者乃合力成之有司以義起禮春秋二仲舍菜如著令而碑記闕焉諸生相率言于其邑之令令請余文記其事至再三益勤聞之宋儒有言祭不踰望故魯可以祭泰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曰僭僭祭者非古余以謂非通論也今夫聖賢道德在天壤間如江河之行地無乎不在蓋道德在一鄉則一鄉祀之道德在一國則一國祀之道德在天下則天下通得祀之古者鄉先生沒而祭于社此祀于一鄉者也周禮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釋者曰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此祀于一國者也聖如孔子賢如四配十哲則通天下得祀者也程氏之學先儒以爲直接孔孟之傳又曰自孟子後一人而已蓋其道德宜乎通天下得祀而況子孫聚族于斯者歟故其祭也非諂其歆也以類余聞按明道先

生無子嗣伊川先生子已而又絕復以伊川後世次當繼者嗣之常怪太伯始君句吳無子弟仲雍立象傳至季札爲雍十九世孫而吳氏望在延陵者往往祀太伯而不及仲雍心疑以爲闕典今程氏竝祀兩先生可謂得禮意又按程之先出于高陽三代以前世爲重黎氏至周始封程宣王時有程伯休父常武之雅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自是代有顯人而各以所屠著姓望休寧者皆宗梁秘書少監督有文學與柳渾齊名譽孫靈洗以軍功顯于陳歷都督贈鎮西將軍諡忠壯今新安之程其後也望中山者皆宗魏安鄉侯昱昱之後有羽羽曾孫曰珣爲二程先生父自其曾祖始族葬河南爲河南人夫氏族世系之學亦儒者所當究心不僅資閱覽稱博雅且可以參攷正史之闕軼余記問疏陋不能知京口之程出自何望大槩可以見二程先生之道德久而愈尊其神明胙蠻無所不之如曰必伊洛而祀先生隘之乎言先生也若夫道學之淵源統緒學者類能言之無待余言之稱述而以爲

程氏子孫之俎豆則亦無庸述云

青門麓稟卷十三

青門麓稟卷十四

前集

武進邵長蘅子湘

行狀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方公行狀

曾祖天敘明贈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

祖希哲明邑庠生

父士淳 皇清任饒州府太守追封中憲大夫

公諱國棟字干霄別自號艾賢其先浙之德清人後徙順天明太師文端公從哲于公爲從大父故公之六世祖允高祖華及曾祖皆以文端貴贈如其官考亦以文端廕歷官太僕寺丞工部郎中入本朝遷饒州守未及任而卒公生而敏穎過人十歲善屬文十六補郡諸生順治乙酉與伯兄于光同舉于鄉伯兄成己丑進士而公連不得意于禮部試尋例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逾年陞博士丁饒州公艱服闋補原官遷刑部江南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決獄務寬恕多所平反每與尚書爭獄事必

傅經義據律例尚書多屈意從之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巨寇鄧耀踞海島時出沒剽掠爲雷廉患公請諸制府檄各路裨將會兵二千躬總之進逼賊巢公計賊窮蹙必跳而走預爲檄檄鄰壤左江道及安南國王勒兵防其他逸耀果惶懼乞降乃散遣其眾賁脇從招餘黨所全活以千計雷廉富民被賊誣株蔓繫獄者纍纍公爲白其冤破械出之富人哀白金數千兩壽公公駭曰吾憫若無辜耳若奈何以金污我卻不受雷廉人感公德生爲肖像祀焉遷山西布政司參議整飭寧武兵備寧武地當邊徼故瘠貧官府所需率取辦于商估吏卒因以旁緣侵漁于是行旅不至公私交困公到官革易前弊屬吏洗手奉法商貨流通嘗攝鴈平道鴈平主給三邊兵餉先時監司多貪穢餉不時發又朘減其數公悉更之出納亡毫髮染久之以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康熙十二年也蘇當江浙舟車之衝公甫至會用兵甌閩大軍數往來其地芻茭牢廩之供責辦倉卒大吏督趣郡縣以集事爲能郡

縣吏承望風旨益苛急繳繞不暇爲閭閻計公獨從容籌畫務寬民力閭左晏然而軍亦無乏興詔遣滿洲蒙古兵數千駐防蘇時議築營舍于王府基公以謂兵民雜揉勢難久安且基爲僞吳張士誠宮址明初常建府署其上官吏罹禍甚酷後遂爲禁地爭于中丞甚力乃改營南城隙地民以爲便善權寺在義興萬山中寺僧與豪姓陳氏爭墓地久不決陳氏聚眾百餘人燔燒寺屋殺僧眾令以倡亂聞中丞議遣兵撲滅公曰陳氏爲墳墓計憤不顧難耳非謀反也急之則亂成自請單騎往馳詣其地縛首禍數人寘之法餘無所問事遂平甲寅以後三陲連歲用師度支苦不給詔督撫以下吏計畫有可裕餉者許便宜條上公持論以爲古今生財之法不過開與節兩者議開于今日無可復加則當議節而節儉當自朝廷始舊制歲市江南官布五萬匹僅以供官府賚予宜可罷而歲省帑金三萬計中丞采其議上之詔報可公性儉約歷官三十年補衣糲飯日設纔具鮭菜倡優聲伎裘馬珠玉玩好之

需一無所嗜操胥吏如束溼薪而拊循士民藹然具有恩意吳俗
健訟喜投訴告密公欲窒其流故訊牘填委或經月無所案問案
亦務寬慈答不過廿凡法吏所爲關蹀械脰桯指諸治獄具或經
歲不用與人交和易無町畦雖接卑下士未常疾言倨色然意所
不可駢然不可以勢利斂中朝貴人遣幸伶入吳伶故吳中亡賴
子里人屏不齒者至是怙勢恣爲姦利事有司以貴人故折節下
之與鈞庭揖讓大吏亦往往假以優禮公獨不少屈伶以非法干
請亦不聽伶大怒去然竟亦無如公何其特立如此江南需戰艦
檄公採木義興山公督率吏士跋履叢篁峭阻深林窮壑之中以
勞勩邁疾遂不起卒以康熙十六年丁巳十一月七日距其生明
天啟辛酉得年五十又七娶賈氏前卒追封恭人子男子一辰舉
人娶都察院僉都御史武進徐公元琪女側室葉孀人出女子一
蚤殤賈恭人出母張封太恭人所之官必迎養官舍人以爲榮年
八十餘後公若干年卒公子辰奉喪歸之次年營葬于順天府大

興縣方家莊之祖塋初公喪百姓咨嗟罷市相與斂錢致奠醮以
千數及喪歸爭設槃按路側輿枳不得行後三年公子以事至吳
舟過閭胥兩門父老相扶攜往觀或有泣下者又明年士民合詞
請祀公名宦以爲未足報公又合詞請于臺立專祠虎邱之麓祀
之嗚呼公何以得此於吳民哉憶公蒞吳時蘅以部諸生辱下交
嘗爲文壽公大略謂吳俗奢而民實貧譬如聲色芻豢之夫狀貌
魁然肥也然元氣腴削外彊中乾醫者不察又投之以金石之藥
其患將有不可言者謂公宜噢咻而安養之于是乎揀之以節儉
載之以清靜吳疾自是有瘳乎公不鄙愚言其所以治吳大指如
蘅所稱說嗚呼吏治當救火揚沸之日而公獨灑然濯之以清冷
則其感人也易其入也逾深宜吳民之尸祝公者久而不忘也公
子辰字其樞年少力學攻文章所交率知名士旣撰公行略乞銘
于編修長洲汪公琬又請於知靈壽縣平湖陸公隴其表公墓復
以傳屬蘅蘅以賤辭公子請益堅蘅復于公子曰古名臣功德足

不朽者必件繫其歷官行事列之爲狀用牒考功太常議諡牒史館請垂編錄而狀往往皆門生故吏爲之蘅請依古撰行狀一通令後世傳循吏者有所考公子曰諾乃采誌表所書參以耳目所覩記稍加詮次俾存之家乘門下士毗陵邵長蘅謹狀

行述

先考冠帶鄉飲賓海鷗府君暨先妣楊孺人行述

嗚呼傷哉賤也蓋先府君之棄不孝蘅九年矣惟是視窆封窆之日思所以納一言于壙而弗果也然是時蘅猶守一弟子員意若有所待乃今已矣嗚呼傷哉賤也墜世德弗述棄先人懿行弗彰常懼卒填溝壑以爲大痛今年春蘅族人共有事于宗譜以屬不孝蘅閒乃詮次所聞于長老及所親覩記者爲先考妣行述冀邀惠于海內名公鉅人儻哀而賜之一言不孝蘅死且不朽府君諱字明父海鷗其自號也按邵氏本姬姓系出召公後世爲燕人始祖康節公諱雍遷河南宋嘉祐閒以處士徵授將作監主簿

復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不赴卒贈著作郎諡康節從祀聖廡長子子文公諱伯溫歷官利路轉運副使因家蜀卒贈祕閣修撰生三子長淵清公諱溥次博次傳建炎初淵清公扈蹕南渡家于杭累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而博與傳之後仍居蜀故蜀成都有邵氏淵清三傳至昭明生二子長諱澤理宗初登第歷吏兵二部侍郎次清以上舍釋褐官越之新昌令因家會稽清曾孫千八府君忠由會稽遷餘姚之清風里是爲餘姚邵氏遷祖澤生教授公諱宏卒官平江教授宏生重七公諱某爲江陰邱忠定公密贊堦始家毗陵之漳滢占籍爲毗陵人五傳至宗一公諱真仕爲王官又六傳至守泉公諱詵卽先王父也自淵清公至王父凡十八世王父初娶卞氏生府君繼娶解氏生仲父文煒府君生四歲喪母已哭泣如成人稍長就外塾語及母輒哭爲小像懸牀第閒對之飲食輒又哭後母恚曰是兒不吾母邪扶之守泉公憐之潸然曰兒有至性然府君卒亦得後母心以孝聞府君少穎敏七歲能屬對

稱善卽又代塾中兒屬對塾師爲他兒訓章句府君竊聽之卽了塾師大奇之然守泉公故作苦又家世業農以故弗能竟學弱冠挾冊爲童子師非其好也府君爲人沈厚有大略望之寬仁長者也然遇不平事慷慨激昂雖強禦無所避數爲人排患解紛尤好給施于姻戚宗族貧人調護之尤厚居家儉樸不喜衣紉綺然公事必先辦赴縣官之急故長吏多重之豪某者以任俠橫里中數侵守泉公府君憤然曰我在渠寧至是且是魚肉寧有已邪戒諸少年途毆之而持其他奸事白府豪窘詣門求交歡府君笑曰若橫乎豪頓首伏以是名聞里中矣先是江南歲輸白糧于京師明時故用富民主運往往至破產官爲五年一審實先期籍富人名諸富人隸籍中者爭衣襪褸衣爲婁人狀匍匐哀號祈脫而會府君名亦在籍中獨衣冠偉麗邑令馬侯心奇之呼語曰若知里中富人誰何具以實對府君從容詘指曰首王鐸次卽某鐸蓋同時以貲甲里中者也侯遽起揖之曰長者長者侯名嘉植浙之平

湖人素嚴重號善鉤距吏民畏之如神願獨心重府君延入坐上坐折節爲布衣交每有輿革輒以詢府君府君爲畫利害輒聽然終不干以私邑大旱蝗府君請令民捕蝗詣吏計石斗給錢而自持私錢若干緡助給侯義之上其事于兩臺爲建棹楔予冠帶久之府君年五十郡舉鄉飲酒禮延府君爲鄉飲賓薦紳先生及邑人士皆以爲宜其明年弘光擁立畱都盛鬻爵人數百金立得官京師爲之語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會府君以繇役至都有欲爲之地者笑曰纍纍者皆沐猴冠耳何污乃公爲未幾果敗人服府君先識云府君故輕財晚年喜施予益甚順治辛卯壬辰間郡邑數大水府君作粥糜活流宥又計口給宗黨尤貧者三日散一困米輒盡有田數百畝故瘠磽佃人不能償歲入與責券約明年償明年又荒竟折券棄負族人河南翁老而盲無子族母王媪亦無子先後來依府君養之終其身有生子棄不舉者府君惻然曰嗟乎人遽不虎狼若邪勸收之歲給米三斛竟十歲罷後有以

舉子告者給如之其兒女子長成迨婚嫁往往持羊酒扶攜來謝
邑令尚侯昂雅知府君臺使者行部舉善行檄旌之予旌扁曰兩
朝耆碩明年他使者至復以府君應臺詰之曰邑中善士實無踰
邵某者檄旌之如初其見重如此府君素強健無病忽病胃遂不
起疾且革呼蘄語曰吾族不過百人耳然貧不能養與娶與死不
能葬者何多也吾嘗欲置義田以贍吾族而力不售願今已矣夫
吾死割東宅屋一區建祠祠康節公割某所田若干畝爲祠田吾
姑視吾力所及而爲之後世子孫或有能大其事者蘄俯首流涕
曰謹識之不敢忘遂卒時年六十有八痛哉卒之日巷哭之聲相
聞宗族無少長聚哭至失聲卒後三月蘄建祠割產如治命祭之
日宗族無少長又聚哭至失聲痛哉痛哉府君以布衣產不過中
人然內外親待府君舉火者十餘家貧不能舉子娶婦爲經紀之
者十餘家貧而養之終其身者數人死爲治棺殮與隙地葬者二
十餘喪至稱貸不取息者姻黨族屬閒如外府也府君好施蓋出

于天性後不能給多貸子錢家應之以故家漸窘然終不自悔府
君故落落不問家人生產能成其志者蓋先妣孺人之力爲多孺
人卒後家亦稍落云

先妣孺人姓楊氏處士公諱柔女前癸未殿撰諱廷鑑族姑年十
五歸府君孺人性警敏嚴毅內外敬憚之歲時治脯醢菓餌餽遺
其宗親數十家厚薄皆有意猝有重客至府君則對客談笑不問
有無孺人爲治具皆立辦嘗夜臥聞足音遽促府君曰起起奴盜
吾穀起躡之果然曰是足音蹙然類有所任負者吾是以知之御
婢僕嚴而有恩遇其怒卽老奴悍婢屏息不敢吐一語頃之則又
姁姁如平時內治產業至纖悉不遺錙銖然獨喜施予見人飢寒
輟哺解衣與之府君所爲贊之惟恐不及晚喜奉佛構小閣供維
摩像朝夕膜拜雖大寒暑不輟以爲常時時對侍女談說佛法及
人世果報事娓娓不倦卒時年僅六十子姓姻連方謀爲孺人壽
而疾不起矣先是孺人舉五子皆天爲府君治妾舉一子又天生

長蘅時年四十一矣初諸兒皆別乳蘅顧孺人自乳保愛異他兒然不肖事姑息府君故寬慈又以晚年舉子時呼著芻上啖以糗糲棗栗其課子不爲束溼優游而已孺人顧反操急如嚴師蘅十歲籍于學爲弟子員督課之益急自塾歸問以所業有所益則大喜言笑異他時不則怒不食呼蘅長跪且泣且詈姊譬之曰母老止有是兒何苦之爲孺人曰吾所以愛之也試有司一再第高等孺人喜爲加一餐已再蹶于鄉孺人強慰解不欲重傷蘅心然意不能無介介者疾革時家人皆環侍呼蘅婦語曰吾冀汝生兒吾一抱孫焉今不能矣然新婦命相宜子無憂也已執蘅手絮泣曰天乎吾日夜望兒成立吾故督過兒乃今竟不及兒成立也是命也夫歔歔久之已曰兒輩姑退吾欲少靜頌佛數聲遂逝卒後四年蘅舉一子又一年而蘅絳新令黜弟子員籍嗚呼蘅竟已矣蘅不孝之罪乃上通于天痛哉痛哉府君生明萬曆甲午三月廿一日卒順治辛丑十月十八日先妣楊氏生萬曆丁酉三月十八日

卒順治丙申四月十五日一子卽長蘅娶錢氏三女長適周次戚皆孺人出次適毛妾出孫男三人長士騷次某次某新阡定安東鄉之中村以己亥之十二月十六日奉孺人柩葬以辛丑之十月廿六日奉府君合焉葬時誌銘闕康熙己酉六月某日不孝男長蘅泣血謹述

書事

書先府君遺事

甲申客留都同寓多少年爲呼盧陸博之戲府君若不肖少年竊語曰田舍翁安知此府君聞之笑曰吾直百金乃博耳少年欣然持百金從府君博數負羣少年故心易府君及博乃反負慚憤盡百金爲孤注府君遽一擲勝之少年相顧失色府君掀髯大呼曰田舍翁竟何如雖然吾不利若金也明日大張供具延妓樂益召賓客故人呼羣少年與縱飲不數日盡百金罷蘅家一老蒼頭時在旁知狀言甚悉戊子春府君僦居郡城而令奴守漳滏居是日

方召客奴遽至白曰昨漳滏居盜劫府君不顧白至再曰已知客有慰之者曰趣飲耳此小事乃介胸臆閒邪飲極歡如平時府君寡言笑雖子姓臧獲終日未嘗見其喜怒然豪于酒晚益詼諧跌宕醉則衣繡鬚簪花白鬢酡顏起舞歌呼羣兒拍手聚觀以爲樂又令座客謳自爲按板有不能愈益強之往往醕之至醉每醉婆娑歸或扶掖之則怒先是先大母病困時思鮮魚膾不卽得語極酸楚府君幼然心憶其語每食魚悲泣不自勝遂終身不食魚府君多頽鬢短而豐下細目廣額垂耳孺人纖瘠而頤顴微高年四十餘卽頭涔涔震後益震蘅所親覩記者如此夫人子之于親其衣冠警效無不思也況平生之有可髣髴者乎余欲後世子孫想見其音容故不忌細小書之爲先府君遺事附家乘焉

書崔太守事

崔名宗泰遼東人以松江郡丞遷守常州性明察嚴毅有幹略始至會征閩大軍十餘萬駐郡牧馬四旬人情恇擾宗泰先期調集

供張儲侍一切立辦嘗令獄囚丸泥爲彈丸數斛左右莫解一日將軍馳騎郊外索彈丸急宗泰命取以應其織悉豫備皆此類也有遊騎十餘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宗泰偵知夜叩營門白將軍請兵部官及章京牛彘十七人偕騎而馳遇遊騎叱下馬收縛將軍爲戮一人貫七人耳鞭隊伍長以上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時單騎按行城內外遇小有剽斂遣一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錯愕引避去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崔太守久之兵與民習市易如故令甲郡漕以推官監兌時推官懦而衛弁橫甚卒素驕邀索亡厭宗泰稍以法繩之卒聚而譁會常鎮兵備道缺臺檄宗泰攝兵備宗泰又自請于漕使者以令箭檄之監兌明日盛騎騎吏卒帶刀韃羅從臨倉呼衛弁語曰若縱卒捍太守若且得罪弁惶恐頓首謝久之曰若亟兌漕無病民吾貴若于是晝夜兌竟漕無一卒譁者未幾以絀誤當左遷民號哭奔走罷市願詣闕請留者萬人然竟左遷興化丞後再過毗陵野老爭餽斗米把蔬隻雞

宗泰親引見慰藉之為受一二皆涕泣叩頭去順治閒毗陵良二千石首稱祖崔祖廉靜不苛持大體崔善鈞距吏民驚神明論者以祖治行類黃霸而崔比之趙廣漢張敞云祖名重光亦遼東人卒官天津巡撫

書趙一桂事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略曰職于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偽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即動帑銀雇夫穿田妃壙葬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葬官禮部主事許作梅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朴等十人斂錢三百四十千僦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啟門入享殿三閒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列紅紫錦綺繒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

所用器物襲衣匱具皆貯以木笥硃紅之左旁石牀一牀上疊璣瑜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閒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厝其上初四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蓆棚陳豬羊金銀紙鏤祭品率眾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于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居中田妃葬于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然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閉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塚牆高五尺有奇幸本朝定鼎為先帝建陵殿三閒繚以周垣使故主陵寢不侵樵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復加竊計一時斂錢諸人皆屬義士孫繁祉係生員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朴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

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嗚呼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
烈皇帝大行昇至東華門賊殮以桺木覆以蓬廠老宮監三四人
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
謁甚者揚揚意得揮鞭疾驅過之會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胥
史末員孫繁祉劉汝朴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醊號哭令
諸臣聞之當咋舌愧死入地矣昔元僧楊璉真伽發宋殯宮唐珏
林景熙夜往收遺骸瘞蘭亭山後種冬青樹識之謝翱為作冬青
樹引記其事至今四百餘年目為義士諸人高義寧遽出珏景熙
下哉友人譚吉璉康熙初客京師嘗徧謁昌平諸陵撰肅松錄二
卷錄中載趙一桂事云得之州署故吏牘中語可信不虛烈皇帝
不幸遭離百六躬徇社稷草草渴葬此互古深痛余懼後世史失
其詳輒據一桂語稍加刪潤備著之如右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
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偽禮政府屬一桂不知賊偽署官號
故仍稱禮部主事偽順天府李不詳何人常見甲申野史載襄城

伯李國禎以死力爭三大事又稱藁葬梓宮惟襄城一人往送返
役即自殺今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至陵下灼然無疑而爭三
大事及自殺亦似傳譌寧都魏禧作新樂侯傳贊附載襄城事與
野史頗異同云

甲申紀變略曰襄城伯李國禎聞賊昇帝后梓宮東華門外國禎
泥首去憤頭踰奔梓宮前伏地大哭賊執見自成復大哭以頭觸
堦流血被面自成以好語誘之降國禎要以太子三事曰能從我
一祖宗陵寢不可發一葬先帝以天子禮一太子二王不可害自
成悉諾之扶出賊乃以禮葬先帝于田貴妃墓惟國禎一人斬衰
徒步往送至陵襄事畢遂于帝后寢前自縊死之

書牧子先生遺事

牧子先生姓堵氏父堵翁無子禱于三茅山神甚虔一夕夢神語
曰吾昇而一子自擇之吏導至廡下啟一室冠進賢襪袍束帶列
坐十餘人吏問所欲翁曰吾不願也又啟一室儒衣巾列坐者十

餘人翁又不願旁小室局鋪頗嚴窺之惟一牛欄牧牛兒睡其旁
翁曰吾欲得牧牛兒爲子吏白之神神曰此非而子也宅惟所欲
翁叩頭固請神曰必欲得牧牛兒夫婦當減算翁叩首曰誠得牧
牛兒爲子願減算也神乃許之既覺具以語媪如夢中媪亦喜未
幾果有娠生子因字之曰牧子後又自號牧遊生云不數年翁媪
相繼死育于外氏生少落魄嗜酒亡賴好大言時流寇漸蔓延西
北天下將亂生慷慨思奮功名願挾冊爲里塾師非其好也大書
屋壁曰素貧賤行乎貧賤受牛羊則牧牛羊又盡一歲束修所入
范白金鑄頭顱杯容一升許出入攜持爲飲器銘曰若要賊滅除
非堵截人傳而壯之常讀書村寺醉歸失足墮泥塹罵曰伽藍神
司何事不爲我除道提神像投塹中夜夢神逐之急俄聞空中語
曰是不可逐神乃止爲萬言書抵太守自薦邊才欲北詣經略熊
廷弼大言曰熊公雖知兵非我佐之事且敗太守自笑之曰狂生
狂生其儻募多類此年三十餘舉孝廉崇禎丁丑成進士自以幼

孤不及事父母登第後奏持服三年廬于墓墓上枯桐載華蛛絲
成孝字有桐華篇傳世辛巳官長沙知府會山賊蕭相宇竊發擾
安化寧鄉數敗官兵生率鄉勇破斬之又破醴陵燕子窩賊斬其
渠曰草上飛于是中外稱知兵甲申留都擁立遷武昌兵巡副使
改督學尋擢巡撫湖北先是李自成既死其義兒李錦等十八部
屯澧州界上號三十萬遠近大震生偵知錦母高氏有智術軍事
皆取決而高氏弟一功所部二萬人驍勇爲諸軍最生單騎詣其
營錦一功以鐵騎數千來迎入營稱詔賜高氏命服賜錦一功蟒
玉及金銀器犒其軍皆踴躍叩首謝軍中真酒生南面坐引危談
論慷慨具陳忠孝大義纒纒數千言明日高氏出拜呼錦曰公神
人也汝曹不可負別部相繼來謁皆如約受撫事聞封高氏英淑
夫人李錦左軍侯賜名赤心高一功右軍侯賜名必正其它部爵
皆通侯號忠貞營自是屢立戰功加總督侍郎賜上方劍鳳紐銀
印順治六年正月本朝大軍下湘潭生兵敗走郴州又走肇慶

檄召李赤心等于簾鬱將率之出楚謀再舉至梧州部曲稍稍散赤心等亦不至恚恨疾遂革十一月舟泊潯江夜且半遽索紙筆草遺疏復自題其像擲筆呼左右語曰吾不能馬革裹尸今斃命臥榻死有餘恨奮衣起欲自沈于江左右力抱持之是夜尋卒生名蔭錫字仲緘義興人一子世明亦以是年先卒于軍生平所爲詩文多散逸不傳曩余于亡友吳山人仲侯處見鈔本詩一卷五言如鄉音喧入市樟樹長過樓薄日淒天色空山細澗聲人隨天近遠髮與路縱橫鴈聲寒嶺北僧照夕陽東薄霧深江色寒漁隱岸聲松風尋澗落店火出林明憶驥兒爾讀書能苦余爲官日貧七言如喜不醉人村市酒苦難成句意中詩亂山孤月清兼夢敲枕涼蟲氣雜秋晚光過樹空山近人影入池流水虛滿灘風捲蘆花夢一枕霜清畫角秋不腥荒草白餘骨作陣饒烏生噉人哭盧司馬象昇誓飛鐵騎將軍血肯受金牌廷尉章又起句如故鄉月色異鄉明把酒難忘酒後情百道溪光萬仞閒青巒面面照人顏

皆清警可誦古體亦多警篇惜不盡憶也後五六年其友人魯釗走蒼梧覓遺骸不得得遺像以歸其自題曰吁嗟牧子遭家不造誠身事親遭時多難誠身事君四十九年孤兒適臣嗚呼可哀也已釗字桐聲亦狂士初先生未第時所與交如釗輩者凡十人號十鈍或曰十遁亦號十癡甲申之變往往散去後多不知所終惟釗存

書龔先生事

先生名穆字孟遠余邑人世居新塘鄉之龔巷隱居躬耕授徒王文肅公與白康敏公昂皆其弟子明成化初文肅以學士歸侯先生先生方與比鄰通功桔槔灌田文肅拱立桔槔下先生曰子先入吾室吾償其功畢乃歸耳文肅抵其家久之先生歸文肅拜先生答以長揖贈金帛不受受其肴核卽與文肅通夕對談晨起文肅辭先生曰曩子肴也吾亦有一肉出而食之別去後推爲鄉飲賓不赴先生宅行事不概見余慕其人殆法高卿漢陰老父儔也

是豈有富貴貧賤在其意中哉萬厯間唐太常鶴徵纂邑志傳先生于隱逸可謂無愧余同里某君者麤有文筆尤工擘窠書國初客楚大將軍幕府再致千金僑居武昌因家焉晚益饒于貲買兩少妾有質庫在安陸聞某君好奇而喜遊所至往往作斗大字勒崖石題名其後嘗撫响嘯禹碑立石大別巔又營生壙于大別自爲誌銘系以詩其人風流儻曩亦自可傳近見吾邑志書顧列之龔先生後厠名隱逸非其倫矣善乎范曄之論逸民曰蟬脫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斯言得之近世巖穴無士乃以大將軍幕客充隱可慨夫

祭文

哭亡兒士駿文

天乎冤哉吾負吾兒吾死吾兒天乎冤哉昔吾作客汝在孩提汝母食貧羹藿糗藜澀喉棘吻兒實苦飢詭曰腹果掩面背嘔吾時聞此中心愴而孰爲人父而顧令汝生不獲一箸之甘一匕之肥

迨兒稍長驅就外傳手披口哦父繩師課冀汝夙成操若束溼暮雨燈炧晨雞影隻汝稍余忤扶之以廿雨面哀號掌墳屍赤叱汝長跪且讀且泣母曰兒癡掩袂酸鼻兒病臥席月在孟陬枕兒以股兒捋我鬢兒爲我言疇昔之夜歲粵云除夢胡二人東西卻立戟手兒呼兒跳以趨躡于門杖元旦不戒火熱其裾厥占曰災盍禱于巫余曰不然汝命在天里巫邨視又奚知焉汝領以臆顰蹙不言曾未浹旬奄就重泉天乎冤哉天乎冤哉飢汝于襁褓虐汝于齟齬而又恻然汝于瀕危吾實不慈而死吾兒吾又奚尤而又奚悲曩時王父舉吾年四十又三吾舉汝時年二十又三記庚子元日汝適洗三王父欣然撫汝而呼我曰汝亦既抱子視吾尙蚤廿年距吾舉子之歲行抱孫焉孰意垂成而天奪之竟兒之妖夢是踐耶汝高王父以至汝王父累世好施寬仁厚德一宜壽汝仁孝聰明湛溺經籍二宜壽炯目疏眉頰而白皙三宜壽而胡竟夭折死邪意余之褊衷浮氣雌黃唇頰播弄筆墨犯造物者之忌以

至此邪汝母哭汝眦血成碧汝妹哭汝扶牀嗚咽聞汝岳母訃聞之日涕淚汎瀾一慟幾絕自汝沒後奄忽三旬家人啜泣婦女啣嬰彼猶如此而我何以爲情嗚呼有盡者辭無窮者悲余口茹藥腹則剗刃聲盡血枯腸裂以寸嗚呼哀哉

除夕祭亡兒文

汝舖而飢汝寒而衣吾則汝思汝朝出嬉暮不來歸吾則汝疑而今恻然而長辭者已及一暮去歲茲夕兒女擁爐笑言啞嚙今歲茲夕弱女牽裾泣涕漣洏兒安往哉委骨荒蹊藤蔓纏棺螻螿穴肌踴躑宵舞鳩鵲晝唳兒如有知兒亦悲矣

青門麓橐卷十四

青門麓橐卷十五

前集

武進邵長蘅子湘

傳

賀向峻汪參傳

賀向峻字葵忱丹陽之蔣墅人甫髻補邑諸生豪宕負奇氣好呼盧博塞諸戲又好客客日十數人浮白酣呼醉則指切時事罵詈貴人相與抵掌大笑以爲樂甲申燕都失守聞愍帝死國則痛哭祭日喀出血數升久之畱都擁立柄國者方營苞苴漁聲伎植朋黨外則藩鎮擅兵恣睢向峻知事不可爲益憤憤居恆切齒曰賀某奇男子一腔血竟灑何地乙酉五月王師拔金陵披髮狂走數日呼汪參幪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馳去

汪參字中子故周鍾門人也先是參從鍾客京師會闖賊入參和藥進曰先生負盛名當死先生死亡過今日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然實無意引決參趣之再三唾曰吾誤矣遂易丐者服遁歸向峻遇之逆旅一見語合握手約兄弟甚驩參善馳射舞稍向峻喜

擊劒每中夜呼起舞劒槩相摩戛錚然有聲聞者心掉時時麻衣
繩屨彷徨草澤閒抵暮相持慟哭返人目爲兩狂生云去則之大
丕山旬日聚眾千人襲金壇破之會大軍徇江南諸郡縣向峻爲
主兵者畫計策不聽或勸去之曰共舉事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
耳兵敗被執不屈遂遇害死時年僅十九初城破時汪參跳而免
已稍收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參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
手格殺四五人參亦被重創死參未死前數月周鍾以污僞命逮
繫詔獄論棄市

贊曰嗚呼申酉之際江左偷安羣狐柄國強鎮環列擁甲以嬉及
乎王師南牧魚爛獸駭一夜絕迹向之憑城社盜威福者捧馬足
乞哀角崩恐後而慷慨蹈難至捐脰穴胸不悔者固兩諸生也異
哉然吾聞長老言同時以諸生死事貴池則吳應箕宣城則麻
三衡武進則吳福之張龍文崑山則朱集璜陶琰長洲則顧所受
皆死未三十年鄉里已鮮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必與徇節諸臣

同傳悲夫悲夫

歐敬竹石士鳳傳

歐敬竹武進市人也舌短好大言無生產浮寓城南弋橋爲人修
破扇糊口多得百錢卽獨飲市中輒大醉醉後仰面卷舌而歌市
中人皆笑之甲申三月聞變招鄰人與飲曰行與若訣若盡我一
卮酒其妻提壺適來睨之笑曰子休矣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
子敬竹曰姬何知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經死同時有石
士鳳事

石士鳳者亦武進市人家貧無妻子略識字有一僕亦無妻子歐
敬竹死後數日士鳳市酒脯祭其先拜且哭哭已邀鄰人與痛飲
竟日迨夜潛出戶赴忠義祠池中死忠義祠者故祀宋信國文天
祥而姚峇陳炤王安節以下十三人配姚陳諸公皆宋末守常州
城陷死之語具載宋史及郡邑志士鳳死人無知者比曉其僕跟
踰出號哭于市曰主人死矣覓其屍不得至池旁見雙履乃得屍

先是士鳳未死時自剪紙爲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納之忠義祠位次十三人下又先以三金子其鄰鬻棺者曰世亂吾無用此姑寄汝家士鳳死遂取棺以殮其僕亦終身不娶今尚存邵生曰諸生段堅者篤行人也與余善數爲余語石士鳳事甚詳其僕堅尚識之亡友董以寧作歐敬竹傳謂敬竹死忠義祠池中非也蓋悞合兩人事爲一耳嗚呼毗陵當德祐之難嘗以焚死炤應炎以不屈死安節諸人以戰死下至黃冠浮屠皆爭死城內外死者百萬計積骸至井池溝塹皆滿明亡死者乃歐敬竹石士鳳兩人也嗚呼兩人可以不死然竟死嗚呼悲夫

陳山人傳

邵生有友曰陳山人邵生喜稱詩山人亦喜稱詩兩人相善也居又相近邵生家居輒思山人山人輒來來則相對談食至卽食不爲賓主禮閒酒酣氣奮競出慷慨語則相視大笑或畱索宿然後去一日邵生趣辦飯曰陳山人當來已而果來家人愕然邵生曰

固也吾曩者思見之山人名篔字柯亭性磊落高曠讀書不喜訓詁每展卷意欣然有得扣之亦不甚縷縷也然終不冝再讀好爲詩年廿餘南浮錢塘登釣臺探禹穴出語卽能驚人己復踰黃河跨一驢蹙躐齊魯境上所爲詩益工然燕齊閒人無能知山人者久之困而歸山人家故貧老屋三四椽欹斜欲壓盎儲釜鬻之需又數爲暴客攫去遇風雪竟日閉戶晨突不煙山人蹙縮如蝟毛方撚鬚作蒼蠅聲良苦門前古梅一株花時左手提酒壺右手展卷且斟且哦往往至醉就臥其下或招山人飲則議論颯發雜以談調往往屈其坐客家人告絕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者陳先生豈爲汝曹計邪一日偶取岐黃素問書讀之似有所解稍稍行藥里中里中人爭延致山人已又持酒脯脫粟餉山人受之亦不謝然視盎中有斗儲卽臥弗出或餽遺之弗受也山人偉軀腹廣顙虬鬚詩俊逸學何大復徐昌穀亦時時喜爲文文實不勝詩雅自負意傲睨一世然常曰吾數從青門老圃議論如對古人青門

老圃者邵生也

邵生曰史稱焦先自作一瓜牛廬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天寒時
篝火自灸呻吟獨語飢則出爲人客作或數日一食而皇甫謐耿
黼之流乃以先爲仙人其實不然先蓋高士超然埃壒之表者也
以余迹山人行事豈其儔邪然山人有妻子又好吟詠斯與先異
矣

解翁小傳

解翁者邑之馬鞍墩人工畫真好事者延致其家輒相對竟日清
談亦喜飲少飲輒醉醉則蒙頭臥或遶屋行吟積數日忽大呼趣
縑素頃刻立就出縣之或掩半面其人親知相識過者卽能指其
名也翁之言曰吾每見寫真者必盛冠服張拱莊坐畫者皴筆和
墨傍睨而髣髴焉其索之愈工去之愈遠吾則不然接之警欬以
觀其形投之喜怒嬉戲以觀其神得之矣然不敢耗氣嘗也吾倚
如槁梧植如榭株非譽巧拙不以搖其樞神凝形釋與彼爲一然

後縱吾筆而從之以天合天故其神全宜畫者之莫吾若也又曰
吾于此有大惑焉夫像以傳人之妍媸文章以傳人之賢不肖一
也像失真則妍媸溷矣文章失真則賢不肖易方矣然吾見能文
章家好高下馮心道諛襲譎揚之入青雲抑之沈黃壚甚者虎冒
孔蹄跖冒夷惠考其爵位名號則是核其行實則非求如吾像之
不失真者蓋什一焉夫像而失真于人無損也然以示其子孫則
艷然怒賢不肖易方世道方有大憂而以示其子孫則適然安且
沾沾然喜舉世蹈之而不此之怪噫可感也邵子聞之瞿然曰翁
言類有激者因書之以爲傳翁名易字仲長常自言解學士縉後
性樸率不喜與貴顯人遊故名不出里閭年六十餘卒無子

六溶上人傳

六溶上人者異僧也不知其所從來乙酉兵興時肩一瓢至常州
奔牛鎮止焉覆茆爲菴施茶飲行者奔牛故當孔道時通甌粵大
軍日往來其地遇土人輒繫頸踉蹌曳馬尾後捶笞之血被踵弗

釋也以故兵至爭倉皇走匿上人顧不爲動輒飲食之兵顧益善
遇上人往往有贈遺去者人以是異之上人喜草書奔放似懷素
又喜爲詩或持扇至則爲書又或爲詩數十百言各得其意去已
又行荒塚閒指曰某善某不善按之十中八九鄉人乃爭詫曰我
不識上人何如人顧能書能詩又能堪輿家言自是人益異之而
薦紳先生以及山林文墨之士往往喜與上人遊矣上人數往來
丹陽毗陵閒人邀之輒往扣之葬輒與善地遺之金錢辭遺之繒
絮及他食物卽受稍贏卽又丐與遊僧之飢寒者而他堪輿家率
挾其術要索賂遺小不如意則罵詈拂衣去人士稍厭苦之而喜
與上人遊益甚然非其好也久之將襍被湖大江涉彭蠡尋香爐
五老之勝不果乃構靜室爲終老計有池一區竹三畝與其徒居
之自是裹足不出矣上人偉軀幹聳長飄飄過腹一日持刀盡薙
之人莫測也聞之其徒曰上人蓋河南人姓李
邵生曰余不知上人何如人顧喜與余遊其客余家最久一夕燕

坐偶語閒及用兵事則指次營壘戰陣之宜如列諸掌傍及馳射
劍槊諸技叱咤風生燭影熒熒欲暈已忽欷歔泣下明日復扣之
默然矣上人又善辟穀口啖菜果少許年七十餘矣而狀貌如四
十歲人殆類有道者非耶

陳翁傳

陳翁者名敬毗陵金牛鎮人先是江南歲賦白糧四十萬斛輸京
師故用富民主運翁以主運數往來京師崇禎時上用計臣議一
切加江南賦江南重困而白糧費艱于舊率十餘石而致一石翁
詣闕上疏陳其弊略曰國家都幽燕歲漕江南粟供大司農軍儲
者三百餘萬石歲輸白糧供大官者二十萬石而此二十萬石之
供責之蘇松常嘉湖五郡而他郡不與焉郡以富民監運名爲糧
長方其贏糧拏舟漫瀾于江淮河濟閒三千餘里沍寒流澌手足
皸瘃迢迢困頓日與死瀕不幸有覆溺之虞則身家糜碎幸而達
于輦轂而耗羨有米鋪墊有銀猾僧奸胥中外轆轤蠹枝弊孔繁

如蝟毛大率十六釜而致一石矣頃歲耗米之外益以米六加之
稀節籌架御道邏卒諸費歲溢月增計二十釜而致一石則二十
萬石之供實費民閒二百萬石而贏夫二百萬石之費而子焉以
五郡支之安得不困也臣竊伏計江南供億當天下半五郡供億
又當江南半而此贏糧拏舟而來者皆五郡之富民也夫富民者
貧室之母母病則子困今富民病矣貧民嗚然膚立耳脫遇方干
里水旱之災則道殣相望戶口虛耗數百萬軍儲將安取給臣竊
爲陛下慮也臣自江南來道燕齊之郊流寇所躡千里爲墟蓬蒿
盈疇白骨蔽莽三輔近畿人且相食逆旅主人刲過客而鬻其肉
西北之彫弊業已然矣東南僅完而陛下又不知恤臣竊爲陛下
危也臣不勝大願諸亡名費雖卒難盡減緣增于頃歲者請得一
切報罷草莽愚民不知忌諱不勝惓惓之誠疏入詔減尖六米萬
餘石宅費率減什五侍御某君手其疏歎曰肉食者不言乃藿食
者言耶吾愧陳君而江南人咨京師者皆曰我不識陳君何人作

何貌顧能爾諸薦紳先生亡論識不識皆慕陳君爭造請恨交驩
陳君晚陳君由此顯名于京師君爲人倣儻好持議論每對客談
說古今事風颯颯生坐中人莫能抗亦時喜爲詩詩不甚工然心
慕好之宗人陳士本官中書奉詔使秦邸邀翁與偕遂遊太華並
驪山以南歷鄠杜弔秦皇漢武遺蹟意有所感一發之于詩旣至
從使者謁王翁故偉岸奏對稱旨王奇之再召見賜燕便殿遣中
使賂遺褻毳毼毼及他橐中裝反厚于使臣久之還京師翁子中
書君以薦召辦事殿中欲畱侍翁京邸翁不冝趣治裝歸未幾有
甲申之變人服翁先識云家居後十餘年病卒翁少時數爲狹邪
遊晚豪于酒性跡弛不問家人作業以是產稍稍挫末年產益挫
中書君名上遴以能書名

邵生曰中書君温恭長者也隱居授徒蕭然如寒士與余交二十
年未嘗見其激言矯行顧數爲言若翁則泫然涕下也翁直言劇
上而卒名顯其布衣之雄乎然鬱鬱無所試于世竟以老死悲夫

青門老圃傳

青門老圃者邵姓而逸其名家有杭百畝秫半之有圃一區雜植
薤韭瓜壺薯蕷蹲鴟之屬干本臧獲執耕爨者十餘人老圃力不
任耕獨時時抱甕灌畦圃中欣然自適又數稱慕其先世種瓜青
門者卽自號青門老圃云老圃常業儒兒時日誦秦漢數千言十
歲補弟子員試再高等已紊舉于鄉輒報罷會絳新令黜其籍則
歎曰吾固知富貴有命百年日暮耳而顧敝形勞神爲去杖馬箠
北遊燕西浮漢河弔屈賈之遺蹤時木落江清中流倚舷放歌爲
之歔歔泣下久之歸則搆小室環列卉石清池遊儵室中貯几硯
經史諸家書數千卷題曰東軒居之老圃豐而髯恬淡亡宅嗜好
顧好爲詩又好攻古文辭時有所賦撰獨坐一室中冥思遐搜兩
頰發赤如火喉閒至喀喀作聲屬橐不積日不出也方構思時類
有大苦者旣成則大喜牽衣遶牀狂呼遇得意處輒詫不讓古人
人往往非笑之或至大罵則益喜自負對客奮髯高談竟日夜不

倦遇功名士則搯擊談當世務遇田夫野老則談農桑遇方外人
則又談玄虛以及干支卜筮種植諸書其言率縷縷可聽然實無
所得也性不能飲飲數合輒醉顛喜人飲當東軒花時邀客泥飲
驩笑竟日客或扣石浩歌老圃則擊竹如意和之以爲樂尤嗜佳
山水常曰吾不能如向長待婚嫁畢方斷家事年過五十便欲具
一舫載筆牀茶竈爲浮家吳越閒遊不問地宿不問主往返不問
期死便埋骨青山佳處吾願足矣其曠達如此
贊曰青門老圃者莫測其何如人也或曰老圃隱居灌畦有以自
樂古鹿門漢陰之儔非邪或曰彼方銳意功名壯無所遇是激而
逃焉者邪或曰老圃外聲利頽然自放顧獨刻苦爲文辭殆有慕
于古之立言者歟

四先生傳

衡旣論次李空同何大復王弇州李滄溟四先生詩行世欲綜
其行事令覽者得其爲人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

平是以論其世也作四先生合傳

李空同先生名夢陽字獻吉陝西之慶陽人父正以貢爲封邱王教授因家大梁弱冠舉鄉試第一弘治癸丑成進士官戶部主事夢陽爲人剛直多忤負氣節不撓權貴孝宗末詔求直言夢陽應詔上封事陳二病三害六漸其一貴戚驕恣之漸蓋斥壽寧也曰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昔高皇帝制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常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于是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不宜有間顧制禮以防之者欲保全而使之安也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宜保全而安之者亦莫如壽寧侯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戚匿姦猾亡命罔利而賊民侵斂田宅彊鹵子女臧累鉅萬又占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替可

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夫川潰則傷必眾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壽寧侯者名張鶴齡皇后同產弟奏入逮夢陽繫鎮撫獄皇后母金夫人及壽寧侯皆切齒日環侍上前訴且泣必欲死夢陽上召輔臣劉健李東陽謝遷問夢陽當云何健曰狂生耳遷從容對曰夢陽雖狂乃心爲國上然之明日詔出夢陽獄復其官頃之上遊南宮二張夜入侍中酒皇后太子金夫人迤邐出遊上獨召壽寧語左右咸莫聞知燭影中遙見壽寧免冠觸地謝良久乃已蓋因夢陽封事罪壽寧云初夢陽屬草藁未上以示王先生守仁王時官兵部郎謂曰疏入必重旣雖然筮之可乎蓋晦翁行之矣筮遇解䷧之豫䷏曰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王曰行矣矢直也黃中也剛而得中吉何咎焉狐陰類且服之矣旣獄解出遇壽寧于市夢陽被酒數壽寧罪大罵揮鞭梢擊墮其一齒壽寧

青門解囊卷十五
八
恚甚欲陳其事念前疏未久隱忍而止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武安
侯蓋指此也武宗初羣閹日導上狗馬鷹兔倡優角觝諸戲漸濁
亂朝政輔臣劉健謝遷戶部尚書韓文以擊閹不勝相繼去而閹
劉瑾偵知韓文彈事出夢陽手矯旨繫詔獄奪其官放歸瑾誅起
按察副使提學江西俞中丞諫督兵平寇用二廣例抑諸司庭跪
夢陽獨挺立俞怪問何官徐答曰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
詔督諸生竟長揖出與江御史郅率諸生手銀鐺欲鎖御史御史
閉門不敢應坐構復免歸夢陽年位既不甚高獨以伉直喜事立
名節屢起屢仆故雖家居名益重方岳部使者過大梁莫不折節
請見見則自據上坐坐其客下坐客往往不堪去會宸濠獄起夢
陽嘗爲濠作陽春書院記忌者因中以危法林尚書俊力救得免
久之以病卒于家夢陽既倡興古學用詩古文辭高視一世世亦
翕然推之獨何景明晚出與之齊名
何先生景明者信陽人也字仲默號大復山人八歲善屬文十五

舉鄉試第三弘治壬戌成進士除中書舍人年甫十九正德初閹
瑾用事請告歸瑾螫諸在告者矯詔例免官瑾誅用李東陽薦起
直內閣侍經筵會乾清宮災景明應詔極言時事曰邇者寢宮被
災皇上下詔罪已避正殿求直言臣庶歎然莫不喜悅謂聖心悔
悟事當轉移乃自敕諭以後涉旬踰時未一視朝言官論奏邊軍
番僧義子數事未見施行中外缺望臣竊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
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興亡之機實在今日方今聖躬單立儲嗣
未建內無骨肉倚毗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當御宰相
不進見乃日與邊軍馳逐上下番僧義子同起居可爲寒心且夫
銜楸馳騁之勞不如廣廈細旃之逸小彝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
諷之娛樂彼厭此臣竊未諭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也自古寵
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爲戒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陛下
宜蚤爲裁抑使上得保富貴次亦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
豈不美乎昔高宗警雉雉之祥是轅嘉靖成王感風雷之變乃致

刑措陛下深圖化理更絃易轍則商周守成之業何足多哉臣荷先朝甄育復蒙陛下收臣廢黜之餘恩德至重誠不勝拳拳之愚惟陛下省察疏入報聞罷久之出爲陝西提學副使以病予告歸六日卒年僅三十有九景明爲人無町畦和雅溫秀顧鄙榮利植名節律身立朝斬斬有國士風錢寧者武宗嬖臣冒賜姓陵轍諸公卿獨心重景明願交驩持古畫乞景明詩景明謝曰此名畫毋污吾題畱一年竟還之李夢陽忤閣瑾繫獄旣不測景明以書抵李文正又爲夢陽畫策令康修撰海居閒事得解師御史某客死京師中官廖鵬賻以棺景明日御史生不受污願汚地下邪別賻金殮之卻其棺鵬弟鸞填陝西席鵬寵驕甚參隨騎遇藩臬馳突道中無所避景明叱從隸收縛笞而釋之騎爲之斂武宗初常以中書齋哀詔使滇滇故產香木珍貝犀象齒角金銀之屬使歸不持滇一物守臣餽遺無所受歷官二十年家無餘貲產死之日胠篋僅三十緡鄙人有言曰文士鮮行嗚呼如景明者非世所稱

文士乎哉其後三十年而有王世貞李攀龍

王先生世貞字元美世爲吳之崑山人已割崑山地置太倉州遂爲太倉人自號弇州山人家近海旁故有洲名鳳麟者卽又稱鳳洲先生父忬歷官兵部侍郎薊遼總督以忬姦相嵩論死世貞弱冠舉進士嘉靖中官刑部郎守文法無害遷副使備兵青州世貞美丰儀長身玉立對客談笑溫雅閒及古今忠孝大節則意氣激昂酒閒往往慷慨泣下蓋天性也尤明敏精吏事所至治有聲蹟青多大俠巨盜探丸殺人郡縣不能制世貞爲飭保甲教射士明賞購又設法鉤距部中盜賊姦俠主名悉知之發卽輒得盜賊解散已乃爲民興教化定嫁娶喪葬之禮俗以大治雷齡者故大俠橫行萊蕪閒海道宋購之急從迹過青州界世貞遣吏掩取則齡遁矣陽寢其事久之一日忽召尉某屏左右詰尉匿齡狀尉愕然曰曩立階下聞捕齡者非若邪尉叩頭服願得齡自贖齡至呼諭曰女當死女往某所取某盜吾活女尉與偕往果得盜遂以齡與

宋請贖其罪有盜魁誣平民爲黨縛至其人躡絲履盜數從後窺之世貞令隸蒙縛者首出易履入卽訊盜遽指絲履者曰是也世貞笑曰女乃以吾隸爲盜其發摘姦伏多類此會父忬難作棄官歸先是世貞官刑部時同年生楊繼盛劾相嵩十罪五姦繫詔獄論死世貞銳身橐籥又屬賓客居閒爲請莫能解繼盛妻張氏伏闕請代夫死疏格不得上疏橐出世貞手繼盛遇害世貞視含殮經紀其喪忬聞亦彈指唾罵宣大總督楊順爲嵩殺故經歷沈鍊謫所忬不平數有指斥語嵩內嗾之未發也會忬灤河防秋稍失亡喉御史方輅劾忬逮下錦衣獄坐逗撓棄市海內冤之世貞旣痛父死非辜橐葬淺土闔門飲泣服除不茹葷御內不敢具冠帶與燕會凡八年穆宗改元世貞偕弟世懋守闕白冤狀詔還忬故官尋以薦起副使備兵大名再疏固辭又應詔疏陳八事其一謂宗室皆高帝及列聖後無罪而錮之一城絕其仕進之路傷親親之仁其一請修建文實錄議方孝孺鐵鉉諡尤當時難言者疏入

報聞而令尚書督趣之官在大名治如青州故蹟遷參政分守杭嘉湖會三郡大水漂溺公私田廬萬計世貞上其狀于臺未報而明自英憲以後藩臬以下吏非奉詔及朝賀諸大典卽不得輒上疏相踵以爲故事世貞獨抗疏其略曰臣所屬三郡自五月至六月淫雨爲災汙邪之地匯爲巨浸縣桑之區摧折如赭流移比屋號哭填道臣忝司守土蒿目驚心臣竊伏計皇上雖富有四海而九重六師宗廟百官仰給者杭嘉湖及直隸蘇松常六郡耳自倭變起而民不中寇者十無二三矣殿工海餉共億浩繁而民之囊橐存者十無一矣郡邑鳩積與獄訟餘餒四御史出而掃地無餘矣議賑貸則倉廩空虛議勸借則閭閻縣罄臣實憂之痛之計無所出皇上幸念東南爲國家之本根小民爲皇上之赤子乞下臣章所司曲賜減免三郡今年正供之半它顏料加派織造諸賦暫一切報罷浙民幸甚奏入詔蠲賑有差民賴更生尋遷山西按察使以母喪去位服除改湖廣按察使再遷以副都御史撫治鄖陽

鄖轄五府地犬牙秦豫荆楚閒爲三省湊號難治世貞至則糾劾墨吏咨訪將才汰罷伍清屯田鄖遂爲重鎮有男子髡髮爲僧自稱樂平王世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遊歷郡縣所過舍傳舍令守飭供張飲食次至鄖世貞曰是必詐也親藩有宗正條敢闌出耶檄監司收捕驗問本平涼人姓賀名祿挾御女術遊藩邸崇王賜以紅杖櫻轎亡賴十餘人翼之爲姦利辭服論奏如法又按劾所過縣阿縱不應時刺舉二千石以下吏民皆驚亡何以江陵相不合自免歸初江陵相枋國欲引世貞自近世貞謝唯唯會荆州地震鄖上封事引李固京房占以爲陰道太盛失職之應又王生者江陵婦弟譁辱江陵令世貞按治無所貸江陵弗善也特以世貞名高陽示用稍遷南大理卿世貞亦意不自得因病免居家十餘歲久之除應天府尹又除南京刑部侍郎遵以人言歸復用薦起南京兵部侍郎世貞累疏固辭詔強起之乃奉詔尋遷南刑部尚書滿歲卽四疏乞骸骨以壽卒于家世貞高才博學自經

史四庫書苑及浮屠老子之說以至鑿石破冢稗官野乘所載靡不鉤纂著述之富古今罕儷家素世宦顯富貴然內行敕備建始祖祠拓義田千餘畝居喪哀毀循禮殉鮮姬媵臧獲近千指無一人曉音律者弟世懋進士歷官南太常卿亦工詩號麟洲所著有麟洲集

李先生攀龍字于麟歷城人也其家近東海因號滄溟父寶以貴事德莊王爲郎攀龍生九歲失父孤學母緝糶給脩脯稍長補諸生晉江王慎中督學山東奇其文首擢之嘉靖甲辰舉進士官刑部郎有邊將觸法不至死者柄臣子銜其不賂必欲寘諸辟攀龍力持不可得末減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帥久之出爲順德守攀龍嫉當世流俗之論以爲文士無所短長徒終日仰面看屋梁著書出則互標榜爲名高然闇世務又不習文法吏事雖摘藻如春華何益于殿最而俗吏務在簿書刀筆獄訟之閒取一切權譎自任非朝廷所以選用良二千石意故其守順德思以經術緣飾吏

治有所興除務便民多仁恕愛利順德故有牧馬場民久耕業其中其繇賦而監司誤以爲營馬牧地歲增賦至三千金攀龍請悉蠲之將作所徵順德視真定大名諸苑郡攀龍以爲郡故陜民貧不當與它郡比請裁其費比真定十之三又畱永濟倉粟無灌輸京師以餉戍卒增設永年縣傳于沙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通判鎮鉅鹿官亭以扼盜衝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關前後請白于臺得報可攀龍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百里而近者誠令亡出賦錢歲賦菽粟浮于河達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戇之滿三歲擢按察副使視陝西學政其鄉人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攀龍使屬文攀龍不懌曰副使而屬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邪會關陝當地裂後數動搖心悸念母老家居遽上疏乞骸骨吏部惜其去特請予告歸故事外臣無在告者獨何景明前亦以副使予告蓋異數也歸則構一樓鮑山華不注閒曰白雪樓居之直指二千石詣謁輒謝病造請數四終不一見去亦無

所報謝以是得簡亢聲隆慶初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俄遷參政奉表入賀道遷河南按察使以母喪歸哀毀致疾久之暴心痛一夕卒初弘正閒以詩名者吳郡徐昌穀濟南邊貢亳州薛蕙儀封王廷相閩鄭善夫而李何爲最嘉隆閒則武昌吳國倫吳興徐中行廣陵宗臣嶺南梁有譽東郡謝榛而王李爲首稱皆同時相友善故世稱前後七子或亦稱五子

邵長蘅曰四先生詩余論著之詳矣又其集世多有故不論論其大者李何嶽嶽批鱗蹈鑊戚閣屏氣弇州倜儻難進易退內行醜備滄溟稍刑方爲圓矣然嘒嘒噉噉簡亢自遂要之無愧于其文嗚呼四先生已矣後之詆排四先生者吾不知其律身正家出處之際視四先生何如也可慨也夫重可惜也夫

明翰林院修撰金公傳

公名聲姓金氏字正希世爲新安休寧人八歲隨父商楚遂占籍嘉魚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公幼從龍先生韜習制舉業韜

亦知名士嘗命一題至六七作不許可公跪謝曰才竭矣韜徐出
所藏某公名作示曰此不勝若文耶公慄然退而卒業反復至三
十作始易題公後以經義負盛名學者宗之與前輩唐歸諸大家
並稱云天啟甲子舉順天鄉試戊辰崇禎改元成進士選爲庶吉
士公性狷介不妄交諸生時與嘉魚熊公開元善及是與同館劉
公之綸善明至啟禎時士風漸下新進士與是選者往往以飲博
爲放達以書畫聲伎爲風雅館課則具文目之或令書傭代斷公
慷慨曰國家方以此儲宰相才奈何如是與劉公之綸屹屹窮晝
夜讀書考鏡古今治亂得失聞者笑曰未卯而求時夜毋乃大蚤
計同館皆曰以爲迂己巳冬北兵自大安口入薄都城九門盡閉
上御平臺召廷臣令條上方略舉朝愕眙無一語公伏地哭曰大
小臣工罕有爲陛下任事者上問公計安出先是有武人而髡者
曰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自言入嵩山遇異人授以卷書啟視皆
古兵法言車戰甚具甫習之逾年已乃瘞其書嵩山下脫浮屠服

遊京師數至劉公邸談兵事劉甚重之公見事亟首薦劉公之綸
知兵次及甫上令甫以散官隨劉入對甫具陳車戰之利上大悅
立擢之綸兵部右侍郎申甫京營副總兵而命公以御史參軍事
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而甫所用戰車猝不能辦取民間牛車
加竹盾給之募卒又皆市人子不知操兵公疏陳不可狀而權貴
人忌甫以白衣驟用謀委之餌敵日夜下兵符趣戰甫不得已痛
哭出城而大帥滿桂先一日戰歿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
宿將有威望提邊兵萬騎入援上方倚重之及敗死朝野氣奪甫
出城列戰車爲偃月阻蘆溝而陣敵遣數百騎張漢幟遶出陣後
始猶以爲羽林軍俄發數矢則大驚曰北軍也而車已前向不可
回遂全軍覆沒甫力戰死越日劉公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
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死戰一晝夜援兵不至劉公流矢貫顛
死屍至城下鏃不出公嚙之出以授其家劉蜀人其母在京師爲
請勘合輿櫬歸費一出公初申甫敗聞上令中使覘公中使至公

邸見布被蕭然篋中不名一錢爲之太息同至郭外得甫尸則喜曰雖敗舉不失人可賀也北兵旣引歸竟無理甫死事而前時噤不出聲者交章論公書生誤國賴上明察詔勿問予劉公祭葬諡廕有加公亦上疏自劾吏部就差以御史巡視西城而上意欲還公館職執政尼之公曰人臣事君何地不可自效邪入臺再疏論人才大略謂天下非誠乏才也士大夫精華果銳之氣爭馳于門戶毀譽者半銷萎于苞苴竿牘者半而上又不思所以淬勵之才不出語最切時病會覃恩得封其父母公喜曰吾苟仍爲庶吉士詎能得此卽日請告歸休寧奉恩詔拜膝下鄉黨榮之當是時流賊蹂楚斬黃焚陵寢將闕畱都勢日棘公時家居已十餘年方遭太公喪遽蹶然起爲當事畫策團結鄉人子弟爲守禦計而黔人馬士英開府鳳陽募黔兵數千令四游擊統之紆道入饒之樂平又入徽之婺源祁門所至鹵掠徽人以爲賊縱鄉兵格鬪斬馘過半得脫者奔告士英謂金翰林實主之士英遽疏公殺官軍狀

詔逮治公慷慨就道曰吾不出岷無所恃豈可以事不由已聽其糜爛再具疏申理上覽疏識公名詔起用公吏部擬按察司僉事上特旨以翰林院修撰起用故事修撰專以授及第第一人無它官遷者是歲崇禎十六年也會遭母喪力請終制明年三月燕京陷烈帝死社稷公從苦山中慟哭嘔血奮身自擲求死者再乙酉五月王師渡江弘光帝出走徽民議納款公挺身出縣明太祖像于明倫堂率士民痛哭三日遂起兵會隆武建號閩加兵部右侍郎賜銀印一公以孤城抗王師三閱月知事不濟呼其將士語曰徽本不欲守吾爲禍始義當死汝曹從我死無益左右多號泣不忍去明日率戲下數十人馳赴大軍有識之者曰金翰林也擁之去過蕪湖遇其鄉人話舊如平時索筆書過山谿詩有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句抵金陵故督師洪承疇以閣部填金陵欣然迎見公公張目字謂洪曰亨九曩陣亡計至先帝素服臨祭九壇豈有受恩如亨九而甘心降敵者吾竊疑其僞洪嘿久

之曰此老火性未除吾不能再見明日驅公出通濟門具衣冠望孝陵再拜曰臣力竭虛負國恩遂端坐受刃死之日爲十月八日年四十有八初公所厚善熊公開元亦成進士崇禎末官行人司副嘗召對面劾首輔既而補牘語不相應上怒同時姜公塚以二十四氣蜚語觸上怒甚遂同下詔獄廷杖百怒猶未解必欲斃二臣于獄甲申二月閣臣李建泰奉命督師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建泰爲頓首請始得釋猶論成開元以成杭州得南還尋投隆武于閩公旣殉節後子敦涵開道入閩持隆武賜印投開元述其事開元爲請于隆武易名文毅贈禮部尚書故或亦稱金文毅公開元後薙髮爲僧受法于靈崑繼公號藥菴和尚

邵長蘅曰熊嘗爲公作傳自侷知公謂欲公千百世存非予不可予友吳允嘉持熊傳視予蕪穢拖沓殊不成文予重吳請乃爲刪次之令可傳後同時有江天一者佐公舉兵參其軍旣敗走歸拜其祖母母曰吾首與公舉事義不令公獨死追及公大呼我金翰

林參軍江天一也遂并執之至金陵與公同日死又有吳國禎余元英程有功皆隨公不去是日亦同死而僧慧源閩人蕭倫者生未嘗識公爲奔走市美棺殮公並殮四人嗚呼忠義之感人如是夫

明大司馬盧忠烈公傳

盧公名象昇字建斗別號九台常州宜興人大父荆玉公令浚儀南康有惠政父崑石爲名諸生公天啟辛酉舉于鄉壬戌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出守大名尋遷大名道備兵三郡號天雄軍是歲崇禎六年也時流賊勢日張臨洺警急公提兵赴援擊賊小西天再邀擊青龍岡皆破之嘗逐賊至危崖賊騎自巔馳下連發三矢一矢拂公貂領落之一矢殪中軍一將一矢中公額眉間凝血痕賊望見駭曰盧公似有三眼不敢逼竟殺賊而還賊又潛分兵旁鈔公偵知引精兵疾驅出其前撲斬數千級賊大蹙曰此盧拌俗拚命也遇之卽死相戒不敢犯大名公深沈有大略卽之温温儒者

顧獨精悍便騎射性能耐勞苦蹋陣雄呼萬騎辟易雖古名將無以過賊讐公威名南渡河破鄖西六城廷議擢公以僉都御史撫鄖至則偕總督陳奇瑜引兵窮逐踰竹山追賊及烏林關敗之又敗之也家溝石泉壩又敗之康家坪蚬溪遇縣崖絕礮則羶裹繩縋而渡賊奔走伏匿恐官軍望見炊烟至晝不敢餐前後斬級五六千墮篁塹死者又萬數鄖寇絕迹公患漢江商舶不通迺開鼓鑄侍穀糴造兵船數千艘西抵商雒南距荆襄轉輸貿易物力充牣鄖自是成鉅鎮鄖鄰楚賊之不敢犯鄖者悉中于楚詔遷公副都御史移撫楚賊聞公至突奔中州日殘數十城邑豫士民伏闕請公楚人爭之力廷議擢兵部侍郎賜劔印總理五省尋益以二省時秦督洪承疇連喪大將又戲下數叛威望稍損而公新受事慷慨志清中原軍令一變所至輒有功八年正月賊渠李自成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盡銳攻滁滁城守頗力公疾馳五晝夜至麾兵急擊遣祖寬羅岱爲前鋒公躬援枹鼓繼進搏賊城東五里橋逐

北至關山朱龍橋橫屍枕籍滁水赤流數里公之至也出滁人不同意遣偏將入州求糧疑爲賊斬之竿其首公馳諭又以礮擬公行大僕李覺斯識公乃開門延入滁守劉大鞏股栗伏地分必死劉母年八旬號哭求代公亦念其城守功劓而免其死築壇酌亡將哭之旣殮而後行公時急逐賊賊且殄先檄淮撫朱大典堵賊去路朱不應賊得逸去又追敗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銳幾盡至南陽使人告楚撫王夢尹鄖撫宋祖舜曰賊罷矣東西遮截前阻漢江可一戰禽也二撫又不應賊從光化之羊皮灘逸去公自受討賊命歷三載未嘗止官舍夜則同戰士露宿一夕右臂挽馬韁曲左肱臥夢中聽馬蹄蹀躞聲遽大呼起躍馬行部曲亦大呼上馬然莫測其故是夜賊統大隊宵行聞呼咤聲疑中伏狂奔達曙因追擊三百餘里禽斬無算公曰幸也酣臥不覺吾一軍爲醢矣又嘗以百餘騎陷伏中兩日公戒其騎曰食盡必死奮擊之尚有出理乃大呼突陣賊皆靡大軍亦繼至遂破賊殺萬人公臨陣用麾幢

自隨旁睨它騎距躍輒上奪其刃便以殺賊又好將輕騎棄大營數十里趨利蓋瀕死者屢矣然輒免往往取勝明年八月京師有警詔督勤王兵入援尋加尚書再賜劔印命總督宣大山西公去而賊禍蔓延秦晉豫楚鄖襄在在糜爛不及十年明祚隕矣悲夫公既受宣雲命慨然就道出居庸關二十里卽策馬閱東界先是公既受宣雲命慨然就道出居庸關二十里卽策馬閱東界先是過副帥以下兜鍪挂鎧韞弓矢插房伏謁道左傳呼聲如雷過久始敢起公則盡遣之去控數騎行六百里日呼守堡老兵詢疾苦漸及邊事老兵以爲偏裨也狎之言狀甚悉騎過詢知爲新督則大駭始至邊粟告匱斗直千錢公憂之力請舉屯牧日行畛道間辨穀土督耕播凡牛羊豕_音糞除各有法則行之兩年沙磧皆成沃土歲大穰積粟至二十萬石上詔頒其法于九邊令倣行十一年五月外艱計聞哭踊請奔喪疏上情辭哀慘上許之九月秋防竣方候代而京師纂嚴三賜劔印督天下援師勤王是時枋

中樞者爲武陵楊嗣昌公先以議邊事與嗣昌忤又嗣昌方奪情視事服緋袍上政府清論鄙之公數有規切語嗣昌益憾謀中傷公後卒以是敗公之入援也以十月三日召見平臺詢方略對曰臣意主戰上變色曰朝廷原未言撫又誠公大敵非寇比公頓首出是時樞璫密議輦金幣出城已有事大事小之疏公不聞也及會議公昌言主戰坐皆默然初嗣昌媚大璫坐必居下公至直坐其上故樞璫皆銜之公入軍決策議戰誓諸大帥各選勁于十五夜分十路四面襲擊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令甫下總監高起潛遺書尼之且漏師期公頓足曰若輩撓我至是邪嗣昌赴軍中公責其阻師縱敵罪聲色俱厲嗣昌頰發赤曰公直以尚方劔加我矣公曰不奔喪不殺敵尚方劔須從已項下過若舍戰言撫養禍辱國非某所知嗣昌強應曰從無撫說毋以長安飛語陷人公曰周元忠講撫通國共聞復誰諱周元忠者賣卜瞽也嘗奉嗣昌指往來塞下故斥之云云嗣昌語塞拂衣去當是時

公名督天下兵實不及二萬自十月至十二月屢有斬獲而畿輔守令見齟齬公者眾所至呼饜不應軍中乏糧動四五日又傳敵走雲晉雲帥某逕引兵去時上已入嗣昌譖削公尚書銜矣提見卒不滿五千往來衝擊然實飢疲不足杖公見執益急晨步出營呼將士環立勵以必死辭氣慷慨激泣雨下一軍泣且奮遂進軍鉅鹿之賈莊與大軍遇高起潛擁關寧兵相距五十里屢檄召援不至公孤軍直前搏戰瞋目大呼目皆裂出血兩軍殺傷過當會日莫引去半夜聞四面鬻策聲大軍縱萬騎圍賈莊三市黎明公躍馬行陣令虎大威楊國柱張左右翼而公自揮長刀大呼陷陣三軍殊死戰自辰及未礮盡矢窮軍中對面不相見虎大威猶識公挽公馬欲突圍公以刀剗音黎其手曰我不死疆場死西市邪驟馬馳入陣左乳中一矢拔鏃更戰矢貫腰及左右股各一猶震呼手擊殺數十人大軍鏖鬪公被重創歿于陣家丁顧顯從死圍人楊陸凱慮殘公屍伏公體被二十四箭死虎大威潰圍出創重

竟得不死公死年三十九是日臘月十二日也天霾日無光翳暈兩小日色白如月天官家言大將星囚公竟當之云公既歿謫者猶紛紛言公降或言遁後三日副將劉欽躡積屍得血污赤體麻袴刻督兵硃篆知公尸也以告贊畫楊廷麟昇入真定東關親爲盥面刮髮守臣素識公者佯不辨廷麟憤甚集兵民視之一卒踊起哭曰我盧爺也乃相率羅拜大哭距公死七十五日始克殮三郡民披髮奔走號呼設槃案酌哭者日萬計廷麟官翰林編修嘗抗疏斥嗣昌有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殞恨語嗣昌銜之遽改兵部主事赴行營贊畫戰賈莊前一日奉檄催饜真定故不及難後經紀公喪歸宜興人服其高義乙酉之變廷麟與萬公元吉共守贛城破不屈赴清水塘死先是嗣昌遣錦衣邏卒俞振龍陰誦公軍事公死振龍歸報具言忠勇殉節狀嗣昌怒拷掠三日夜令吐實振龍曰龍有死耳言實公殺龍誑則鬼神必殛龍廷鞫對如初竟拷死垂斃忽昂首大呼曰天道神明無枉忠臣俞

常販貂故亦呼俞貂鼠同時有干總楊國棟者塘報至部嗣昌欲令緣飾逗怯狀國棟不肖曰以盡忠爲逗以力戰爲怯有死不敢加以極刑無變詞崇禎十五年公事始大白予祭葬世蔭贈太子太師兵部尚書諡忠烈賜建專祠其弟象觀請之也象觀癸未成進士乙酉六月起兵敗投水死

邵長蘅曰余得楊君廷麟所爲忠烈公紀實讀之終卷忽哭出聲不可忍善乎楊君之言曰嗣昌之必死忠烈有二憾公孝則昌不子公忠則昌不臣惟公忠孝大義矢吻凜然故甘心櫻刃貫鏃漉碧血于沙場而不悔也悲夫又曰均之督臣也洪生則謂之死公死則謂之生豈非運厄陽九而孽域滿朝致是哉蓋當時之論如此

書盧忠烈公遺事

公廿四成進士年少美丰儀維揚一豔治堅欲委身事公公笑曰吾有鑠精神于粉黛耶謝卻之爲學務博涉講求經濟不欲

以文士名顧偶一下筆伉健有氣名能文章家不過也總理九省時自爲疏略曰賊橫而後調兵賊多而後增兵事事皆趨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况請未必敷致卒從賊而將爲寇是八年來絡繹而請之兵反樹賊黨積案而用之餉適齎盜糧也又言督臣與理臣宜有專兵有專餉請調咸寧甘固兵屬之督薊遼寧兵屬之理若遇山林奔突不利騎兵再調川軍滇黔兵一二萬攀援險阻佐騎兵所不及每月需餉各一十三萬而聽承疇辭三邊聽臣辭全楚所在撫臣毋以一方有警輒求調援分督理之兵餉臺諫毋從中苛求俾督理得精心辦賊總之臣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切中機宜論者韙之是時督則洪承疇也公嘗貽書訓其子弟曰吾君恩旣重臣誼安辭委七尺于行間違二親之定省此于忠孝奚居也吾願子弟弗事交遊弗圖安飽名須立而戒淨志欲高而無妄庭以內悃悃無華庭以外卑謙自牧非惟

可久抑亦省譽其訓室人曰余歷官十三載未嘗一問家事室無冷容家無長物今任討賊艱苦萬端成敗利鈍付之天毀譽是非聽之人頂踵髮膚歸之君父惟願作吾匹者體吾心以媳代子以母代父使兩親娛于堂四稔習于學吾願足矣嗚呼讀公書語語摯性亦徵學問後世慕說公者謂公為忠臣為名將詎知其家教乃如是哉性警敏在軍中軍書羽檄旁午據鞍判畫揮擣如飛朱墨淋漓馬鬣閒常滿稍暇即角射為戲以箭銜花五十步外發輒命中偶隨手書片紙與所親云吾嘗較獵塞外親逐兔免將吏擊狐伐麇耳畔生弦勁筈聲救救音雌脫去如鳶羣飢噉音不絕以為樂遇平岡呼酒坐地與諸大帥論兵法忼愾及時事不覺鬢樹眶裂諸帥皆起舞還復與較射發百數十矢跨生駒潑刺而還笑呼曹景宗小兒強作解事何足道其意氣如此明進士金沙曹汝珍嘗為公傳蜀人唐大陶江陰黃晞皆傳公互有得失最後見楊廷麟所著紀實喜其詳密亦未

暇講剪裁法子既刪次之為傳有遺事數條欲後世髮鬚見公文筆乃附著云

武進三忠合傳

劉熙祚字仲緝號劬思世為武進人天啟甲子舉于鄉筮仕得興寧令以治行徵思陵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入臺忼慨言事章數十上尋奉命按楚歲崇禎十六年也當此之時賊張獻忠已陷荆州陷承天焚燒陵寢襄陽再陷屠斬糜黃全楚河決魚爛矣五月遂陷武昌乘勝陷岳州獻忠謀過湖上于洞庭神者三不吉投琰大詢斂干艘于湘潭焚之遂騎而逼長沙會熙祚按長沙聞警投袂起曰吾按臣也當急護宗藩是時親王開邸于長沙者曰吉藩開邸于衡州者曰桂藩而惠王故邸荆州荆陷投吉藩亦在長沙兩王相對日涕泣憂賊顧不知修備惟堞宮垣晝夜擊櫓徼巡而已熙祚急檄總兵尹先民以萬人守羅塘河孔道貴屯三稍磯而命推官蔡道憲立柵斷陸道柵未及成賊驟至先民解甲降道貴

走勢不支熙祚急護兩王走衡州而長沙陷蔡道憲不屈死蔡道
憲者晉江人崇禎丁丑進士賊傳城下懼之降道憲手注弩斃一
賊尋被執嚼齒大罵賊賊怒磔之健卒凌國俊九人侍道憲不肯
去賊并殺九人內四卒奮曰願葬主骸而死賊義而許之四卒解
衣裹道憲骨葬南郭已乃自剄熙祚至衡州賊尋破衡乃急護惠
吉桂三王入永州賊命拆桂邸殿材入長沙而親提銳卒追三王
于永熙祚晨朝三王泣且拜曰永以南非楚境過此一步非臣死
所矣臣誓與此城俱碎王幸自愛乃遣其中軍護三王入西粵而
已死守永賊至姦人內閒城陷賊縛熙祚去題詩永陽驛至寧鄉
之孔廟被殺一曰賊執熙祚檻送獻忠營熙祚大罵不屈賊以繩
曳足倒拖地剖腹剖出腸死嗚呼明季流寇之旣慘極于親藩而
宗社隨之當崇禎十四年正月洛陽陷福王殞焉賊薦王于俎洵
其血雜鹿醢飲之曰此福祿酒也同月襄陽陷賊坐王于堂下屬
以卮酒曰吾借王頭使楊嗣昌以陷藩伏法而襄王殞矣其後陷

南陽而唐王殞于麒麟閣陷汝寧而崇王及世子道殞及陷蘄州
而荆王先以悸死陷武昌而楚王爲賊執置所乘輦昇而沈之江
以死楚宗屠僂靡子遺其它蹈命失國竄身媮生者所在見告蓋
自辛巳訖癸未三年閒所稱豫楚十二王大略盡矣其時上相握
劔印專征所在巡撫及諸大帥擁重兵環賊壘而軍者相望也無
能一紓親王之禍而熙祚以無兵無將之按臣間關險阻擁護三
藩俾遁于粵而後以一死身障其衝可謂忠矣議者或以不能死
守長沙爲熙祚咎誤哉熙祚死明年三月北都陷帝后死國同時
以文臣徇節者武進又得二人曰王御史章金主事鉉
王章字漢臣崇禎戊辰進士初令諸暨有惠政臺使者疏調繁改
鄞鄞人來逆暨人逐之曰王君我父也鄞何與鄞人爭之力曰王
君今我父也暨安得畱章兩慰遣之而乘夜啟門壯去治鄞如暨
兩邑皆肖像以祠久之以卓異徵授工部主事擢陝西道監察御
史出巡按甘肅甘故重鎮而邊兵窮困每舉責于弁約十金償一

級亡所得級則殺口外民以償故往往開邊釁而弁得冒功邀賞章知其弊著令寇非大舉不許以零級邀功按甘二年封事凡百八十八上崇禎十七年二月差巡視京營當是時流寇李自成已破太原轉略忻代破寧武宣大警檄踵至章奉巡視之命按京營額兵當十一萬有奇除疾疫什一羸弱什二勦畹占役及市傭竄名什四三其所存者四分財一而闕月饗已半載士飢疲不任甲閱視則革筭木薦敝兜鍪鈍戈幾如兒戲有介而馳者九發不中騎平蹶問之則都司也喟然語同列曰戎事至此尚可爲乎吾死是職矣已泣下霑襟會有南歸者索家訊章奮筆書曰全晉旣殘關門告棘臣子不敢復問身家語不及私俄賊入居庸三輔望風瓦解都城纂嚴章與科臣光時亨分堞城守三月十九日賊破彰義門章猶手發二礮擊賊時亨踉蹌至急呼章易服遁章奮曰事至此惟有一死遂戎服上馬賊騎自後至叱呵下馬時亨遽下馬蒲伏請降章策馬走且厲聲曰我視兵御史也孰敢叱賊怒槊刺其

股墮馬乃踞地大罵賊益怒攢槊刺之至死罵不絕口日莫家人至城上覓其尸僵坐不仕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以板扉舁之歸光時亨者亦進士方事急時都御史李邦華密疏請皇太子監國南京上心動而一時倡異議率臺諫闐然起而詆排邦華者卽時亨也後以從逆論死逮南都弃市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而籍于順天舉鄉試第一崇禎戊辰成進士年十九自以不習吏請改銓得揚州教授內遷國子博士擢工部主事是時上方銳意綜核命內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敕爲彝憲特建署鉉抗疏略曰皇上御極之始不旬而殛除大憝至斷也還埽除之役杜奸預之漸至明也乃不數年復尋覆轍事權寢重體統逾尊在外邊境有總監等之總督矣在內二部新設總理又躋之部堂矣皇上誅一忠賢而今扶植而擁樹者且不止一忠賢臣誠至愚竊所未喻旣而彝憲抑諸司行堂屬禮鉉又疏言彝憲妄自尊大儼然部堂白居強抑曹郎卮之屬吏臣不敢以

委贄皇上之臣爲奔走中貴之臣亦不忍以七尺讀書之軀爲扶服刑餘之軀挫士節辱朝廷所關甚鉅上怒有旨切責彝憲聞之意得甚是日入新署扇導呵殿如尚書彝憲闕堂皇南面據案黃衫緹衣列侍階下吏抱文書雁鶩行俟命者左右數十百人而曹郎無一至者先是鉉集郎官議吾曹與總理職事相關第令掾吏持文往有一人登彝憲堂卽屬假子當提吾鞞尖錫其面故諸郎官白尚書先期各以公事出而彝憲慙且恚甚曰此必金主事也以驗放十六門火器誣劾鉉故誤軍機欲殺鉉尚書力爭之得削籍歸後十餘年起兵部車駕司主事巡視皇城與王章視京營同日拜命時賊已破大同而宣府監視則太監杜勳居庸則太監杜之秩鉉疏言大同陷勢且逼宣府宣府不守則京城危撫臣朱之馮忠勇可捍一面第恐內臣掣肘債事乞專任撫臣而急撤宣府居庸內監不報賊至宣府杜勳率鎮將迎降朱之馮死之至居庸杜之秩亦開關降鉉聞拊膺大哭鉉有弟綜在旁亦大哭鉉顧語

綜曰今我與若哭朱公數日後若旋哭我也十九日賊入都城鉉倉皇歸與母訣曰從母乞此身殉王事母曰汝讀書知大義今日始向我乞身邪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鉉趨皇城見宮女踉蹌出走喧傳帝崩又聞王章死城上失聲曰唉芳洲已先我蓋鉉與章素交厚約同死芳洲者王章號也遂具衣冠北面再拜投御河死僕奔告其母章氏曰兒得死所矣吾命婦義不可辱赴井死妾王氏從之死弟綜收殮畢號哭三日亦投井死初熙祚死湖南時事甫聞而國亡未及邀贈諡南都建乃追贈熙祚左都御史諡忠毅章贈大理卿諡忠烈鉉贈太僕少卿諡忠潔而忠潔尸沈御河逾月賊去求遺骸不可識家人識其網環持歸以衣冠殮忠毅尸殘于亂兵惟忠烈以喪歸祭葬如著令邵長蘅曰子亦武進人也故知三公特詳劉故著姓居郡城西偏相傳地有古柏因號柏樹劉氏云金氏世居郊邨王氏世居奔牛鎮蘇子瞻詩臥看古堰橫奔牛是也在邑西數十里烏虜甲申之

青門麓稟卷十五
變天柱崩地軸仄畜鳴人頭彗掃紫極時中外慷慨伏節者多有而吾邑乃得三人偉哉予爲合傳之令譔明史者有所考

青門麓稟卷十五

青門麓稟卷十六

前集

武進邵長蘅子湘

策

予自康熙辛酉後復應科舉試得策凡十五首所爲鈔撮陳言以塞主司之問而不得一當者宜其無足存也稟亦尋棄去不意兒子掇拾其後仍弄巾笥比乃請以付梓因汰冗複錄其稍裨時務者如干首別爲一卷附麓稟邵長蘅識

試策一 教養

三代教養之法莫詳于成周故其治之成亦莫盛于成周慮民之飢也則畫井而授之田慮民之寒也則教之桑而帛麻而布慮其渙散放恣而不可久安也爲之比閭族黨州鄉以屬乎司徒爲之鄰里鄩鄙縣遂以屬乎遂人聯之以五兩卒伍師軍以知其數習之以師田飲射祭祀讀法以一其心學于閭使知長幼之序書于鄉使知善惡之效而其時爲之民者仰事父母俯恤妻子旁睦其兄弟媯戚歡然各自愛其身家夫民知自愛則尚禮義尚禮義則

重犯法重犯法則教化以成刑罰以措成周天下垂八百餘年蓋立國未有如是之久也嬴秦斬刈焚屠以威劫黥首先王之法蕩然無餘歷漢唐宋元明千八九百年其間未嘗無願治之君圖治之良法大較偏駁而不醇疏略而不備故愚常以謂三代以下聽民自生自成而已上無以養民也而又有苛役以勞之厚斂以腴之上無以教民也而又有淫邪詐僞以導其耳目有刑法以殘其肢體幸而得賢君僅僅能治不幸遇中主以下則馴致大亂而天下以亡且夫民者天下之元氣也譬之一身然元氣堅固雖羸弱亦壽元氣股削雖壯健亦夭教養者猶之善養生者潔飲食慎起居不犯霧露飢渴以滋培其元氣也人之死必死于病病不一也而致病之由則必自元氣始西漢之亡以外戚東漢魏晉之亡以強臣唐之亡也以宦官藩鎮宋之亡以敵國元明之亡以盜賊皆病也而所以致病之由則皆在于失民 國家太平累治民得休養生息四十年于茲乃執事發策有云人多安業家鮮葢藏廉讓

未盡興風俗未盡厚誠鯁鯁乎慮之也愚欲博言之請限民名田治溝洫課耕桑行鄉舉里選復孝弟之科修飲射之禮則見爲迂闊而難行空言之則泛而無當愚請切言之人多失業家鮮葢藏者由積欠爲之累也 皇上臨御以來二十三年矣數下寬大之詔蠲逋租省繇役雖滇黔用兵六七年未常輕議加賦小民沐浴膏澤無它疾苦凡今閭閻所謂積欠大半皆 聖恩所貸而姦吏窟穴其中爲利藪者也如十七年以前積欠已蠲而巧設名項催徵如故也十八年以後明詔限年分納而竝徵如故也自甲移乙追呼蔓延因之人戶逃徙田野荒蕪舊欠如故新逋益增竊計官之所得甚微吏之所取甚厚而爲害則甚大請下 詔一切蠲除曠然與天下更始官吏私徵者重以法懲之積欠旣蠲則流庸自歸田疇日墾稼穡滋殖葢藏漸裕庶幾無失所之民矣廉讓未興風俗未厚者教之未責其實也 聖諭十六條昭昭乎如揭日月第令家諭戶曉復三代之治何難顧今日郡縣奉行特具文耳邑

聚之地歲不過一再舉而窮鄉僻壤至今有未聞者夫欲教化之
行在導之以所喜而動其所恥宜每鄉立鄉約所設約正副各一
人擇耆年無過而民所素服者爲之月朔則集鄉之人拱聽講讀
聖訓開釋指義讀已正書其孝弟力田者聞于令爲復其身而
頗示禮貌以優異之副書其不率教者聞于令量答罰以媿之夫
小民而見禮于上是其所喜也彼優禮而此受答罰是其所恥也
恥則沮于不善喜則自奮于爲善庶幾禮讓之風行爭鬪之獄衰
而忠厚之俗可以漸復此亦三代教人之遺意歟其要又在慎選
守令而重責成夫上之所嚮下之所趨也上厚民以教化而顧課
吏以文法是卻行而求前也請明詔督撫之課守令不以催科搏
擊爲能而以厚民生興民行爲能不以赫赫有可紀之狀爲賢而
以悃幅無華歲計有餘者爲賢凡朝廷所爲教養斯民之具先之
以力行要之以遲久而又上下一心劇以歲月而謂治迄不古若
豈理也哉若夫徇末世一切苟且之術而欲野無失業之民戶有

可封之俗猶之服金石峻劫之藥而冀元氣之滋培也必無幸已
試策二

人才

執事發策詢及人才之盛衰愚生竊心知其所以然也率爾言之
大懼所問非所對以獲戾于執事然愚確見其然終不敢易說以
對一代之人才生之者天成之者人人人才之生于今不幸無以成
之又有以敗之則數百年來相沿而不知變之八股是已宋人始
用帖書墨義至爲淺陋王安石變法乃改用經義須通經有文采
不專記誦故當時名曰大義而明因之夫取士尚經術似已顧其
陋在曲摹聖賢之口吻而代爲之言聖賢所一言者吾從而數百
言無論吾言之斷斷不似聖賢卽似已以聖賢視之何啻爲益瘦
爲駢拇爲鸚鵡之學語而習之工者又必盡斂其才情氣魄帖帖
然疲精神窮日夜以從事于揣摩勦襲浮華無用之空言而後謂
之工故其出爲世用也賢者僅斤斤自好而試之于事每迂窒而
難通其長厚者授之律令不曉句讀握算不知縱橫惟胥吏所顛

倒而其不肖者則貪鄙翳茸且舉其所徼倖苟且于科名者而推之政事之閒于是科法極倣人才致不如古而不知其平日八股之學浸淫腐爛以至此也蘇轍有言精華果銳之氣其在物也煜然而有光確然而能堅是氣也亡則物皆喁然無所用嗟乎今日之士其氣之銷亡也久矣今夫求馬者求其致千里也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姑試之搏鼠而擒兔則相馬者過也故舟楫之利習于水者能之用以舟楫而顧習之以樵蘇一旦入于江湖必覆矣畜養戰士將用之以摧鋒陷堅而顧習之以黏竿蹋鞠六博之戲一旦臨陣必敗矣何則所用非所習也夫八股之學始于安石論者謂宋之人才初壞于紹聖大壞于崇觀紹聖崇觀之壞皆安石之流禍也詎意六百餘年後流禍尚存而未知所變計也哉然則求人才于今日必先廢八股用論策而天下之人才無所壞然後選師儒尚實學而天下之人才有所成愚非敢謂論策遽能得天下之才也大抵用論策則士不得不博取經史有用之書

而讀之而相與講求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天文律歷兵刑禮樂漕賦河渠鹽菑屯鑄一切時務緩急之大端以應一日之間聞之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倣車贏馬惡衣菲食若以論策取人則才者侈談經濟樸魯者亦麤識古今較之八股之喁然而無用者相去逕庭矣故愚以謂人才之成事尚有漸而斷然自廢八股用論策始今夫松柏栝柏之生于山也無折之披之斤之斧之使得遂其性然後時之以壅培滋之以灌溉則大者宋棟小者樛樞曲者枿直者楹可計歲月而待用也議者必曰本朝取士常一用論策未幾報罷疑其法不足以得人八股終明代用之何常乏才愚竊謂不然閒按三代以下人才莫盛于西漢求文學則賈誼董仲舒至求遺經則伏戴高唐大小夏侯之徒至慕邊功則衛霍傅鄭之徒至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吏治則吳公文翁趙張黃霸之屬惟上所欲得如取如攜而其端實自文景親策賢良開之無論賈董大儒卽鼂錯公孫弘以下其

對策皆彬彬爾雅可見施行宋世惟制科專用論策而富弼余靖
尹洙張方平吳育蘇軾蘇轍諸君子皆自制科得之孰謂論策不
可得士哉 本朝所以行之而輒罷者由其時論仍帖括之陋策
多避忌之拘而士之有所挾者率無由自見非法不善所以用法
者未善也至于明事尤可太息明二百八十年科目畸重士無它
途以進其閒烏容無才且夫一代偉人傑士卓然特立不汨沒于
浮華腐爛之學者僅僅千百之一而爲其所敗壞則已眾矣明制
三歲一取士與今同而額倍之每歲舉于鄉者幾二千人舉于禮
部者三四百人通計二百八十年閒所取不下二十三萬人而其
所謂才者如麟角鳳毛不得百一而況中葉以後苞苴鑽營門戶
水火明之天下蓋皆千百輩八股之士穿蠹而破碎之也而迂儒
之論猶曰八股不可廢則愚竊未解也

試策三

經義

六經日月也諸儒之說星辰也燭火也日月歷萬古而常新而光

有所不及則星辰與燭火有時而佐日月之窮何以明其然邪漢
儒長于數凡儀文度數蟲魚鳥獸草木之情狀皆晰其詳其學得
聖人之博宋儒遂于理凡天地陰陽道德性命之理皆探其奧其
學得聖人之精合二者而一之而聖人之全經乃出則甚矣星辰
燭火之爲功也執事發策以經義下詢試就明問所及縷陳之易
更三聖謂伏羲畫八卦因而重之文王作卦辭周公作爻辭孔子
作十翼是也不數周公者子統于父故稱三聖也疑繫辭文言非
孔子作蓋据左氏紀魯穆姜四語與文言合而遽疑之也此歐陽
修臆說也尚書有今文古文之異者漢文帝時伏生口授二十九
篇再傳至歐陽大小夏侯爲今文尚書漢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
得所藏書字皆科斗文孔安國考論文義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
分析其篇第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古文尚書今文多佶屈古文反
多平易朱子亦常疑之元吳文正公澄作尚書敘錄乃深辨古文
之僞明歸有光亦主其說而今列于學官用以取士者則安國之

古文也洪範與洛書本不相蒙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之說以
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
者關朗之說大抵漢儒說經多雜緯書遂以爲天實有以畀禹顧
箕子第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常言其出于洛書耶毛詩傳于毛萇
自以源流得之子夏相傳大序子夏作小序毛萇作先儒宗之至
朱子解經乃欲盡廢毛序而于國風諸序詆斥尤多愚聞考其書
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
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序由庚六章與儀禮
合是時左氏諸書未盡出而毛序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不
可善乎歐陽修詩譜補亡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先儒所傳而較其
得失則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俛俛然于千百年後而
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然則執事謂詩序不可廢者是也執
事又詢及三禮三傳之分合而謂左傳公穀皆不得謂之經此則
大儒卓識而小生樸學所舌橋而不能下者也愚請略誦所聞以

對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爲周公所制喪服傳一卷則子夏
作小戴禮四十六篇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合四十九篇朱
子有言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儀禮載其事禮記發明其義讀禮記
而不讀儀禮許多禮都無安著處又常作古禮經傳通解一書以
儀禮置前禮記附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冠禮則附以冠義之類
則儀禮與禮記似可合也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疑之
者林存孝以爲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歐
陽氏疑設官太多蘇氏疑非周公完書胡氏直謂無一官完善是
也信之者王通稱其爲王道之極張子謂的當之書程子謂致太
平之大法朱子謂布濩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是也王
通氏愚卽未敢信也張程朱子之言亦不足信耶則周禮自當別
爲一經無疑也春秋古經漢藝文志雖有之然孔子所修本文世
未常見漢文正經俱自三傳摘出故經文之異同敘事議論之抵
牾往往而有夫邱明親受經孔子者也直竝之經已疑其僭公羊

高先儒以爲子夏弟子穀梁赤或云子夏弟子或云秦孝公同時而儼然與義文姬孔諸經竝立可乎愚謂學者當以傳翼經不當牽經從傳宜取春秋正文爲經竝附三傳而削其經之名而學者庶得見聖人正經故三傳不可不合也抑愚更有臆說于此孟子雜諸子之中大學中庸雜戴記內宋儒始知尊之而大學中庸至今猶汨沒禮記注疏未常別出之爲經似宜一加釐定斥三傳從傳而卽以學庸備十三經之數可乎 國家設科取士四子易詩宗朱氏書宗蔡氏禮宗陳氏春秋宗胡氏童而習之不敢旁騖一語而先儒注疏遂束高閣而經學亦日趨于空疏淺陋而不知所返請明詔廣頒十三經注疏下郡縣學宮令通一經者必兼通注疏其天資茂敏之士尚經之外更旁通他經疏義而試士者卽以此課殿最或者亦倡明經學之一助也

試策四

法制

天下有任人之弊有任法之弊人弊則救之以法使吾之法有一

定而吏不得廢法以爲姦法弊則救之以人使吾之法有所不測而吏不得借法以爲姦苟法弊而不知所以救則官之權積輕而吏之權積重夫立法而使權歸于吏豈端使然哉然而致此者弊而不知救也如今日六部之有定例是已執事下問謂欲變通而使之無弊蓋深知法之旣弊而導愚生以言也生從田間來不識忌諱請試言之 國家開創之初患法制太簡而幾務之來紛紜轆轤上下無所持循而吏易爲姦故不得不授之以一定之法上自部卿科道下至郡縣鉅而銓選兵刑錢穀細而米鹽凌雜簿書期會至纖至悉之事皆設爲定例以爲予奪勸懲之準使吏無從上下其手法非不善也迨行之旣久條例日增或一事而數例或一例而數變新舊相仍浩如煙海每引一例尚書不能自檢則委之曹郎曹郎不能自檢則委之吏至委之吏而弊生矣而弊之尤甚者莫大于吏刑二部一銓除也吏所欲右則有右例所欲左則有左例矣一處分也吏所欲重有重例所欲輕有輕例矣一讞決

也吏欲生之則有生例欲死之則有死例矣例曰然尚書曹郎不敢曰不然例曰不然尚書曹郎不敢曰然吏得持例以邀上之必從而上反不能必之于吏于是官之權積輕吏之權積重四方賄賂交于其門有求者聚于其家勢所必然毋足深怪宋臣有言朝廷立法本以防吏之姦而其用法也則取于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于法而朝廷之權輕于吏且夫吏部者天子所任之以進退天下之人才賢不肖者也刑部者平反庶獄以佐天子之生人殺人者也是二者運天下之大柄也夫以王者運天下之大柄而使數十輩胥吏得而持之奈何不亟圖變計哉愚竊伏讀康熙十二年上諭曰向來各部衙門俱定有處分條例已經頒行但其中款項太多過于繁密奉行者或以膠執爲守法或以苛察爲詳明大哉王言固灼知其弊矣惜諸臣不能奉承德意因循至今顧愚所爲救其弊者非必更制立法有以震駭天下之耳目也第舉數十年來則例之毛舉瑣碎而無當者刪除之重複而互異者

更定之選滿漢十餘大臣之公而賢者布之尚書之列選外吏之精敏而練于事者分布之各曹而皆令久于其任蓋公而賢則不肖營私久任則下不能欺以私而又明詔以聖天子委任之重一切大黜陟大刑賞尚書得以意決其是非可否請而行之以示不可測而使吏不得執一定之例以邀我而任法之弊固以不勞而自去昔寇準爲相用人不以次他日除官同列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如準者可謂識大臣之體矣或疑如是則大臣得以行私愚竊不謂然夫此十餘大臣者固所稱公而賢而天子選之以寄耳目者也夫以朝廷之尊百官之眾選其中得十餘人而猶不可信則天下安有可信之人哉且使大臣不可信豈數十輩之胥吏顧可信哉此其得失之數不待智者知之矣夫治天下者法度之張弛若循環然要期于無弊故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今日之例亦更張之會也行之數十年萬一馴至苟簡蕩然無法則人弊而

吾仍以法救之奚不可也

試策五

東北水利

水利之興其在井田之廢乎成周盛時田皆井授萬夫之田爲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閒爲川者一爲澮者九爲洫者百爲溝者千爲遂者萬以遂均水以溝蕩水以洫行水以澮瀉水以川潴水故其時旱有所蓄而澇有所洩及秦廢井田溝洫蕩然後之智者乃有因川澤資灌溉以爲利而水利之說興焉史起引漳水溉鄴鄭國引涇水注洛李冰開蜀渠白公引涇水起谷口注渭召信臣治鉗盧陂劉義興治壽陽芍陂如此類史不勝書然不專係東北也國家都幽燕京師以東曠野千里自雄莫滄瀛深冀邢洛之閒水多塘灤又有泊淀不毛牧馬草場與夫不耕而污萊者大抵地有餘力而不知墾水有餘利而不知用一遇淫潦所在停污涉旬不雨又苦旱嘆執事認認以水利下詢可謂當務愚生長東南未諳地形僅能誦所聞以對從來談東北水利者莫詳于宋之何承矩

元之虞集按史宋濬化閒何承矩知雄州請于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旣而河朔頻年霖潦復請因積潦處潴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又因臨津令黃懋言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墾田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元泰定閒虞集上言京師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誠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以田能以萬夫耕者爲萬夫長千夫百夫如之三年而徵其入五年命以官十年佩之符印傳子孫則東方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遠寬東南民力論者韙之何承矩行之而效者也虞集言之而未行者也顧二說皆有可採且夫唐虞三代建都皆在西北未常仰給東南而今畿輔郡縣故戰國燕趙地當其時日尋干戈軍費必廣而一國之耕自足一國之食良由溝洫尚存故地利易盡而磁相懷孟以至陳許鄧潁之郊則又漢魏以來往往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夫今之山川卽昔之山川謂昔日之興

利易而今日之興利難其必不然顧今日東北水利所以日就湮
隳者其弊有三一曰無水田一曰農力惰一曰吏不課殿最江浙
水田之法田閒有畎田畔有塍畎畎也廣尺深尺以通水道卽周
禮遂人遺法也隨其地之窪者爲陂爲塘深者爲溝爲渠夏潦之
時水歸溝塘亢旱之日資以灌溉瀕江湖下地則築圩岸以障外
水故瀦洩得宜小有水旱不能爲蓄北方彌望皆陸田廣袤平衍
不見阡陌時潦時旱命懸于天至于人力勞逸尤相逕庭水田種
宜秔稻自起土分秧耨草壅本至于刈穫無一日之暇十日不雨
晝夜桔槔陸田僅種葡萄秫稗之屬布種入土坐待天收塘灤雖
多不知所用故較其收入陸田什不足當水田三鹵莽而耕之則
鹵莽而報之也固宜而今郡縣吏類亟亟于簿書期會催科訟獄
之繁而農事固令甲所不及輒以爲迂遠聽民自爲而已此愚所
謂三弊也欲興水利則矯三弊而力反之近畿郡縣除高印磽确
之區仍爲陸田其有塘灤淀泊處所皆用水田法經理募吳越耕

夫導率之初闢之田聽民世業未墾之土招來客戶一切濬溝塘
築堤塍造桔槔備牛種諸費少者聽民自舉工力多者官爲量給
國家度不過捐數萬金而益得數百萬頃之膏腴而又申嚴功
令郡責通判縣責丞卽以開墾收入之多寡爲殿最行之五年公
私饒足內給八旗之饗利一外實京庾之儲利二因而漸寬東南
之漕輓利三此百世計也或疑東北地斥鹵恐不宜水田愚謂不
然周以農事開基幽岐地介雍涼極高寒而今讀幽頌所咏首曰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繼之曰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而次章曰荼蓼
朽黍稷茂則皆今日水田之法也況幽燕沃衍非雍隴比而謂有
不可興之水利哉愚更有請者元時海運其利甚博歲漕至三百
餘萬石視河漕之費所省不貲明初猶仍元舊自會通河成報罷
隆慶閒行之數年復罷夫餽道譬之咽喉然人咽喉梗塞一日則
病三日則斃夫以 國家四百萬石之軍儲而委之三千里一綫
之會通明臣已翼翼乎憂之今海禁旣開宜擇通知海事如朱清

張瑄其人者委任之講求故道漸復海運以佐漕即使會通萬萬無梗而以減漕費以寬民力為國家歲省治河數十萬金錢亦未必非芻蕘一得也敢以為執事獻

試策六

錢法

先王之愛民也飢而謀之食寒而謀之衣而猶慮農桑衣食之具不足以周民用也乃作為貨幣以權之故管子曰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湯以莊山之金贖人之無糧賣子者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而錢之用博已然不自禹湯昉也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金言質貨言用也陶唐氏謂之泉商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布言用泉刀言形也故曰貨寶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執事所謂殊名而同實也周官圜法有九府之名自太府至職幣凡九太公所用以致富者也而邦布之出入則外府泉府主之權子權母則單穆公之說也民患輕則作重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蓋泉布之意取其流通畸輕

畸重皆失也除博禍而致七福賈誼之說也漢文帝除盜鑄之禁使民放鑄誼諫曰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隱屏而鑄作銅布于下其為禍博矣上收銅勿令布則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惜銅愛工則孔覲之說也齊高帝建元閒覲上書言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更重錢由上惜銅愛工也不惜銅不愛工則錢貨均而百姓樂業矣明問有云開元之議孰得孰失按開元二十二年元宗欲放私鑄下公卿博議崔沔言稅銅折役則官治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無利何待私鑄然後足用劉秩言銅不布下則盜鑄者息盜鑄息則公錢不破人不犯死刑而錢日增此議之得者也若夫漢武以鹿皮為幣新莽以龜貝為幣此錢之蠹也宋慶厯閒蜀人以鐵錢重始置交子建炎以後東南始有會子元人盛行寶鈔則皆以楮為幣此錢之窮也蓋末世苟且之法亡足論已凡執事所垂問者愚已條析陳之願愚以謂議錢法于今日又與昔異昔之患在錢

之不行今之患在錢之不贍昔之患患在錢之徵賤今之患患在錢之徵貴金銀珠玉爲物甚輕藏于把握而可以周天下錢十緡以上一人舉之勿勝也百緡以上非任載不能致也故錢之爲用便于近不便于遠便于小不便于大故曰患在不行也今則不然銀七錢三久著爲令小民之輸將通以錢矣官吏之俸薪工食給以錢矣軍旅之征行饋餉濟以錢矣公私之用甚博而爐局所出有限故患不贍也錢輕則賤太賤則壅重則貴太貴則亦壅國家設寶源寶泉局治鑄日開肉好周郭輕重適中每錢一千直白金一兩視前史所譏錢益多而賤物益少而貴以至斗米一萬商估不行之弊萬萬無慮已乃數月以來京師錢價騰踊大賈居之以爲奇販夫終日皇皇不得一錢而市塵之間日以告病故曰患在徵貴也然此皆病也非病之原也病之原在錢少錢少之原在手銅匱國家歲令各省鈔關買銅解京名曰銅筋所以漸收天下之銅歸京師法至善也比年關蠹姦商黃緣爲市往往齎銀入

京采買以省搬運京師姦民遂有銷錢爲銅及翦鑿磨挫大錢以規利者銅安得不匱請在外責之督撫驗明起解在內責之巡城五坊嚴加譏察使銅必采自外省輸之京師則銅裕十五矣劉秩有言銅以爲兵不如鐵以爲器不如漆禁之無害宜令民間銅器一切禁絕舊器應毀者悉送詣官稍厚其直收之銅裕十八矣佛寺銅鐘大者至容百石重千鈞銅像亦有盈石者周世宗謂侍臣曰卿等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至于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耶況搏土斲木亦可致敬此亦裕銅之一端也執事復詢及產銅之開采行省之開爐二者亦方今所當論也開采之地必在深山大谷而其人皆椎埋亡命之徒夫聚數千椎埋亡命于深山大谷之中而又有豪民大俠爲之主萬一有虞可爲寒心愚不敢輕議也賈山有言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久也各省鑄錢事體雖與此異而利源四出侵漁必眾模範不一私錢易淆

竊以爲非便誠令天下之銅盡歸京師而天下之錢皆出寶源寶泉此百年無弊之道也

試策七

荒政

災沴之生天地之缺陷也天地有缺陷不能不以補救待之人而人事之補救可有功于天地者惟荒政尤甚聞之計然曰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大飢故水旱者天行之數聖王不免堯九年水湯七年旱而民不病者其備先具也今天子加意元元遇小有水旱輒下德音議蠲賑惟恐一民或失其所雖堯之咨警湯之自責無以復加執事發策終篇勤勤以荒政下詢甚渥惠也說者謂揀荒無奇策愚以爲揀荒之策原不必奇自漢唐宋以至于今其閒明君哲相與夫經濟之臣其所爲因時立法委曲悉纖具在簡冊雖古今不同事可施行竊舉其要而折衷之大約先事而爲之計者一曰積儲而積儲之法有三曰常平曰義倉曰社倉將事而爲之謀者一曰廣糴旣荒而爲之揀者二

曰賑曰蠲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之上中下熟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此李悝之說也漢耿壽昌祖之請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糴于是有常平之法隋開皇時長孫平請令諸州百姓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勸課出粟及麥窖貯唐太宗時戴胄亦請行之于是有義倉之法宋乾道閒建安饑浙東提舉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與民賑貸每年斂散取十二之息積十四年以六百石還府得息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受息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亦行之于是有社倉之法常平糴于官而貯于官者也義倉斂于民而貯于官者也社倉斂于民而貯于民者也三者皆爲良法而常平又其出入必假手吏胥鉤校繁密上下相遁不能無弊故社倉尤善矣愚以爲州縣仍常平義倉之法而各里設社倉則三者可兼行也所謂先事而爲之計者此也唐劉晏言善治病者不使至危

青門集卷十六
三
德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其爲轉運使凡遇州縣荒歉有端輒計官所贏先下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宋蘇軾論浙西災傷狀有云救之于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揀之于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日夜思慮來年揀饑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閒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糴茲二臣者所謂將事而爲之謀也富鄭公知青州會歲大饑京東西流民穴集公勸所部豐稔者五州出粟得五十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將歸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趙清獻公知越州歲大饑斂公私粟四萬八千餘石藉民之貧不能自食者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于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粟至于出納句校委之士大夫而不使吏胥與其閒則兩公皆然此賑之法也漢文帝除民田租稅不收者至十餘年古今侈爲美談其他蠲貸史不勝書夫蠲賦緩征平時固爲惠政而災荒尤亟蘇軾有言逋

賦在民緩之則爲姦吏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所憑藉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所謂捐虛名而受實利此蠲之說也大抵先事而計之則雖荒不饑將事而謀之則雖饑不病既荒而爲之救則雖病不至于死亡其最下者聚民于城郭設糜而食之穢氣鬱蒸疾疫易生或相蹈籍以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僵仆以死名爲賑之實殺之又或減抑米價使米商聞風裹足富民閉糴愈堅坐視困斃直謂之無策可也愚更有慮者揀荒不患無法患無人得一賢令則一邑之民活得一賢守則一郡之民活推而上之賢者之位益尊所活愈廣苟非其人平日一切苟簡旣不能先事而爲備迨旣荒而議賑則惠豪強而漏于貧弱議蠲則肥官吏而瘠于閭閻雖良法美意徒具文耳然則在今日尤貴慎擇守令哉

擬江西試策一

時文

時文可傳乎不傳也王介甫始作制義而介甫制義今無一存劉青田集中所傳春秋義前元應舉之作也今日經生家類能爲之

況科舉一途凡兔園之村夫子初學佔畢之黃口皆可弋獲烏乎
傳然則時文可廢乎曰可哉然不遽廢也三百餘年來名卿賢相
理學忠孝豪傑之士皆在焉非謂時文能盡得名卿賢相理學忠
孝豪傑之士也上之所以求者唯此下之所由以得者亦唯此舍
此更無他途則士不得不畢出于其中烏乎廢故可廢理也不遽
廢勢也然則時文有法乎揚子曰斷木爲棋椀革爲鞠亦皆有法
焉況乎習五經四子之書闡天人性命之旨代聖賢之問答誠如
明問所云而何可以無法爲也前明洪永數十年太素太樸一變
而成弘風氣漸開此時文始盛也再變而嘉隆披文相質郁郁彬
彬此時文極盛也三變而爲萬曆盛極槩衰四變而爲啟禩倣詭
奇麗菁華之氣盡洩而萎落隨之執事謂明文體凡四變意在斯
乎其閒流派相沿大約有二一曰舉子之文卽執事所謂學先輩
也一曰才子之文卽執事所謂學古文也就二者而論各有真焉
有僞焉何謂舉子之文會章句通訓詁析理必程朱遺辭必六經

規矩鉤繩不失尺寸自王守溪顧東江唐荆川許石城瞿昆湖以
及隆萬之鄧定宇馮開之李九我陶石簣董思白諸公皆其選也
僞則爲土苴爲腐爛爲優孟之衣冠而先輩之法亡矣何謂才子
之文天授旣高才氣亦勝出入經史之圃掉鞅歐曾之壇如錢鶴
灘歸震川茅鹿門胡思泉顧涇陽湯若士諸君其最著也僞則爲
莽蕩爲泛駕爲牛鬼蛇神而古文之法亡矣總之得其真則先輩
可也古文亦可也襲其僞則古文不可先輩亦不可也且規矩之
至自生變化真先輩未有不合轍古文也神明之極自合矩矱真
古文必無有背馳先輩也知此則古文先輩可合而一之矣執事
又詢及陳羅章艾四子皆近才子之文然亦僅就江右言耳若通
論啟禩文人如張受先天如之古雅吳駿公陳臥子之卓犖英多
黃蘊生之酌古準今長于議論視四子殆有過之無不及也 國
家文治之隆事事度越前代而舉業一道執事獨鯁鯁過慮焉愚
以爲近日經生通患在不讀書而相習爲空疏剽竊之學語經濟

則禮樂兵刑律歷農田水利諸務無一講也語理學則西銘通書
太極諸書不知何語也言乎議論則廿一史之治亂廢興政事人
才之盛衰得失茫乎不知所起止也言乎法則則左國秦漢以至
唐宋八家之文莫辨其孰得而孰失也何怪時文之遠遜前人邪
然驗之上之所求與下之所以得則又實有無藉乎此者所謂兔
園之村夫子初學佔畢之黃口而獲者亡慮肩項相望矣其間或
有一二通經識古今之士方且旅進旅退于千百人之中挾其藝
與兔園之村夫子初學佔畢之黃口較一日之得失而往往不可
必至于氣盡能索槁項伏死牖下者蓋往往而有夫其得者如彼
失者如此人亦孰肯舍其至易而速效者而顧趨夫繁難寡效之
途也哉宋人有已氏華氏並粥藥于市已氏藥取其貴者佳者荆
之玉句漏之丹砂合浦之珠蜀之犀禺同青蛉之空曾青三韓之
瑤龜翳無閭之珣玕琪靡勿致焉致之甚艱而終歲不一售華氏
藥取其賤者偽者桔梗以爲葠蟻蛄以爲蘇合砒砒以爲玉牛溲

馬渤之材充棟宋之人父子兄弟爭趨之昏戶不得扃其門之限
月一易家遂大富國人莫不智華氏而笑已氏之迂今之時文華
氏之藥也其父子兄弟之趨之者踵相接也弗可止也已然則救
之奈何曰上之人力而矯之崇尚實學使空疏者無所倖于其間
而士皆知讀書或者其有瘳也不則時文竟可廢也

擬江西試策二

重農

天下有古人已行之法其名甚美其愛民甚厚而施之于今僅爲
飾治之具文而民不享其利甚者反足以擾民執事發策有意重
農力田而欲爲之張官置吏如前世搜粟都尉勸農檢田諸使或
又欲以此課守令殿最是所爲具文也今使長民者朝進亞旅而
戒之曰爾毋釋爾耒以嬉夕進婦子而戒之曰爾毋逸于宵作甚
者建鼓而聚之里胥而董之意非不善而民則擾矣說在豎之牧
羊也朝而放之長林豐草之中任其所適寢者叱者相摩者相觸
者由由焉舒舒焉羊日肥而豎無所事事鄰之豎以其法之未善

也請于主人為羊作牢焉高其垣潔其槽扶而出之俄扶而入之
擇水草以食之豎敞敞然日夜不得休而羊日以瘠是故上欲重
農驅天下皆出于農而已上欲民力田使民自喜于力田而已夫
人之不喜乎此以未得為此之利也苟利之斯樂之夫民性固安
于所樂而悅于所利雖驅之徒業有所不願而又何待于勸愚觀
三代之遺文至于幽詩而歎先王之導民使獲其利教民使知其
樂如其易也三代之時田皆井授天下原無不農之民而聖人
為詩首述其播種之勤勞與其家之婦女老幼無不盡力于農也
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乎稻可穫矣
則又為之述其老幼嘻嘻相親相愛以動其孝弟之情曰八月剝
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而其卒章曰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蓋當霜降滌場歲功既畢之時民之勞者得與其婦
子飲食宴衍于此而忠君愛上之誠不覺油然而自動則王道之成
也夫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在家欲得其孝在國欲得其忠兄弟

欲其相愛夫婦欲其相和而先王惟寓其意于重農力田之中而
皆得其欲且夫民性固安于所樂而欲于所利古與今豈大懸殊
哉是故驅天下皆出于農其道有二曰抑兼并也歸惰遊也使民
自悅于力田其道亦有二曰寬徭賦也教節儉也三代以下貧者
苦于無田而不得不耕富民之田漢唐至今皆以為不便而莫之
變蓋垂二千年矣謂宜通貴賤為之制防使貴者不許過貧者得
以自養則限民名田之法可行也遊閑失職之民徒手而博衣食
者常十二僧道之不耕而蠶食于民者常十三天下失耕民之半
矣是宜驅而返之南畝則禁遊民汰僧道之法可行也 聖天子
數下寬大之詔蠲賦斂省徭役恩至渥也然每患奉行無狀赦者
在官而徵者仍在民寬者在上而亟者仍在下是宜慎選守令綜
核民實俾民務沾實惠則徭賦寬矣江南水耕火耨民皆皆窳解
蓋藏自古記之豐歲衣食僅足脫遇水旱不免流離轉徙則風俗
之侈靡害之也夫節儉之化其源在上 天子躬履儉約為天下

先而因爲之飲食衣服冠婚喪祭之制使民毋得踰越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行之十年海內家給人足矣夫兼并抑則欲耕之人不患無田隋遊歸則可耕之田不患無人徭賦寬則民得優遊力作于畎畝其收入自倍而且節儉成俗蓋藏日裕凡仰事俯育賓朋蜡臘之需皆可以充然而無憾所謂導民使獲其利教民使其樂端在于此雖驅之徒業誠有所不願而又何必三代以下之紛紛乎哉

擬江西試策三 刑法

五刑始見于虞書解者曰墨劓剕宮大辟是也五刑之中肉刑居三然其時有鞭朴之刑又有流就金贖肆赦之條則麗于刑者必少蓋明允者用刑之法欽恤者聖人之心所謂刑期無刑也夏作禹刑湯作官刑周制三典三刺五聽五禁之法綦詳而五刑大約皆遵虞舊至周穆王時禁網稍密乃開疑赦議罰緩其哀矜惻怛之意孔子猶有取焉漢文除肉刑善已而以髡笞代之笞者往往

至死其後乃獨用髡進髡鉗一等卽入于死于是輕重失宜死者愈繁隋唐以來始定五刑曰笞杖流徒死減折杖之數除輾裂之酷至今千餘年遵之而不變說者謂此卽有虞之鞭朴流宅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律例之書三代無聞漢高初入關約法三章後乃令蕭何攜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此律之始也晉因之增爲二十篇隋因之更定爲十九篇皆謂之律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宋曰勅令格式愚意唐宋格式卽所謂例也明制有律有例例卽附于律之中 國朝因之增定爲大清律集解附例而律之外又有六部新例凡居官斷獄降革處分律所未該者皆一準于例殆唐宋格式之遺意乎 皇上如天好生每大辟奏讞再三覆訊稍有矜疑卽予減等禹湯之泣罪解網何以復加近又以律例不一 命諸臣重加刪定甚大渥惠也愚年敢就臆見所及試陳之漢桓譚疏言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事異論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者附生議所欲陷者與死比是爲刑開

二門也今之則例或者近是乎條目既繁新舊錯雜吏因而上下其手意重意輕吏白司曰例如是則司官不能奪矣司白堂曰例如是則堂官不能奪矣卽有明敏強幹之才無從覆案蓋雖欲覆案之而有所不能也今幸奉 詔更定宜選通義理明習法律之臣刪繁就簡擇其重大者若干條參酌畫一比附律文之內刊布中外其餘苛細無關大體者悉蠲之使天下後世曠然服 聖朝之寬大吏民知方不至輕犯而胥吏亦無從作姦蓋一舉而三善備焉抑愚更有請者按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自吏典至長貳又得遞減雖大辟失出所坐實輕今例失出重者至降級中材之士愛民命不勝其愛功名或知其矜疑不敢平反者有之徐有功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定爲例失入者分別降革而失出罪止罰俸可乎漢史有言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百姓又安比來告訐之風漸開其始一二大吏或以搏擊豪強摧

折破碎爲丰采而監司守令踵而效之矯枉過正姦民思逞訟獄滋多馴至下轢上躐加貴吏民訟其官奴訐其主非盛世所宜有也竊謂臣下宜宣布德意豐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令海內載其清淨可乎凡此愚第就刑言刑耳先儒有言禮治未然之先刑禁已然之後又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地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然則國家所以久安長治而比隆三代者又有立于刑律之先者在非愚生所能仰贊高深也已

青門簾臺卷十六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 style, arranged in a grid with multiple columns per page.



